



加
7/31
9

小學考卷十五

資政大夫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廣西南康 謝啟昆

文字七

宋氏世良字略 五篇見北史 佚

北史宋世良傳曰世良為殿中侍御史累官清河太守世良強學善屬文撰字略五篇

按字略與梁阮孝緒文字集略不同

陽氏尼字釋 見魏書 佚

魏書陽尼傳曰尼字景文北平無終人少好學博通羣籍徵拜秘書著作郎奏佛道宜在史錄後改中書學為國子學時中書監高閭侍中李冲等以尼碩學博識舉為國子祭酒高祖嘗親在苑堂講諸經典詔尼侍聽賜帛百匹尼後兼幽州中正出為幽州北平府長史帶漁陽太守未拜坐為中正時受鄉人財貨免官尼每自傷曰吾惜未仕不曾羨人今日失官與本無何異然非吾宿志命也如何既而還鄉遂卒於冀州年六十一有書數千卷所造字釋數十篇未就而卒其從孫太學博士承慶遂誤為字統二十卷行於世

陽氏承慶字統 隋志二十一卷唐志二十一卷 佚

按一切經大集月藏分經音義引字統云撐作棖丈庚反棖觸也又四分律音義引承慶云窳懶人不能自起瓜瓠在地不能自立故字从瓜又懶人恆在室中故从宀考說文無撐字作棖是也至窳字說文从宀窳聲本形聲字此說支離已甚實開王安石字說之先聲矣

薛氏立字宗 隋志三卷 佚

庾氏元感字府 通志一卷 佚

无名氏古今字書 隋志十卷 佚

无名氏字書 隋志三卷 佚

今本字書 二卷 存

陳鱣敘錄曰隋書經籍志列字書之目凡三一曰古今字書十卷二曰字書三卷三曰字書十卷不言何人字書亦不知何時字書也嘗考顏氏家訓引字書云嵇卽旄邱之旄也知六朝閒人固所常用今一無所存惟見於羣籍所引而陸氏經典釋文李氏文選注釋氏一切經音義引之尤多鱣於暇日集爲是編用資考據如璣小珠也黍牛狗也俎肉几也盼美目也目黑白分也一扇曰戶又在於堂室曰戶兩扇曰門又在於宅區域曰門祕密也準平也之屬皆訓詁之最精者至其所指雅俗文字如踰作逾同煥亦奐字同旒統同殼作殼同諤或作号同覲或作親同鑿作鑑同嘉作詰今作哲同倡亦唱字輟亦展字贊亦蘋字之屬亦可參訂又指至俗之字如藕木膠也業鳥喙也船上有屋者曰艦媽母也今以女老者爲媪也錄鼓材也筮落毛也足及地曰蹠麼小也祚福也按藕當作滴業當作背艦當作枱媽當作姆繅當作類筮當作毳蹠當作屮麼當作靡祚當作昨也各書所引語有不同如文選西都賦注引字書穢蕪也東都賦注則引云穢不潔清也一切經金光明經及文選魏都賦寡婦賦引字書迸散走也海賦注則引云迸散也知其不出於一書矣錄此以附小學拾存之末

范氏岫字書音訓 見南史 佚

南史范岫傳曰岫字懋賓濟陽考城人也仕齊爲太子家令范雲謂人曰諸君進止威儀當問范長頭以岫多識前代舊事也天監中累遷祠部尚書卒官所著字訓行於世 又劉杳傳曰杳博

綜羣書沈約任昉以下每有遺忘皆往問焉范岫撰字書音訓又訪杳焉

无名氏古今字 二卷見宋書 佚

宋書左沮渠蒙遜傳曰元嘉十四年莊虔奉表獻方物並書籍一百五十四卷內有古今字二卷

侯氏洪泊字類敘評 隋志三卷 佚

戴氏規辨字 隋志一卷 佚

无名氏正名 隋志一卷 佚

隋書經籍志敘曰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爲書字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說者以爲書之所起起自黃帝蒼頡比類象形謂之文形聲相益謂之字著於竹帛謂之書故有象形諧聲會意轉注假借處事六義之別 陳鱣論語古訓曰鱣按周禮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鄭注古曰名今日字使四方知書之文字得能讀之賈疏古者文字少直曰名後代文字多則曰字字者滋也滋益而生故更稱曰字正其名字使四方知而讀之也大行人九歲屬瞽史論書名注書名書之字也古曰名聘禮曰百名以上是文字通謂之名也臧在東曰孔子書字必從保氏所掌古文爲正病時不行故衛君待子爲政而子以是爲先也子路以爲非急務不必盡正故子斥以爲野又云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卽史闕文之意按說文解字敘亦引此二句是許君同以爲正字又云名不正則言不順言者句也文字不正則書句皆不順顛倒是非故事不成而禮樂刑罰皆失其弊至於民無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於書無所苟正名乃爲政之本與刪書定禮樂同一垂教萬世不可以空言視之也北史儒林傳載劉炫五經正名十二卷隋書經籍志小學類正名一卷又敘云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爲書字云云是隋以前俱鄭學也

劉氏炫五經正名 十二卷見北史 佚

小學考 卷十五

北史儒林傳曰劉炫字光伯河間景城人也周武帝平齊瀛州刺史宇文弋召為戶曹從事開皇中直門下省自言周禮禮記毛詩尚書公羊左傳孝經論語孔鄭王何服杜等注凡十三家雖義有精粗竝堪講授周易儀禮穀梁用功差少史子文集嘉言故事咸誦於心天文律厯窮數微妙除殿中將軍著五經正名十二卷

鄒氏誕生要用字對誤 七錄四卷 佚

隋書經籍志曰梁輕車參軍鄒誕生撰

按隋志史部史記音三卷梁輕車錄事參軍鄒誕生撰即其人也

鄒氏里要用雜字 隋志三卷 佚

李氏少通雜字要 隋志三卷 佚

隋書經籍志曰密州行參軍李少通撰

李氏少通今字辨疑 隋志三卷 佚

无名氏異字同音 隋志一卷 佚

吉氏文甫釋字同音 隋志三卷 佚

隋書經籍志曰宋散騎常侍吉文甫撰

釋氏正度雜字書 唐志八卷 佚

无名氏難要字 唐志三卷 佚

无名氏覽字知原 唐志三卷 佚

諸葛氏穎桂苑珠叢 唐志一百卷 佚

隋書文學傳曰諸葛穎字漢丹陽建康人也年八歲能屬文起家梁邵陵王參軍事轉記室歷太

學博士太子舍人周武平齊不得調杜門不出者十餘年習周易圖緯蒼雅莊子頗得其要清辯有俊才煬帝即位遷著作郎從征吐谷渾加正議大夫後從駕北巡卒於道年七十七有集二十卷撰鑾駕北巡記三卷幸江都道里記一卷洛陽古今記一卷馬名錄二卷竝行於世 唐書曹憲傳曰仕隋為祕書學士於小學家尤邃自漢杜林衛宏後古文至憲復興與諸儒撰桂苑珠叢規正文字

无名氏桂苑珠叢略要 唐志三十卷 佚

按唐書藝文志有桂苑珠叢一百卷而曹憲傳云憲與諸儒撰桂苑珠叢疑卽一書志備諸葛穎者或穎居首也略要不知何人所輯今見於釋藏慧苑華嚴經音義所引者如凡以器斟酌於水謂之挹天子施屐於戶牖以為障蔽也爾謂言相然也觀謂就見尊老也觀謂有所冀望也凡治故造新皆謂之繕也復謂重審察也字又作覆靡無也觀視也尊可敬也菱蔽也聞謂聲所至也聲謂名聲莛謂束艸焚火以照之也莛卽古之炬字教成於上而易俗於下謂之化也深青之色而揚赤色者謂之紺輓謂車轅端橫木也晉謂以繩繫取鳥也字又作繻也凡事相及為預也舛相違也莫無也冀謂心有所希求也暨謂及預也輟止也心安和悅謂之豫也檻謂殿之闌也盥洗手也溲區也鉅至也循巡也金鈿婦人首飾也凡盛物小器皆謂之奩奩字又作蘇忖惻度也斬首一名為級凡事相及曰預字古作與也取物交織謂之編也字又作辨也翮謂鳥羽之本也憇息也靡無也鎔金曰鍊煑絲令熟曰練也縈卷之也秦通也汨流貌也未知其為諸葛穎及曹憲等之珠叢歟抑珠叢略要歟姑附於此

趙氏文深等刊定六體 見周書 佚

周書藝術傳曰趙文深字德本南陽苑人也少學楷隸太祖以隸書紕繆命文深與黎季明沈遐等依說文及字林刊定六體成一萬餘言行於世累官趙興郡守

顧氏野王玉篇 隋志三十一卷唐志三十卷今本同存

隋書經籍志曰陳左將軍顧野王謨 陳書顧野王傳曰野王字希馮吳郡吳人也幼好學能屬文嘗製日賦領軍朱异見而奇之年十二隨父之建安譔建安地記二篇長而徧觀經史精記嘿識天文地理著龜占侯蟲篆奇字無所不通梁大同四年除太學博士遷中領軍臨賀王府記室參軍宣城王為揚州刺史野王及琅邪王褒竝為賓客王甚愛其才侯景平太尉王僧辯深嘉之使監海鹽縣高祖作幸為金威將軍安東臨川王府記室參軍尋轉府議諮參軍天嘉元年勅補譔史學士尋加招遠將軍光大元年除鎮東鄱陽王諮議參軍太建二年遷國子博士後主在東宮野王兼東宮管記本官如故六年除太子率更令尋領大著作掌國史知梁史事兼東宮通事舍人時宮僚有濟陽江總吳國陸瓊北地傅繹吳興姚察竝以才學顯著論者推重焉遷黃門侍郎光祿卿知五禮事餘官竝如故十三年卒時年六十三詔贈祕書監至德二年又贈右衛將軍野王少以篤學至性知名在朝無過辭失色觀其容貌似不能言及其勵精力行皆人所莫及第三弟充國早卒野王撫養孤幼恩義甚厚其所譔著玉篇三十卷行於世 野王自序曰昔在庖犧始成八卦暨乎蒼頡肇創六文政罷結繩教興書契天粟晝零市妖夜哭由來尙矣爰至元龜龍馬負河洛之圖赤雀素鱗標受終之命鳳羽為字掌理成書豈但人功亦猶天授故能傳流與典鉤探至蹟揚顯聖謨耀光洪範文移百代則禮樂可知驛宣萬里則心言可述授命軌物則縣方象魏興功命眾則誓威師族律存三尺政仰八成聽稱責於附別執士師於兩造勒功名於鍾鼎頌美德於神祇故百官以洽萬民以察雕金鏤玉升崧岳而告成汗竹裁謙寫憲章而授政莫

不以版牘施於經緯文字表於無窮者矣所以垂帷閉戶而觀遐年之世藏形晦跡而識遠方之風遵覽象素以測九垓則靡差膚寸祥觀記錄以游八裔則不謬毫釐鑿水鏡於往謨遺元龜於今體仰瞻景行式備昔文戒慎荒邪用存古典故設教施法無以尙茲經世治俗豈先乎此但微言既絕大旨亦乖故五典三墳競開異義六書八體今古殊形或字各而訓同或文均而釋異百家所談差互不少字書卷軸舛錯尤多難用尋求易生疑惑猥承明命預續過庭總會眾篇校讎羣籍以成一家之製文字之訓以備而學在精博聞見尤寡才非通敏辭彌躓既謬先蹤且乖聖旨謹當端笏擁篲以俟嘉猷 又野王進玉篇啟曰竊聞兩儀啟九皇始君情性初動有巢肇制三聖代立十紀遞興龍牒浮河龜書起洛八卦卽成六文攸敘象素之流是焉而出於精課原妙求其本始末學敷淺誠所未詳雖復研考六經校讎百氏殊非庸菲所能子奪謹依條例同異具以上呈伏惟聖皇取寓鷹錄授圖德尙昊軒功超媯嬭通妙廣運乃聖乃神經天日文止戈為武百功維理庶績咸熙勸以九歌摶之八柄修文德以來要服舞干戚以格有苗是故仁風所扇九服蒙靈正朔可班四荒懷德取衣雜樹則肅愼識受命之興夷波海水則越裳知聖人之德豈但中和樂職近播岷峩德廣所覃旁流江漢殿下天縱岳峙獻哲淵凝三善自然匪須勤學六行前哲竄以勞喻是以聲覃八表譽決九垓規範百司陶鈞萬品猶復留心圖籍俛情象素糾先明之積謬振往古之重疑簡冊所傳莫今此盛野王沾濡聖道沐浴康衢不揆愚淺妄陳狂狷徒夢收賜終當覆瓿空思朱墨懼必無傳悚悸交心罔知攸措謹啟

按野王父烜為梁臨賀王記字以儒術知名故序云預續過庭啟併殿下為簡文帝也

孫氏強增加玉篇 唐志三十卷 存

大約本說文以後漢反切音未備但云讀若某某其反切皆後人所加多疏樸脫誤至梁時四聲之學盛行故此書不復用直音矣其文字雖增多然雅俗雜居非如說文之精覈也又以今文易篆字益以舛訛世人以篆體難通今文易曉故說文遂罕習要當尋其本原也

釋慧力像文玉篇 崇文總目二十卷 佚

崇文總目曰唐釋慧力撰據野王之書哀益眾說皆標文示象

趙氏利正 玉篇解疑 崇文總目三十卷 佚

崇文總目曰道士趙利正撰刪略野王之說以解字文

陳氏彭年 等重修大廣益玉篇 崇文總目三十卷 存

崇文總目曰重修玉篇三十卷皇朝詔翰林學士陳彭年與史館校勘吳銳直賢院邱雍等重加刊定 晁公武讀書志曰皇朝詔翰林學士陳彭年與史館校勘吳銳直賢院邱雍等重加刊定

楊士奇跋曰玉篇一冊考其圖書云周陽侯世家蓋吾族兄孟堅之書余得之賓畿弟賓畿得之蕭子英子英孟堅內弟也孟堅多蓄書既死無子故遺書無為保藏悉散落不存嘗誦劉長卿生子詩且免琴書與別人之句竊以為無後者之慨然今世儒之家子孫不肖往往取先人書籍及所著文章博易所好甚者用易酒食視棄之如棄土豈以陷於不孝而為人所謬笑者吾見之多矣如此亦何貴乎其有後哉 朱彝尊重刊玉篇序曰小學之重於古久矣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漢制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乃得為吏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自凡將元尚滂喜諸篇均失其傳而爰歷博學為閭里書師所合入之蒼頡篇中許慎據以撰說文解字古本部分自一至亥者是已顧氏玉篇本諸許氏稍有升降損益迨唐上元之末處士孫強稍增多其字既而釋慧力撰象文道士趙利正撰解疑至宋陳彭年吳銳邱雍輩又重修之於是廣益者

取而玉篇非顧氏之舊矣子寓居吳下借得宋槧上元本於汲古閣張子願三請開雕焉梨棗之材尺幅之度臨撫鐫校之勤不舍晨暮并取繫傳類篇汗簡佩觿手鑑諸書推原析流旁稽曲證逾年而後成書爰屬子序其本末以予思之學奚小大之殊哉毋亦論其終始焉可也講習文字於始窮理盡性官治民察要其終末有不識字而能通天地人之故者宋儒持論以灑掃應對進退為小學由是說文玉篇皆置不問今之兔園冊子專考稽於梅氏字彙張氏正字通所立部屬分其所不當分合其所必不可合而小學放絕焉是豈形聲文字之末與推而至於天地人之故或窒礙而不能通是學者之所深憂也孫氏玉篇雖非顧氏之舊然去古未遠猶愈於今之所行大廣益本玉篇復上元之舊而古之小學存焉矣康熙四十二年六月 張士俊跋曰秀水朱先生彝尊嘗病字學之不講魯魚亥豕疑惑舛錯而俗本所刻尤乖六書近鄙別字流做學者數與華亭高君不騫錢唐汪君泰來同里毛君今鳳顧君嗣立往復辨證嗣見常熟毛丈辰所購宋版大廣益會玉篇一部精核無缺畫相與賞歎冀共流傳因延王君為玉繕錄授梓其斥訛反正毛丈之功多始於康熙癸未歲之春二月訖明年春而竣楊子雲作奇字杜少陵詩讀書難字過古人覃思竭精專以識字為其典要秀水先生敢厥端諸君子贊成之庶幾好學之一助匠門家孝廉大受又為之校勘一再印行於世 四庫全書提要曰梁大同九年黃門侍郎兼太學博士顧野王撰唐上元元年富春孫強增加字宋大中祥符六年陳彭年吳銳邱雍等重修凡五百四十二部今世所行凡三本一為張士俊所刊前有野王序一篇啓一篇後有神珙反紐圖及分毫字樣朱彝尊序之稱上元本一為曹寅所刊與張本一字無異惟前多大中祥符勅牒一道稱重修本一為明內府所刊字數與二本同而每部之中次序不同注文稍略亦稱大中祥符重修本按文獻通考載玉篇三十卷引晁公武讀書志曰梁顧野王撰唐孫強又嘗增字釋神珙反紐圖附

於後又載重修玉篇三十卷引崇文總目曰翰林學士陳彭年與史館校刊吳銳直集賢院邱雍等重加刊定是宋時玉篇原有二本彭年等進書表稱肅奉詔條俾從詳閱訛謬者悉加刊定數淺者仍事討論其勅牒後所列字數稱舊一十五萬八千六百四十一言新五萬一千一百二十九言新舊總二十萬九千七百七十言注四十萬七千五百有三十十字是彭年等大有增刪已非孫強之舊故明內府本及曹本均稱重修張本既與曹本同則亦重修本矣乃刪去重修之牒詭稱上元本而大中祥符所改大廣益會之名及卷首所列字數仍未及削改可謂拙於作偽彝尊序乃謂勝於今行大廣益會本殆亦未見所刊而以意漫書歟元陸友研北雜志稱顧野王玉篇惟越本最善末題會稽吳氏三一孃寫楷法殊精又考永樂大典每字之下皆引顧野王玉篇云云又引宋重修玉篇云云二書並列是明初上元本猶在而其篇字韻中所載玉篇全部乃仍收大廣益會本而不收上元舊本顧孫原帙遂不可考殆以重修本注文較繁故以多為貴耶當時編纂無識此亦一端矣天祿琳琅宋本玉篇跋曰梁顧野王撰唐孫強增三十卷前有大中祥符六年都大提舉所牒及字數野王序啟各一首近吳江張士俊澤存堂重刊宋本玉篇朱彝尊為之序謂顧氏玉篇唐上元末孫強稍增多其字至宋陳彭年吳銳邱雍輩又重修之於是廣益者眾而玉篇又非顧氏之舊孫氏玉篇去古未遠猶愈於今之所行大廣益本玉篇復上元本而古之小學存焉矣其書較是本獨無牒文二十四卷後新加兩條在三十卷後而闕十八卷後兩修但多附分毫字樣及神琪反紐圖耳彝尊咎彭年等之重修而牒文內明稱彭年等校勘允當其實所謂上元本即此大中祥符本也以復孫氏之舊為辭故去其牒耳彝尊之意以廣益為非今核兩本字數俱符而澤存堂重刻本須部反多一類字又何說也考宋史經籍志但有彭年重修廣韻而無重修玉篇惟文獻通考載重修玉篇三卷非此書書錄解題云丁度等既修集韻奏

言添此既多與野王玉篇不相參協乞委修韻官別為類與集韻並行則與玉篇不相蒙矣是本款式皆宋槧但分卷而不隔流水又一例也又元本玉篇跋曰梁顧野王撰唐孫強增三十卷前有大中祥符六年都大提舉所牒及字數野王序啟各一玉篇廣韻指南一卷又曰此書較宋版大廣益會玉篇尺寸加贏紙色墨光遜其古潔篇目字數兩書相同而此多玉篇廣韻指南一卷按隋陸法言撰廣韻五卷宋陳彭年等重修之其書與玉篇不相涉馬端臨文獻通考載玉篇三十卷像文玉篇二十卷玉篇解疑三十卷重修玉篇三卷未見有於玉篇之下綴以廣韻二字者則此乃強為牽合非復宋槧之舊明矣

小學考卷十五終

小學考卷十六

資政大夫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廣西南康謝啟昆編

文字八

顏氏師古字樣 中興書目一卷 佚

唐書儒學傳曰帝嘗歎五經去聖遠傳習寔訛詔師古於祕書省考定多所釐正 顏元孫干祿字書序曰元孫伯祖故祕書監貞觀中刊正經籍因錄字體數紙以示警校楷書當代共傳號為顏氏字樣 中興書目曰干祿字書一卷顏元孫誤從子真卿書真卿序云元孫正觀中刊正經籍因錄字體數紙以示警校楷書時號顏氏字樣真卿參校成一卷名曰干祿字書

按師古字樣即元孫干祿字書之所本自干祿字書盛行世人遂不著錄今據中興書目所引著之但干祿字書序乃元孫所作中興書目誤作真卿攷唐書顏真卿傳云祕書監師古五世從孫顏杲卿傳云與真卿同五世祖父元孫有名垂拱間是元孫乃師古四世從孫故稱師古為伯祖此序當云元孫伯祖貞觀中云云蓋脫誤也

杜氏延業新定字樣 見顏元孫干祿字書序 佚

顏元孫干祿字書序曰後有羣書新定字樣是學士杜延業所修雖稍增加然無條貫或應出而靡載或詭眾而難依

武后字海 唐志一百卷 佚

唐書藝文志曰凡武后所著書皆元萬頃范履冰苗神客周思茂胡楚賓衛業等撰 唐書文苑傳曰元萬頃後為京兆王子堆裔祖白澤武德中仕至梁利十一州都督封新安公萬頃起家為通事舍人從李勣征高麗管書記勣命別將郭待封以舟師赴平壤馮師本載糧繼之不及期欲

報勤而恐為謀所得萬頃為作離合詩報勤勤怒曰軍機切遠何用詩為欲斬待封萬頃言狀乃免又使萬頃草檄讓高麗而譏其不知守鴨綠之險莫難支報曰謹聞命徒兵固守軍不得入高宗聞之投萬頃嶺外會赦還為著作郎武后詆帝召諸儒論諛禁中萬頃與國王府戶曹參軍范履冰苗神客太子舍人周思茂右史胡楚賓與選凡明列女傳臣軌百僚新戒樂書等九十餘篇至朝廷疑議表疏皆密使參處以分宰相權故時謂北門學士思茂履冰神客供奉左右或二十餘年萬頃敏文辭然放達不治細檢無儒者風武后時累遷鳳閣侍郎坐誅履冰者河內人垂拱中歷鸞臺天官二侍郎春官尚書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兼修國史延載初坐舉逆人被殺神客東光人終著作郎思茂漳南人與弟思鈞早知名累遷麟臺少監崇文館學士垂拱中下獄死楚賓秋浦人屬文敏甚必酒中然後下筆高宗命作文常以金銀栝料酒飲之文成輒賜焉家居率沈飲無畱賄費盡復入得賜而出類為常性重慎未嘗語禁中事人及其醉問之亦熟視不答尋兼崇賢學士卒 王觀國學林曰唐史則天武氏自制十有二字壘 照 兩天壘 地 日 困 月 星 鳳君思 臣 夷 吹 鳳 載 年 舌 正 而則天自名壘且則天取古已制之字而改易之意者古人制字未盡善耶亦可謂贅矣案集韻載則天自制者十有八字於唐史十有二字之外復有六字如匡人字 囿 字之類皆有於當時薛稷所書之碑則知則天所制者不止十有二字 東觀餘論黃伯思跋華嚴經後曰唐史載武后作十有二文此卷復有證聖等字當時制字不特十二而已卷後初校再校皆祕書郎桓彥範署名蓋桓王嘗作此官本傳亦不載 唐元宗開元文字音義 唐志三十卷 佚

唐會要曰開元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七日頒示公卿張九齡賀御製開元文字音義狀曰右今月

日尹鳳祥宣勅旨示臣等聖製開元文字音義三十卷義微旨遠文省理該表錄以訓今存彖以

徵古畧釋大備取證於前修片言秀通去嫌於翻字信文思之精一學術之明準非聖心之善誘焉降情於毫素臣等忝居近侍再抃發蒙捧戴之誠實百恒品望令集賢院更寫一本付外流行謹奉狀陳賀以聞謹進 中興書目曰開元文字音義二十五卷元宗撰其序云古文字惟說文字林最有品式因備所遺缺首定隸書次存篆字凡三百二十部合為三十卷今止存二十五卷 集賢注記曰有敕依文字音義改撰春秋毛詩莊子音張九齡奏校理官呂證撰春秋音義鄭欽說讀毛詩音義甘暉衛包撰莊子音義

歐陽氏 融 經典分毫正字 唐志一卷 佚

崇文總目曰唐太學博士歐陽融撰辨正經典文字使不得相亂篇帙今闕全篇止春秋中帙餘篇悉亡

類氏 元孫 干祿字書 讀書志一卷 存

元孫序曰史籀之興備存往制筆削所誤抑有前聞豈唯豕上加三蓋亦馬中闕五迨斯以降舛謬實繁積習生常為弊滋甚元孫伯祖故祕書監 案 元孫二字宋寶祐陳氏本作真卿考唐書類與真卿同五世祖父元孫有名垂拱間是元孫乃 師古也 下云貞觀中刊正經籍師古傳所云太宗嘗歡五經去聖遠稱師古為伯祖此說實非 師古考定多所增正是也元孫亦祕書後人遂誤認故祕書監為元孫不得更言元孫伯祖觀中祖故祕書監因而妄改元孫二字作真卿後疑此序此書故真卿誤矣今據石刻改正 刊正經籍因錄字體數紙以示警技楷書當代共傳號為顏氏字樣懷鉛是賴汗簡攸資時訛頓遷歲久還變後有羣書新定字樣是學士杜延業續修雖稍增加然無條貫或應出而靡載或詭取而難依且字書原流起於上古自改篆行隸漸失本真若摠據說文便下筆多礙當去泰去甚使輕重合宜不揆庸虛久思編緝頃因暇方契宿心遂參技是非較量同異其有義理全僻罔弗畢該點畫小虧亦無所隱勒成一卷名曰干祿字書以平上去入四聲為次 每轉韻處具言俗

通正三體大校則有三體偏旁同者不復廣出謂恐回曰召之字有相亂因而附焉謂形影充究
 也所謂俗者例皆淺近唯新帳文案券契藥方非涉雅言用亦無爽儻能改革善不可加所謂通
 者相承久遠可以施表奏牋啟尺牘判狀固免詆訶若須作文言及選曹銓所謂正者並有憑據
 可以施著述文章對策碑碣將為允當對進士考經注本文試理宜必遵正體明經有此區別其故
 何哉夫筮仕觀光惟人所急循名責實有國恒規既考文辭兼詳翰墨升沉是繫安可忽諸周舍
 之閒尤須折衷目以干祿義在茲乎綆短汲深誠未達於涯涘歧多路惑庶有歸於適從如日不
 然請俟來哲 中興書目曰干祿字書一卷顏元孫撰從子真卿書真卿序云元孫正觀中刊正經
 籍因錄字體數紙以示警校楷書時號顏氏字樣真卿參校成一卷名曰干祿字書以四聲為次
 具俗通正三體以經史所用為正世之所行為俗二者之間為通凡三體 陳蘭孫跋曰干祿字
 編顏魯公書法也書尚字字尚體某正某通某俗音分類別如印泥書法中之繩尺也余少學讀
 書奈以葢牙斂手虛負是編敬刻諸柳江精舍與學書者共之時方右文以是干祿或可無抵授
 賢良之笑矣若夫心正則筆正又當自得於書法外干祿云乎哉瑤祐丁巳 四庫全書提要曰
 唐顏元孫撰元孫杲卿之父真卿之諸父也官至潯沂豪三州刺史昭祕書監大曆九年真卿官
 湖州時嘗書是編勒石開成四年楊漢公復摹刻於蜀中今湖本已泐缺蜀本僅存宋寶祐丁巳
 衡陽陳蘭孫始以湖本錄木近時揚州馬日璐得宋槧翻刻之即此本也然證以蜀本率多謬誤
 如卷首序文本元孫作所謂伯祖故祕書監乃師古也蘭孫以元孫亦贈祕書監遂誤以為真卿
 稱元孫而以序中元孫二字改為真卿以就之曰璐亦承其訛殊為失考其他缺誤亦處處有之
 今以蜀本互校補缺文八十五字改訛體十六字刪衍文二字始稍還顏氏之舊是書為章表書
 判而作故曰干祿其例以四聲隸字又以二百六部排比字之後先每字分俗通正三體頗為詳

224

核其中如更蟲豸圖商陳凍截然兩字而以為上俗下正又如貞古貌字而云貌正貞通非之
 作莖芻之作莖莖直是俗字而以為通用雖皆不免干慮之失然其書酌古準今實可行用非詭
 稱復古以奇怪釣名言字體者當以是為酌中焉至二百六部之次序與廣韻間有不同或元孫
 所用乃陸法言之舊第而廣韻次序乃宋人所改與

魏氏裔介重刊干祿字書 四庫全書目卷二 存

魏裔介重刊序曰自考文之制不行字學之原流迷而失其傳矣勿論書法潦草不善即點畫之
 間差錯種種任意增減以訛傳訛蒙師訓之子弟習之其似字而非字者多矣夫大篆起於上古
 孔子及左邱明諸書用之小篆起於嬴秦李斯胡毋敬改之其曲折規度良不易盡今所用隸書
 乃程邈因象而變其勢言其簡便直捷無點畫俯仰但可施之於徒隸耳非古文之初也猶且訛
 謬若此何其鄙陋不文遜於古人之斐郁也余游宦京邸鞅掌簿書於字學殊覺憤憤適有江左
 顧生投顏魯公干祿字書一冊余覽而愛之蓋顏之字學本於大小篆而行之以己法端莊厚重
 為後世字學之冠蘇長公曰文至司馬遷詩至杜子美字至顏魯公天下之能事畢矣今觀其辨
 別點畫分晰俗正何其核也學者即字書而求魯公之書擬諸形容則古人大小篆之遺法可以
 溯流窮原又寧止為干祿之資助已哉康熙丁未午日 四庫全書提要曰別本干祿字書二卷
 唐顏元孫撰其原本已著錄此本乃伯卿魏裔介所刊卷端加以考證其題炎武按者當為顧炎
 武語亦有不標姓名者不知出於誰手或即裔介所加歟元孫是書本依韻編次而不標韻部之
 目石本可據此依廣韻加之然原本與廣韻次序實不相同如覃談列陽唐之前蒸列鹽之後仄
 聲亦並相應考夏竦古文四聲韻稱用唐韻部分者其次序亦與此同知非謬誤蓋當時韻書非
 一本炎武議其顛到亦非通論也

225

婁氏機廣干祿字書 直齋書錄解題五卷 存

宋史婁機傳曰機字彥發嘉興人乾道二年進士授鹽官尉累遷秘書郎時皇太子始就外傳選學官以機兼資善堂小學教授太子得機所著廣干祿字一篇尤喜命戴溪跋之擢監察御史講未退而除命預官至資政殿學士知福州所著復有班馬字類 中興藝文志曰婁機誤機取許慎說文及諸家字書按以蔡伯喈五經備體張參五經文字田放九經字樣與夫經典釋文字史古文參以本朝丁度所書集韻爲廣干祿字書蓋廣唐人顏元孫之書也 陳振孫書錄解題曰唐顏元孫爲干祿字書其姪眞卿書之刻石吳興爲世所寶辨正通俗三體目以干祿謂舉子所資也機熟於所學嘉泰中教授資善堂景獻時爲惠國公數問字畫之異因爲此書續唐之舊故仍干祿之名既而悟其非所以施於朱邸也則以干祿百福之義傳會焉 王應麟玉海曰婁機廣干祿字書五卷參校字書凡一字數義一義數字較其同異並載本原總爲字七千六百張氏參五經文字 唐志三卷 存

參自序曰易繫辭曰上古結繩以理後代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理萬人以察蓋取諸夬夬決也王庭孚號決之大者決以書契也逮周禮保氏掌養國子以道教之六書謂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六者造字之本也雖蟲篆變體古今異文離此六者則爲謬惑矣王者制天下必使車同軌書同文故教人八歲入小學文有疑者則必闕而求之春秋之末保氏教廢無所取正各遂其私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蓋夫子少時人猶有闕疑之問後亡斯道歎其不知而作之也蕭何漢制亦有著法太史試學童諷書九千字乃得爲吏以六體試之吏人上書字或不正輒有舉劾皆正史遺文可得焯知者劉子政父子校中祕書自史籀以下凡十家序爲小學次於六藝之末後漢許叔重集籀篆古文諸家之學就隸爲訓注謂之說文時蔡伯喈

亦以滅學之後經義分散儒者師門各滯所習傳記交亂訛僞相蒙乃請刊定五經備體刻石立於太學之門外謂之石經學者得以取法焉遭離變難僅有存者後有呂忱又集說文之所漏略著字林五篇以補之今制國子監置書學博士立說文石經字林之學舉其文義歲登下之亦古之小學也自頃考功禮部課試貢舉務於取人之急許以所習爲通人苟趨便不求當否字失六書猶爲小事五經本文蕩而無守矣十年夏六月有司以職事之病上言其狀詔委國子儒官勅按經本送尙書省參幸承詔旨得與二三儒者分經鉤考而共決之互發字義更相難極又以前古字少後代稍益之故經典音字多有假借陸氏釋文自南祖北徧通眾家之學分析音訓特爲詳舉固當以此正之卒以所刊書於屋壁雖未如蔡學之精密石經之堅久墓古之士且知所歸然以經典之文六十餘萬既字帶或體音非一讀學者傳授義有所存離之若有失合之則難竝至當之餘但未發其僞而已猶慮歲月滋久官曹代易儻復蕪汗失其本眞乃命孝廉生顏傳經收集疑文互體受法師儒以爲定例凡一百六十部三千二百三十五字分爲三卷說文體包古今先得六書之要有不備者求之字林其或古體難明眾情驚惜者則以石經之餘比例爲助石經湮沒所存者寡通以經典及釋文相承隸省引而伸之不敢專也近代字樣多依四聲傳寫之後偏旁漸失今則采說文字林諸部以類相從務于易了不必舊次自非經典文義之所在雖切於時略不集錄以明爲經不爲字也其字非常體偏有所合者詳其證據各以朱字紀之俾夫觀省無至多惑大厯十一年六月七日 林罕字原小說曰大厯中司業張參作五經文字三卷凡一百六十部 崇文總目曰初參拜詔與儒官校正經典乃取漢蔡邕石經許慎說文呂忱字林陸德明釋文命孝廉生顏傳經鈔撮疑互取定儒師部爲一百六十非絲經見皆略而不集 陳振孫書錄解題曰唐國子司業張參謨大厯中刻石長安太學 顧炎武日知錄曰張參五經文

字據說文字林刊正繆失甚有功於學者 朱葵尊跋曰唐大厯十年有司上言經典不正取舍莫準乃詔儒官校定經本送尚書省并國子司業張參辨齊魯之音考古今之字詳定五經書於論堂東西廂之壁論堂者太學孔子廟西之夏屋也見舒元與問國學記其初涂之以土而已太和開祭酒齊皞司業章公肅易之以堅木擇國子通書法者繕寫而懸諸堂禮部郎劉禹錫爲作記當時場屋至發題以試士文苑英華載有王履貞賦其略曰置六經於屋壁作羣儒之龜鏡又云一人作則京國儀型光我廊廟異彼丹青其推詡若此是書自土塗而木版自木版而刊石字已三易恐非參所書矣以予論之唐人多專攻詩賦畱心經義者寡參獨奉詔與孝廉生顏傳經取疑文互體鈎考而斷決之爲士子楷式爲功匪淺矣故禹錫記稱爲名儒作史者宜以之入儒林傳而舊史新書俱不及焉按孟浩然集有送張參明經舉省詩錢起集有送張參及第還家作而郎官石柱題名參曾入司封員外郎之列蓋參在開元天寶間舉明經至大厯初佐司封郎尋授國子司業者也今其姓名僅一見於宰相世系表一見於藝文志小學類他不詳焉闕事一也參謂讀書不如寫書度其書法必工故當時壁經羣儒奉爲龜鏡縱不得與儒林之列書家姓氏亦宜載之而書苑書譜書史均未之及闕事二也壁經雖無存然參所定五經文字與唐元度九經字樣同刻石附九經之後歐陽永叔最嗜金石文字其序集古錄云上自周穆王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絕谷荒林破冢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乃獨唐所刻石經錄中跋尾二百九十六篇此獨無有是唐刻石經承叔當日反失於摹搨未免類於昌黎韓子所云倚撫星宿遺羲娥矣闕事三也今諸書皆有雕本獨五經文字九經字樣止有拓本無雕本闕事四也予思漢魏石經旣已湮沒惟唐開成本尙存參書幸附刊於石願學者束諸高閣罕有游目者故具書之 趙昱跋日記十九翻有文淵閣鈐記乃前明御府故物也按王伯厚

玉海云中興書目字樣一卷開成丁巳唐元度撰大厯十年司業張參纂成五經文字以類相從開成中翰林待詔唐元度加九經字樣以補所不載晉開運末祭酒田敏合爲一編後周廣順三年敏進印板九經書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各二部宋重和元年言者以張參唐元度所撰辨正書名頗有依據然其法本取蔡邕石經許氏說文宜加修定分次部類爲新定五經字樣從之然則元度作書本旨原以補參書因以竝行至後周始合之一刻於周之廣順再訂於宋之重和此書遇宋代廟諱如郎桓等字皆闕筆而唐廟諱如虎淵世等字俱增添改正其爲重和本無疑又按馬氏通考旣引崇文總目列九經字樣一卷又引陳氏書錄列五經字樣一卷俱云唐元度撰且於五經字樣下采陳氏解題云往宰南城出謁有持故紙鬻於道右得此書乃古經本五代開運丙午所刻爲家藏書籍之最古者不知元度所撰爲九經非五經也意陳氏所見卽田敏合編因以參書統爲元度所撰耳今二書附鐫西安石經明嘉靖乙卯地震石經到損漫漶處後人率意舛入非復開成之舊近時顧亭林云九經字樣石刻在關中向無刻本間有殘闕無別本可證而竹垞朱氏五經文字跋亦云九經字樣止有拓本無雕本遂舉以爲四鈇事之一以兩君子之博物猶不能一見余生何幸獲觀舊閣收奉使眼花復明洵乎書叢之至寶也又是書四明全祖望謂爲王荆公所定本荆公欲作新經先成字書其事詳見宋會要並附識之 四庫全書提要曰參里貫未詳自序題大厯十一年六月七日結銜稱司業蓋代宗時人唐書儒學傳序稱文宗定五經刻之石張參等是正譌文誤也考後漢書熹平四年春三月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立於太學門外參書立名蓋取諸此凡三千二百三十五字依偏旁爲百六十部劉禹錫國學新修五經壁記云大厯中名儒張參爲國子司業始詳定五經書於講論堂東西廂之壁積六十餘載祭酒皞博士公肅再新壁書乃折堅木負墉而比之其製如版牘而高廣背施陰關使鼠如一觀此

言可以知五經文字初書於屋壁其後易以木版至開成間乃易以石刻也朱彛尊跋云五經文字獨無雕本爲一闕事考冊府元龜稱周顯德二年尙書左丞兼判國子監事曰敏獻印版書五經文字奏稱臣等自長興三年校勘雕印九經書籍然則此經刻本在印版書甫創之初已有之特其本不傳耳今馬曰璐新刻版本跋云舊購宋拓石經中有此因舊樣繕寫雕版於家塾然曰璐雖稱摹宋拓本今以石刻校之有字畫尙存而其本改易者又下卷幸部脫去畢字注十九字塾字併注凡八字今悉依石刻補正俾不失其真焉

唐氏元度九經字樣 唐志一卷 存

元度序曰臣聞秦焚詩書塞人視聽漢興典籍以廣聰明伏以龜鳥之文去聖彌遠點畫訛變遂失本原今陛下運契黃虞道崇經籍觀人文以成俗念鳥迹之乖方由是遂徵臣之上請許於國學創立石經仍令小臣覆定字體謬當刊校誓盡所知大厯中司業張參掇眾字之謬著爲定體號曰五經文字專與學者實有賴焉臣今參詳頗有條貫傳寫歲久或失舊規今刪補穴漏一以正之又於五經文字本部之中采其疑誤舊未載者誤成新加九經字樣一卷凡七十六部四百廿一文其偏傍上下本部所無者乃纂爲雜辨部以統之若體畫全虧者則引文以證解於雅言執禮誠愧大儒而辨體觀文式遵小學其聲韻謹依開元文字避以反言但紐四聲定其音旨今條目已舉刊削有成願竭愚衷以資後學 唐會要曰開成二年八月國子監奏得覆定石經字體官翰林待詔朝儀郎權知沔王友上柱國賜緋魚袋唐元度狀準太和七年十二月五日勅覆定九經字體今所詳覆多依司業張參五經文字爲準其舊字樣歲月將久點畫參差傳寫相承漸致乖誤今竝依字書參詳改正訖諸經之中別有疑闕舊字樣未載者古今體異隸變不同如總據說文卽古體驚俗若依近代文字或傳寫乖訛今與校勘官同商較是非取其適中纂錄爲

新加九經字樣一卷或經典相承與字義不同者具引文以注解今刊削有成請附於五經字樣之末用證訛誤從之 林罕字原小說曰開元中唐元度以五經文字有所不載者復作新加九經字樣一卷凡七十六部 陳振孫書錄解題曰唐沔王友翰林待詔唐元度撰補張參之所不載開成中上之二書當在小學類以其專爲經設故附見於此往幸南城出謁有持故紙鬻於道右得此書乃古京本五代開運丙午所刻遂爲家藏書籍之最古者 王應麟玉海曰唐大厯十年司業張參纂成五經文字以類相從開成中翰林待詔唐元度加九經字樣補所不載晉開運末祭酒田敏合二者爲一編以考正俗體訛後周廣順三年六月田敏進印板九經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各二部一百三十冊宋朝重和元年十一月言者謂張參唐元度所撰五經文字九經字樣辨證書名頗有依據然其法本取蔡邕石經許氏說文宜重加修定分次部類爲新定五經字樣從之 陶宗儀輟耕錄曰唐元度不知何許人文宗時待詔翰林作九經字樣辨證謬誤程大昌演繁露曰智者翔物雖則云翔其實必有因藉以發其智也古未有科斗鳥迹實發制字之智也蔡邕雖曰能書若無聖帚亦無以發其飛白之智吾獨怪夫訓石爲碑蠟墨爲字遠自秦漢而至于唐張參輩於九經字樣皆已立板傳本乃無人推廣其事以概經史其故何也後唐長興三年始詔用西京石經本雇匠雕印廣頒天下宰臣馮道等奏曰請依石經文字刻九經印板則其發之端可驗矣 顧炎武曰知錄曰唐人以說文字林試士其時去古未遠開元以前未改經文之日篆籀之學童而習之今西安府所存唐睿宗書景龍觀鐘銘猶帶篆分遺法至於宋人其去古益遠而爲說日以鑿矣大厯中張參作五經文字據說文字林刊正謬失甚有功於學者開成中唐元度增補復作九經字樣石刻在關中向無版本間有殘缺無別本可證近代有好事者刻九經補字并屬諸生補此書之闕以意爲之乃不知此書特五經之文非經所有者不載而

妄添經外之字并及字書中汎博之訓于至關中洗刷元石其有一二可識者顯與所補不同乃知近日學者之不肯闕疑而妄作如此 朱彝尊跋曰張司業五經文字始塗於土繼雕於版歲久傳寫點畫參差於是開成中沔王友朝議郎翰林待詔唐元度依司業舊本參詳改正謬新加九經字樣一卷請附五經文字之末兼請於國學初立石經今長安所存石經雖鄭覃輩成之其議實發於元度也王伯厚稱其辨正書文頗有依據蓋自後周廣順中田敏進印版二部後石本之外鑄版更無人矣四庫全書提要曰元度里籍未詳惟據此書知其開成中官翰林待詔考唐會要稱太和七年二月勅唐元度覆定石經字體十二月勅於國子監講論堂兩廊創立石九經元度字樣蓋作於是時凡四百二十一字依做五經文字爲七十六部前載開成二年八月牒云准大和七年十二月敕覆九經字體者今所詳覆多依司業張參五經文字爲準諸經之中別有疑闕古今體異隸變不同如總據說文即古體驚俗若依近代文字或傳寫乖譌今與校勘官同商較是非取其適中纂錄新加九經字樣一卷請附於五經文字之末蓋二書相輔而行當時卽列石壁九經之後明嘉靖乙卯地震二書同石經並損闕焉近時馬曰璐得宋拓本而刊之猶屬完善其閒傳寫失真及校者意改往往不免今更依石刻殘碑詳加覆訂各以案語附之下方五經文字音訓多本陸德明經典釋文或註某反或註音某元度時避言反字無同音字可注者則云某平某上就四聲之轉以表其音是又二書義例之異云爾

小學考卷十六終

小學考卷十七

資政大夫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廣西南康 謝啟昆編

文字九

郭氏忠恕汗簡 宋志七卷 存

宋史郭忠恕傳曰郭忠恕字恕先河南洛陽人也幼能誦書屬文七歲童子及第兼通小學最工篆籀又善史書弱冠之年漢湘陰公辟爲從事公在徐州同府記室董裔與忠恕情意不叶因爭事忠恕拂衣辭去周廣順初召爲宗正丞兼國子書學博士周易博士皇朝建隆初被酒與監察御史符昭文誼競於朝堂御史彈奏忠恕叱臺吏奪其奏毀之坐貶乾州司戶參軍乘醉毆從事范滌擅離貶所削籍隸靈武其後流落不復求仕進多遊岐雍京洛間縱酒疎弛逢人無貴賤輒曰猫有佳山水卽淹留不能去或踰月不食盛暑暴露日中體不沾汗窮冬卽鑿河冰而浴其傍凌漸消釋人皆異之尤善畫所圖屋室重複之狀頗極精妙多遊王侯公卿之家或待以美醞預張紙素倚於壁乘興卽畫之苟意不欲而固請之必怒而去得其畫者藏以爲寶太宗卽位聞其名召赴闕授國子監主簿賜襲衣銀帶錢五萬館於太學令刊定歷代字書忠恕性無檢局放縱敗度上憐其才每優容之益使酒肆言謔譏時政擅鬻官物取其直詔減死決杖流登州時太平興國二年至齊州臨邑謂部送吏曰我逝矣因培地爲穴度可容其面俯窺焉而卒所定古文尙書并釋文並行於世又有佩觿三卷論字所由校定分毫有補後人亦奇書也 忠恕自序曰汗簡者古之遺像後代之宗師也蒼頡而下史籀已還爰從漁獵得其一二傳寫多誤不能盡通臣頃以小學蒞官校勘正經石字繇是諮詢鴻碩假借字書時或采掇俄成卷軸乃以尙書爲始石經說文次之後人綴續者殿末焉遂依許氏各分部類不相閒雜易於檢討遂題出處用以甄

別仍於本字下直作字樣之釋不爲隸古取其便識與今文正同者惟目錄之外不復廣收切韻
玉篇相承紕繆體既煩冗難繕淺毫有所不知盡闕如也 李建中題曰汗簡元闕著誤人名氏
因請見東海徐騎省鉉云是郭忠恕製復舊白字郭永翊字注脚趙字下俱有臣忠恕字驗之明
矣郭忠恕仕周朝爲朝散大夫宗正丞兼國子書學博士 李直方後序曰汗簡郭宗正忠恕集
成之後儒家罕有得者余訪之久矣近聞祕閣新本乃集賢李公衍修建中公名公素居外任棗州祕
於巾箱中大中祥符四季罷西京留臺歸闕果以此書示余余謂公曰結繩之後倉頡史籀製作
已來三王與霸國文字或有異同始皇兼天下李斯爲小篆可謂至哉而遭秦之所劫者盡在此
矣時五年正月九日也余尙判步軍糧料尋奉綸旨主在京博易兩司事務皆繁難而勾檢推估
之餘得之模寫至三月二日方畢雖筆跡驚弱有愧於名賢且樂善君子必憫余留心於此道焉
天禧二年七月十七日 鄭思肖題後曰汗簡一編乃郭忠恕所集凡七十一家字蹟爲證古尙
書爲始石經說文次之觀其原委深有自來嗟夫字學之始始於蒼頡無字之字天真粲然有字
之字筆法宛然古無筆筆於秦至秦而小篆生矣今人率皆遺小篆之法不古之尙而今之尙流
而愈流忘本亦是古人製字良各有說特後世莫知其故傳之久而復久不免有舛謬竟失其本
眞汗簡之促追古法於既泯涿新傳於无窮郭公之功多矣後之業字學者不可不知之庚寅六月
所南艷思肖爲山礪葉君題汗簡後 朱彝尊跋曰汗簡六卷略敘目錄一卷周宗正丞書學博
士洛陽郭忠恕集七十一家篆法鳥跡科斗畢具其書目多後世罕見忠恕別撰佩觿宋史藝文
志並著於錄佩觿有雕本而是編無之予偶得舊鈔一冊愛其奇古又一依說文始一終亥次序
後附宋虞部員外郎李直方高士鄭思肖跋尾錢唐汪主事立名堅請發雕遂鈐諸棗木嗚呼小
學之不講俗書繁興三家村夫子挾梅膺祚之字彙張自烈之正字通以爲兔園冊問奇字者歸

焉可爲齒冷目張也予也僑吳五載力贊毛上舍展刊說文解字張上舍士俊刊玉篇廣韻曹通
政寅刊丁度集韻司馬光類篇將來徐錯之說文繫傳歐陽德隆之韻略釋疑必有好事之君子
鑿板行之者庶幾學者免爲俗學所惑也夫 汪立名跋曰郭宗正汗簡見宋史藝文志與佩觿
並列自夏英公集古文韻而下凡小學之書亡不援据然其書恆不多見若鼂氏讀書志直齋書
錄解題及崇文書目皆但載佩觿而未有及此者書缺簡脫在當時藏弄家已如是帷蓋藤囊之
割散不足歎也近從秀水潛采堂朱氏獲見舊鈔本六卷後有序目一卷編次古雅不改許叔重
始一終亥之序嘗慨近今所行說文緯以四聲無復舊本面目是猶引唐法識漢獄其不可必有
辨者矣是編不沒庶幾古小學之遺焉錢唐汪立名梓諸家塾而識厥緣起於端因其體寫工善
遂用原本鏤版卷末有郭所南跋尾一篇並仍之康熙歲在昭陽叶洽涂月臘日 錢曾敏求記
日郭忠恕汗簡七卷上中下各分二卷末卷爲略例目錄李建中序爲郭宗正忠恕誤引用七十
一家字蹟其體例做說文故以目錄置卷尾屏守居士云此書亦有不可予意處如沔沔字俱從
水今沔從沔沔從方膺應從月而入脊部卻應從邑而入谷部駛應從馬而入史部朽應從木而
入丐部等類雖因古文字少未免援文就部以足其數而核其實則非也屏守居士爲吾友馮舒
已着別號癸巳老人藏書率多異本吾邑之宿素也 四庫全書提要曰是書首有李建中題字
後有附題兩行稱忠恕仕周朝爲朝散大夫宗正丞兼國子書學博士疑亦建中所記然據郭若
虛圖畫見聞志及蘇軾集所載忠恕小傳並稱宋太宗時召忠恕爲國子監主簿後流登州道卒
則不得爲周人又陶岳五代史補載周祖入京師時忠恕爲湘陰公推官面責馮道之賈國則先
已仕漢題周更誤矣宋史藝文志以此書與佩觿並載而鼂陳諸家書目皆不著錄則在宋代亦
罕見此本乃宋李建中得之祕府大中祥符五年李直方得之建中初無誤人名字建中以字下

注文有臣忠恕字證以徐鉉所言定為忠恕所作其分部從說文之舊所徵引古文凡七十一家
前列其目字下各分注之時王球呂大臨薛尚功之書皆未出故鐘鼎闕焉其分隸諸字即用古
文之偏旁與後人以真書分部案韻繫字者不同鈍吟雜錄載馮舒嘗論此書以沔沔駘諸字
援文就部為疑然古文部類不能盡繩以隸楷猶之隸楷轉變不能盡繩以古文舒之所疑蓋不
足為累且所徵七十一家存於今者不及二十分之一後來談古文者輾轉援據大抵從此書相
販鬻則忠恕所編實為諸書之根柢尤未可以忘所自來矣 錢大昕跋曰三代古文奇字其詳
不可得聞賴有許叔重之書猶存其略說文所收五千餘字古文居其大半其引據經典皆用古
文說閒有標出古文籀文者乃古籀之別體非古文祇此數字也且如書中重文往往云篆文或
作某而正文固已作籀體矣豈篆文亦祇此數字耶作字之始先簡而後繁必有一二三然後有
从弋之式式而叔重乃注古文於式式之下吾是以知許所言古文者古文之別字非弋古
於一也古文中豐而首尾銳小篆則豐銳停勻叔重采錄古文而以小篆法書之後人不學妄指
說文為秦篆別求所為古文而古文之亡滋甚矣郭忠恕汗簡談古文者奉為金科玉律以予觀
之其灼然可信者多出於說文或取說文通用字而郭氏不推其本反引它書以實之其它偏旁
詭異不合說文者愚固未敢深信也予嘗謂學古文者當先求許氏書鐘鼎真贋雜出可采者僅
十之一至如响嶼文滕公石室文崔彥裕纂古之類似古實俗當置不道而好怪之夫依仿點畫
入之楷書目為古文徒供有識者奉腹爾

郭氏忠恕 佩觿 崇文總目三卷 存

忠恕自記曰佩觿者童子之事得立言於小學者也其一曰造字之旨始於象形孔子曰牛羊之
中則止戈反正 傳止戈為武 而省聲生焉 禮記禮運注從鳥聲省聲 至若春秋姓氏地名更

見尚書宋齊舊本隸寫古文學者知之不可具舉有以冰為凝 說文冰魚陵翻凝有以渴音竭 說
字林渴音其 列翻水竭字 古文以貞為鼎籀文以鼎為則其矛楯有如此者刑罰分寸 古謂如此謂持刀
也應對从士 古對字如此漢文以言 疊惡太盛 新室以此言決罪三日得宜 媒貴為神 其高謀為
神故其立教有如此者衛夢之字是謂隸省 本傳前審之字是謂隸加 本傳詞朗之字是謂隸行
本傳寒無之字是謂隸變 本傳其逸駕有如此者塗泥為途說蝨蚤為早暮黨與為取与胄子為
甲冑其相承有如此者盬山之縣為當塗 古文尚書作盬後依山 戰河之文為榮澤 秋後序穆公
之證既作繆 史傳 潛洎之詩又作溱 詩與說 其遷革有如此者佳人之為嘉期 佳美也五禮婚期
依經用字僅得之為近遠 僅以身免僅得中算僅有存 平生之為外甥 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即从
不當作佳僅得之為近遠 僅以身免僅得中算僅有存 平生之為外甥 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即从
其淺陋有如此者五十二家書都來穿鑿 今五十二家書並不合本體必 男是此三字李祭酒浩說
王南賓存又切韻首列三百 考字左回老字右轉 謹案考从巧若果翻老从匕匕次霸 其野言
有如此者雀鷓鴣 李祭酒說為漢諱昭謂改音韶失之也 案 杜文乘 本多作狄唐楊國忠以秋
此者昭穆義舛 說文自有昭穆之字以昭為昭韶失之也 案 杜文乘 本多作狄唐楊國忠以秋
杜之秋為答林屯 卦之屯音豚 為屯聚之屯 胡母之母 無用母 序如此失矣 其濫讀
有如此者馬頭人為長人持十為斗苛為止句虫為詘中 言不合諸經解字已上 埤蒼云眇則尔
有田古今訓地乃士乙力 張顯 中興書舟在二閒為舛 彌 巨字从二閒舟今之隸書轉舟為日而
也 春秋說人十四心為德詩說二在天下為西國志口在天上為吳晉書黃頭小人為恭參同以
人負告為造新論之金昆配物 謂銀字後漢之白水稱祥 時王莽作剪刀錢文曰貨泉有類白水
此皆出類 馮則行馬水邊 符融 融有養生妻為人殺夜夢乘馬一邊淫 幽則挂絲山上 齊志
氏家訓 馮則行馬水邊 符融 融有養生妻為人殺夜夢乘馬一邊淫 幽則挂絲山上 齊志
德夢挂絲山上占者曰其為 董識千里草 董卓乘政童 蓋日千里草何 春占一日夫 謝小娥傳父
幽州乎秋七月拜幽州刺史

幽州乎秋七月拜幽州刺史

封於韓韓滅子孫分散江淮間載筆通用其聲近有如此者萬俟為墨祈龜茲為邱慈闕氏為燕
 以韓為何隨音生變遂為何氏載筆通用其聲近有如此者萬俟為墨祈龜茲為邱慈闕氏為燕
 支令支為零岐其方言有如此者濫翻居沼說陸氏切韻誤也項切許緣氏家訓說攻公分作
 兩音登升共為一韻兩句出陸其數音有如此者陸分莊員滓還入其音續八夷音不可名為切
 韻彗分徐醉祥歲芒切墟里祛狶攻切古紅古冬切韻中多如此者南賓存義說此字也又云
 音級第如日第音辟如為辟翻世席其贅韻有如此者南賓存義說此字也又云
 若千為若柯俗謂若千為若柯也等物為底物又俗以何等物為底物何底物亦音胡樂聲婆之號
 為聲婆仲舒下馬之陵長安有董仲舒墓人過者多下馬因名曰下馬陵今轉音胡樂聲婆之號
 曰毛漢書毛音無巴蜀謂北曰卜思不服取其協韻有遺風矣古歌得云丁紇開元宗朝
 董紀那也紇那得董邪河訛音雞曰古黎天後朝傳御史侯思正出自阜隸音不正時屬
 得與那七空與米翻翻如謂何鉢囉護嚙之文內典加口而彈舌佛經真言彈舌者多非本字
 得飽為雀獻可所笑天后知之鉢囉護嚙之文內典加口而彈舌佛經真言彈舌者多非本字
 麒麟琵琶之字才子從俗而入聲近代文集其尚俗有如此者其三曰傳寫之差始則五日三豕
 當為己亥學者知之帝虎魯魚又書多此類其尚俗有如此者其三曰傳寫之差始則五日三豕
 完先覺博云繕完葦牆重復其字者雞尸虎穴之議太史公記曰宜為雞尸虎穴之議太史公記曰宜為
 歌曰室見乳虎穴不入畢城寺齊代妒媚提福之殊如也義見世家紀二十八書禮福為天水守涼州
 江之本穴皆誤作六放傳寫失也代妒媚提福之殊如也義見世家紀二十八書禮福為天水守涼州
 从手誤也楊震之譚非鱷鱷善是也作丞相之林是狀始皇本紀二十八書禮福為天水守涼州
 毒變膠膠即翻非田肯云宵漢書田肯是削林一作施補林芳吹翻風吹削菽木用最菽木為
 續毛詩注音翻非田肯云宵漢書田肯是削林一作施補林芳吹翻風吹削菽木用最菽木為
 皆非也自難口已下類氏家訓說不齊之稱必賤伏作宓姓非李祭酒說蕭何之目鄧侯
 音贊璣曰今南陽縣是也孫檢曰有二縣字音多亂臣案其屬沛郡音屬南陽者音贊璣曰今南陽縣是也
 書蕭何國在南陽字作漢書贊璣是也孫檢曰有二縣字音多亂臣案其屬沛郡音屬南陽者音贊璣曰今南陽縣是也
 元二之文古今說異後漢書鄧騭傳永初元年冬時遭元二之災李賢注曰元二即元也古書

為元二或同之賜九或附之百六甚為誤矣今丞尉之印偏旁亂真漢書伏波將軍印書伏字大
 岐州石鼓銘凡重言者皆為二字此美亦同丞尉之印偏旁亂真漢書伏波將軍印書伏字大
 同恐天下不正者多字符印下羊翻刀丞印四贖下羊尉印白下事人下羊印正郡國印章不可
 書以恣作怨音或本云古志怨之怨非也禮記以視為古字又禮記注以視為古字又禮記注以視為古字
 上卷改載為哉唐元宗朝詔朕欽承聖訓草思元宗頃改道經載字為哉洪範一篇更頌音禾
 音波唐元宗詔朕欽承聖訓草思元宗頃改道經載字為哉洪範一篇更頌音禾
 不倫又周易泰卦中無平不波釋文波字亦有頗音波之與頗訓語無別為波則文亦會意為波
 則聲不成交應由樓虛之餘編簡隊缺傳受之際差舛相沿原始要終須有刊革朕雖先會意為波
 諸儒僉以為然終非國斷宜驗二篆亦部居有證大率五百四十四部重復以馬變八分則筆削難安分
 改韻字為波仍宣示國斷宜驗二篆亦部居有證大率五百四十四部重復以馬變八分則筆削難安分
 有入體俗有二或曰八分篆法二刻符四日盡書五日摹印六日署書七日設書八日隸書九日
 後又以此法為之分蓋入體之蔡中郎以豐音同豐音同李丞相持束翻千賜作亦此二字李刊謬
 正俗混說逢逢下江翻顏氏刊謬正俗乃云逢姓之逢與逢遇之逢妄為別字釋訓無據且蔡
 別豈可雷同尺有所短見於茲矣五經字書不分校核耳以說文陸氏校戶教翻校尉又荷校
 皆從木徵長孫氏則曰可知而不可行謂冰凝竭之類檢本驗張司業參又云久訛而不敢改
 非也往有之則有寵字丑龍為寵力孔錫思字為錫余章用文普十代文將无亡夫混死已利若
 往有之則有寵字丑龍為寵力孔錫思字為錫余章用文普十代文將无亡夫混死已利若
 斯之流便成兩失已上釋有以殿擊之殿鳥口為殿起虞逐邊微之微古弔為傲古堯倖寵杖之
 枯他念為楷古活柏水名之濕也而為下淫翻深立地名之邢口壁為邢戶丁侯草名之苞平表為
 厥包百茅盼恨之盼下計為盼匹覓兮深宓之宓明筆為處翻房福賤科厄之厄牛東為困厄於革
 進趨之本古效冥昧之昧莫佩為見味莫橫天折之天翻於小為天翻於昭如已上經蛇虫之虫許鬼
 為蟲直中多翻文爾蟲多之多為獬廌文買獬廌之廌為舉薦翻見鍊鏘之鍊德紅為鍛鍊來見墮

張之墮許規為情徒果慢默名之鴉音葛見為田獵力業堤滯之堤丁禮為隄丁兮防弄趨之趨直知為進趨七俱速及之速徒計翻為殆且草名之華兵苗為筆札人姓之受都導為承受塵屨翻之屨力谷為精塵千胡湏爛之湏火外為斯須相俞蚯蚓之蚕他典為蠶木舍蘭梅檻之開皮變為關古還機聶語之聶才入翻又為胥相居徒正直之正八分為匹翻一敵迎這之這魚變為者美古刀為美明部惡焦僥之僥五聊為傲古莫教為完胡官全牝牡之牡莫厚為壯之狀麗美羊之鉛余專錫借他迭倪他活之借為踰僭子念木柵一作之砦土介為指擦千葛怒美鐵之鈺章容為舟船士緣苾蔣之苾古胡為瓜古華果鉄棍之棍知林為桑甚石稔音吝之音吝為郵千末亭鳥鳴之咬交互之互胡故為氏丁禮宿水名之派古胡為宗派四賣下卸之卸思夜為郵千末亭鳥鳴之咬俗別為俞著有陟句知主呈略知虐四翻俗別為著愁有牛吝五八二翻俗別為刁俞有丑救弋駒二翻回二翻俗別為推今蜀中从手足之手音他回台有湯來羊支二翻俗別作允一作屏有必郢皮經二翻俗別為屏否有方从符郢二翻俗別為禿單有都安上演二翻俗別為筆余有亦居成遮二翻俗別為余蓼有盧小連竹二翻俗別為藁畫有胡賣胡麥二翻俗別為畫句有九遇古侯古候三翻俗別為勾拔有蒲八蒲末二翻俗別為拔索有先各所戟二翻俗別為索玉有欣救魚錄息足相逐四翻俗別為王乾有古丹求焉二翻俗別為軋沈有直林式稔二翻俗別為沉華有戶瓜呼瓜二翻俗別為花其浮僞有如此者於是聊舉三科仍分十段三科見上觸類而長實繁有徒至若仲子手文宋武公生仲子生而有士衡灑血灑灑字士衡桂陽鶴鶩列仙傳桂陽鶴鶩數十集郡東門樓上收其手曰魯夫人漢末大司農鄭元事符語恠又何閒焉是人民非三百許後當復歸成謂是就焉

龜公武讀書志曰皇朝郭忠恕取字文相類者別其所從以檢訛舛上篇論古今傳記小學異同極為辨博 陳振孫書錄解題曰國子周易博士洛陽郭忠恕先讓騰者所以解結也忠恕恃酒狂縱數犯法忤物得罪其死時頗異世傳以為尸解 張士俊跋曰佩觿一書考諸宋藝文志與汗簡並列皆郭宗正忠恕所撰述其佩觿尤詳變隸以降字學浸失之由其書世不多見康熙歲在昭陽協洽秀水朱檢討曰汗簡授汪子立名付梓閱三載四方士大夫雲集蘇州而竹垞查田晚研忍齋樸郝競好古學寓水周林論及字書余目汪子之僅刻汗簡而佩觿未及見為恨忍齋起謂余曰行篋適帶之子能廣其傳則大幸也噫忍齋之心公矣余敢不敬承之為細加警較而授之梓既成而忍齋卒余哭之其靈而酌之酒以歸其原本嗚呼余可忘此書之所自哉因并誌之於此時康熙歲上章攝提格 四庫全書提要曰此書上卷備論形聲說變之由分為三科一日造字二日四聲三日傳寫中下二卷則取字畫疑似者以四聲分十段曰平聲自相對曰平聲上聲相對曰平聲去聲相對曰平聲入聲相對曰平聲去聲相對曰平聲入聲相對曰去聲自相對曰去聲入聲相對曰入聲自相對末附與篇韻音義異者十五字又附辨證舛誤者一百十九字不署名字不知何人所加以其可資考證仍並存之惠棟九經古義嘗駁忠恕以示字為視而反以視為俗字今攷其中如謂車字音尺遮反本無居音蓋因章昭辨釋名之說未免失於攷訂又書號八分久有舊訓蔡文姬述其父語自必無譌乃以為八體之外別分此體強為穿鑿亦屬支離至於以天承口為吳已見越絕書而引三國志為徵景為古影字已見高誘淮南子注而云葛洪字苑加多案此沿顏氏家訓之誤又陶侃本字士行而誤作士衡東方朔以來來為秦本約略近似而遂造秦字均病微疎然忠恕洞解六書故所言具中條理如辨逢姓之逢音皮江反不得讀如逢遇本字證之漢隸字原逢字下引逢盛碑通作逢則姓氏之逢雖通作逢亦仍

作皮江反可證顏師古之譌又若辨用里本作角里與角亢字無異亦不用顏師古恐人誤讀故加一拂之說證之漢四老神位神胙凡石刻用里實作角里與此書合則知忠恕所論較他家精確多矣

司馬氏光名苑 通考 佚

宋史司馬光傳曰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也生七歲凜然如成人寶元初中進士甲科除奉禮郎資治通鑑書成加資政殿學士凡居洛陽十五年天下以爲眞宰相薨年六十八謚曰文正 光自序曰孔子稱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乃至於百姓無所措手足甚矣聖人重名之至也劉子政述九流有名者流曰尹文子公孫龍子等凡七家尹文子今存其術雜黃老刑名之言耳餘書更歷久遠世鮮傳之今有孫氏釋名蓋亦其類也昔者魯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周人以粟曰使民戰栗孔子聞之深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戒其後復爲也兩漢以來儒者務爲此態翦貫曲取紆辭蔓說至有依聲襲韻強爲立理誠可憫笑者甚眾此非宰我粟社之比邪今釋名之文亦猶是矣抑亦失聖人之旨遠哉愚嘗念之久矣閒因觀經傳諸書有可以正名者因記之竊以爲備萬物之體用者無過於字包眾字之形聲者無過於韻今以集韻本爲正先以平上去入眾韻正其聲次以說文解字正其形次以訓詁同異辨其理次以經傳諸書之言證其實命曰名苑其有法制云爲時遷物變者亦略敘其沿革欲人知其原流變態云爾至於魚蟲草木之類雖纖苛煩碎非慷慨君子所當用心然亦重名之一節爾至於三才道德禮樂善惡眞僞之名輔佐世治其功亦不細哉所謂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將來君子好學樂道庶幾亦有取焉

司馬氏光等類篇 讀書志四十九卷 存

類篇後附記曰寶元二年十一月翰林學士丁度等奏今修集韻添字既多與顧野王玉篇不相參協欲乞委修韻官將新韻添入別爲類篇與集韻相副施行時修韻官獨有史館檢討王洙在職詔洙修纂久之洙卒嘉祐二年九月以翰林學士胡宿代之三年四月宿奏乞光祿卿直祕閣掌禹錫大理寺丞張次立同加較正六年九月宿遷樞密副使又以翰林學士范鎮代之治平三年二月范鎮出知陳州又以龍圖閣直學士司馬光代之時已成書繕寫未畢至四年十二月上之 蘇轍序曰雖有天下甚多之物苟有以待之無不各獲其處也多而至於失其處者非多異也無以待之則千百而亂有以待之則千萬若一今夫字書之於天下可以爲多矣然而從其有聲也而待之以集韻天下之字以聲相從者無不得也從其有形也而待之以類篇天下之字以形相從者無不得也既已盡之以其聲矣而又究之以其形而字之變曲盡蓋景祐中諸儒始受詔爲集韻之書既而以爲有形存而聲亡者不可以貴得於集韻於是又詔爲類篇凡受詔累年而後成夫天下之物其多而至比於字書者未始有也然而多不獲其處豈其無以待之昔周公之爲政登龜取龍攻臯去蛙之法無不備具而孔子之論禮至於千萬而一有者皆預爲之說夫此將以應天下之無窮使待天下之物使處如治字書則物無足治者凡爲類篇以說文爲本而例有九一曰規槩異釋而兩商異形凡同音而異形者皆兩見也二曰天一在年一在眞凡異意而異聲者皆一見也三曰煇之在艸彥之在放凡古意之不可知者皆從其故也四曰霧古氣類也而今附雨於古口類也而今附音凡變古而有異義者皆從今也五曰壺之在口無之在林凡變古而失其眞者皆從古也六曰禿之附天禿之附人凡字之後出而無據者皆不得特見也七曰王之爲玉棚之爲朋凡字之失故而遂然者皆明其由也八曰邑之加邑白之加髒凡集韻之所遺者皆載於今書也九曰黷之附小韮之附彘凡字之無部分者皆以類相聚也推此九者以

求其詳可得而見也凡十四篇目錄一篇每篇分上中下總四十五卷文三萬一千三百一十九重音二萬一千八百四十六具於後云 中興書目曰類篇四十五卷治平四年司馬光上先是寶元二年翰林學士丁度言今修集韻增字既多與玉篇不相參協請將新韻增入別為類篇詔王洙修纂胡宿范鎮繼之至是書成凡四十篇目錄一篇每篇分為上中下總四十五卷文三萬一千三百一十九重音二萬一千八百四十六以說文為本 龜公武讀書志曰皇朝景祐中丁度受詔修類篇至熙寧中司馬光始奏書文三萬一千三百一十九重音二萬一千八百四十六以說文為本 陳振孫書錄解題曰丁度等既修集韻奏言今添字既多與顧野王玉篇不相參協乞委修韻官別為類篇與集韻並行自寶元迄治平乃成書歷王洙胡宿范鎮司馬光始上之熙寧中頒行凡五十篇各分上中下以說文為本而例有九云 朱彝尊跋白類篇十四卷卷分上中下凡四十二卷附目錄三卷於後先是丁學士度奉詔修集韻奏乞委修韻官別為類篇與集韻相副施行於是王檢討洙胡學士宿掌光祿禹錫張大理次立范學士鎮司馬學士光先後排纂成書草創於寶元二年十一月至治平四年十二月上之朝洵非易也自秦丞相斯作倉頡篇七章漢閭里書師合中車府令高爰歷太史令敬博學并為一篇揚雄班固順續之杜林注之永元閒汝南許慎說文解字行分別部居凡十四篇始於一終於亥由是梁顧野王撰玉篇宋徐鍇作繫傳成發明說文之旨治平中類篇書出推原析流而輕重淺深清濁之變迭用旁求猶不改倉頡篇部居之舊先民之規矩略存焉後此而始一終亥之序莫有講習者矣書成於范氏而進於司馬氏篇首冠以序係倉山蘇轍之文為范學士作 又彝尊撰曹寅合刻集韻類篇序曰六藝其五曰書書有六體比類象形謂之文形聲相益謂之字聲成文謂之音保氏以書教國子大行人屬瞽史諭書名聽音聲六體形聲獨多左右上下外內審其形而聲從焉國史六書著錄

次於經典唐宋小學恆與大學並設分教弟子紹興中猶然消熙以後更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為小學微國文公別撰書一編頒諸學官功名之士習四子書麤通一經足以應舉開口代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之言朝士取其辭為諸生法式古文奇字安所用之昌黎韓子有云凡為文辭宜略識字江都李氏亦云人讀書須是識字其亦不得已而言之也與今夫聲音文字之學講之正非易易已五方之民風土各異發於聲不能無偏輕士多利重士多濁北人詆南為缺舌南人詆北為荒僮北人不識盱眙南人不識盩厔此限於方隅者也楚騷之音殊於風雅漢魏之音異於屈宋此易於時代者也書文既同而音之不一者統歸於一斯聲音文字必相輔以行而義始備也方今文軌之盛包海內外野無遺賢終始典學香廚中簿之藏分授詞臣編纂會粹而通政司使巡視兩淮鹽課監察御史曹公奉命編看全唐詩歷五年所較舊本廣益三百餘篇錄諸棗木進呈復念詩之醇疵一本乎韻韻之乖合原於六書既錄玉篇廣韻又求集韻類篇善本讐勘雕印以行學詩者得而誦習之既免四羊三豕之失而音無奪倫紐分畛域注相引證庶乎取諸左右逢原矣夫 四庫全書提要曰舊本題司馬光撰景定癸亥董南一作光切韻指掌圖序亦稱光嘗被命修纂類篇古文奇字蒐獵殆盡然書後有附記曰寶元二年十一月翰林院學士丁度等奏今修集韻添字既多與顧野王玉篇不相參協欲乞委修韻官將新韻添入別為類篇與集韻相副施行時修韻官獨有史館檢討王洙在職詔洙修纂久之洙卒嘉祐二年九月以翰林學士胡宿代之三年四月宿奏乞光祿卿直祕閣掌禹錫大理寺丞張次立同加校正六年九月宿遷樞密副使又以翰林學士范鎮代之治平三年二月范鎮出鎮陳州又以龍圖閣直學士司馬光代之時已成書繕寫未畢至四年十二月上之然則光於是書特繕寫奏進而已傳為光修非其實也書凡十五卷每卷各分上中下故稱四十五卷末一卷為目錄用說文解字例也凡分

部五百四十四其編纂之例有九一曰同音而異形者皆兩見二曰同意而異聲者皆一見三曰古意之不可知者皆從其故四曰變古而有異義者皆從今五曰變古而失真者皆從古六曰字之後出而無據者皆不特見七曰字之失故而遂然者皆明其由八曰集韻之所遺者皆載九曰字之無部分者皆以類相聚考集韻所收併重文爲五萬三千五百二十五字此書凡文三萬一千三百一十九重音二萬一千八百四十六僅五萬三千一百六十五字較集韻所收尙少三百六十字而例云集韻所遺皆載者蓋集韻重文頗爲濫此書凡字之後出而無據者皆不特見故所刪之數多於所增之數也其所編錄雖不及說文玉篇之謹嚴然字者孳也輾轉相生有非九千舊數所能盡者玉篇已增於說文此書又增於玉篇時會所趨久則爲律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固難以一格拘矣

小學考卷十七終

小學考卷十八

賁政大夫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廣西南康謝啟昆編

文字二十

王氏安石字說 宋志二十四卷 佚

宋史王安石傳曰安石字介甫撫州臨川人少好學書一過目終身不忘其屬文動筆如飛初若不經意既成見者皆服其精妙擢進士上第簽書淮南判官熙寧三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七年罷八年復拜相明年改集禧觀使封舒國公乞退元豐三年復拜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換特進改封荆哲宗立加司空元祐元年卒年六十八贈太傅紹聖中謚曰文初安石訓釋詩書周禮既成頌之學官天下號曰新義晚居金陵又作字說多穿鑿傳會其流入于佛老一時學者無敢不傳習主司純用以取士士莫得自名一說先儒傳注一切廢不用 安石自序曰文者奇偶剛柔雜比以相承如天地之文故謂之文字者始於一二而生生至於無窮如母之字子故謂之字其聲之抑揚閉塞合散出入其形之橫從曲直邪正上下內外左右皆有義皆本於自然非人私智所能爲也與夫伏羲八卦文王六十四異用而同制相待而成易先王以爲不可忽而患天下後世失其法故三歲一同同之者一道德也秦燒詩書殺學士而於是時始變古而爲隸蓋天之喪斯文也不然則秦何力之能爲余讀許慎說文而於書之意時有所悟因序錄其說爲二十卷以與門人所推經義附之惜乎先王之文缺已久慎所記不具又多舛而以余之淺陋考之且有所不合雖然庸詎知非天之將興斯文也而以余贊其始故其教學必自此始能知此者則於道德之意已十九矣 安石進字說劄子曰臣在先帝時得許慎說文古字妄嘗覃思究釋其意冀因自竭得見崖略若矇視天終以罔然念非所能因畫而止頃蒙聖問俯及退復屢勉討論賴恩

寬養外假歲月而桑榆憊耗久不見功甘師顏至奉被訓敕許錄臣愚妄謂然者繕寫投進伏惟
大明旁燭無彊豈臣榮燭所敢銜冒承命追迫置慙無所如蒙垂收得御宴閱千百有一儻符神
指愚所逮及繼今復上干汙宸展臣無任悚惕 安石進字說表曰臣某言竊以書用於世久矣
先王立學以教之設官以達之置使以喻之禁誅亂名豈苟然哉凡以同道德之歸一名法之守
而已道衰以隱官失學廢循而發之實在聖時豈臣愚僮敢逮斯事中蓋聞物生而有情情發而
為聲聲以類合皆足相知人聲為言述以為字字雖人之所制本實出於自然鳳鳥有文河圖有
畫非人為也人則效此故上下內外初終前後中偏左右自然之位也衡衰曲直耦重交析反缺
到仄自然之形也發歛呼吸抑揚合散虛實清濁自然之聲也可視而知可聽而思自然之義也
以義自然故仙聖所宅雖殊方域言音乖離點畫不同譯而通之其義一也道有升降文物隨之
時變事異書名或改原出要歸亦無二焉乃若知之所不能通與思之所不能至則雖非即此而
可證亦非舍此而能學蓋惟天下之至神為能究此伏惟皇帝陛下體元用妙該極象數稽古勅
法紹天覺民乃惟茲學隕缺弗嗣因任眾智微明顯隱蓋將以祈合乎神旨者布之海內眾妙所
寄窮之實難而臣頃御燕閒親承訓敕抱痾負憂久無所成雖嘗有獻大懼冒浼退復自力用忘
疾憊咨諏討論博盡所疑冀或涓塵有助深崇謹勅成字說二十四卷隨表上以聞黃庭堅書王
荆公騎驢圖曰荆公晚年刪定字說出入百家語簡而意深常自以為平生精力盡於此書好學
者從之請問曰講手畫終席或至千餘字 晁公武讀書志曰皇朝王安石介甫撰晚年閒居金
陵以天地萬物之理著於此書與易相表裏而元祐中言者指其揉雜釋老穿鑿破碎聾瞽學者
時禁絕之 陸游跋曰字說凡有數本蓋先後之異猶非定本也葉適石林燕語曰凡字不為無
義但古之制字不專主義或聲或形其類不一先王略別之以為六書而謂之小學者自是專門

一家之學其微處遽未易盡通又更篆隸損益變易必多乖失許慎之說文但據東漢所存以偏
旁類次其造字之本初未嘗深究也王氏見字多有義遂一槩以義取之雖六書且不問矣況所
謂小學之專門者乎是以每至於穿鑿附會有一字折為三四文者古書豈如是煩碎哉學者所
以闕然起而交詆誠不為無罪然遂謂之皆無足取則過也 朱翌猗覺寮雜記曰介甫字說往
往出于小說佛書且如天一而大蓋出春秋說題詞天之為言填也居高理下合為太乙分為殊
形而立字一而大見法苑珠林如星字物生於下精成於列精成於列晉天文志張衡論也鸚鵡
勾其足而欲墮見酉陽雜俎鸚鵡之交勾其足往往墮地人掩之以為魅藥年字禾一成為年書
正義孔炎曰年取禾穀一熟潛珍閣銘云信蒼蒼之非色極深遠而自然莊子天之蒼蒼其正色
耶其視下也亦若是而已矣漢鄒萌記夫天無質仰而瞻之高遠無極眼瞽精絕故蒼蒼然也譬
如旁望遠道之黃山皆青俯察千仞之谷而窈黑青非眞色黑非大體也 王觀國學林曰許慎
說文礦胡猛切璞也亦作廿古文也故周禮有廿人掌金玉錫石之地鄭氏注廿之言礦也金石
未成器曰礦觀國案礦亦作廿亦作鉗則廿者古文礦字也周禮釋音廿音胡猛切王荆公引詩
總角卅兮以釋廿人之義取其有分別之義若然則廿當音慣而廿人亦音慣矣若廿人音慣則
字書廿人之卅當棄而不用也故荆公字說收礦字而不收卅字恐卅字未可遽爾削去也禮記
曰天子之六府有司貨鄭氏注曰司貨廿人也陸德明音義廿胡猛切義甚明也廣韻上聲於礦
字訓曰金礦璞也於卅字訓曰金玉未成器也又二字分二切則誤矣禮部韻略上聲卅字胡猛
切金玉未成器也礦字古猛切銅鐵璞石也亦誤矣蓋卅礦乃一字一義也廣韻禮部韻略皆分
作二字二義而所訓二義又同而無別蓋廣韻倡其誤而禮部韻略襲其誤也 葉大慶攷古質
疑曰古人制字皆有名義或象形而會意或假借而諧聲或轉注而處事莫不有意存乎其間是

以成周設官外史達書名于四方行人論書名于九歲凡以是也故止戈爲武反正爲之皿蟲爲
蠱見于左傳者不一雖然要難一律論也近世王文公其說經亦多解字如曰人爲之謂僞曰位
者人之所立曰訟者言之於公與夫五人爲伍十人爲什歃血自明而爲盟二戶相合而爲門以
兆鼓鼗與邑交則曰郊曰同田爲富分貝爲貧之類無所穿鑿至理自明人亦何議哉有如中心
爲忠如心爲怨朱晦菴亦或取之惟是不可解者亦必從而爲之說遂有勉強之患所以不免諸
人之譏也 邵博聞見後錄曰王荆公喜說字至以成俗劉貢父戲之曰三鹿爲麤鹿不如牛三
牛爲犇牛不如鹿謂宜三牛爲麤三鹿爲犇若難于遽改欲令各權發遣荆公方解縱繩墨不次
用人往往自小官暴據要地以資淺皆號權發遣故并諱之劉貢父云有人不識鬪爭字以書問
里先生答曰仄更切又疑更字問曰戶橫切又疑橫字問曰加行切又疑行字問曰華爭切竟不
知其何音也予嘗舉以爲笑歡客有善切字者非之亦難與言也 邵博聞見後錄曰王荆公晚
說字客曰霸字何以從西荆公以西在方域主殺伐累言數百不休或曰霸從雨不從西也荆公
隨輒曰如時雨化之耳其學務鑿無定論類此如三經已殞于學官數年之後又自列其非是者
奏請易去視古人懸諸日月不刊之說豈不誤學者乎 鄧肅書字學曰莊周以短後之衣爲趙
王說劍孟軻與齊王辨乃論好色好貨二公之論雖主於正然其始也別之以所好及其終也乃
極之以所不可爲熙豐以來專用王安石字學士大夫師之不敢誰何蓋蓋以孔聖爲誤耳端不
敢以鄭服爲非也蘇東坡尤切齒時於文字中以兒戲玩之今觀其論八佞則考說文曰從人從
育了齋先生極論新法不便且著尊堯集鄙視安石不啻奴隸等及作書與曾子宣乃論悔字從
心從每觀二公之論又若未能忘字學者或者疑之予曰莊周孟軻之意也或者曰然 羅璧識
遺曰王臨川謂詩製字從寺九卿所居國以致理乃理法所也釋氏名以主法如寺人掌禁近嚴

密之役韻書寺音侍詩注初音皆如字皆謂法禁所在詩從寺謂理法語也故雖世衰道微不止乎禮義雖多滂
奔之語曰思無邪後之詩直者傷於訐美者傷於諛甚至增滂導欲誇華鬪靡豈詩之旨哉 袁
文夔牖開評曰洽倫古之能樂人也因詩簡兮序云衛之賢者仕于伶官洽字改爲伶字後世遂
以洽爲伶其誤已久矣而左氏傳云洽人也乃是其注又云樂官依字作伶其誤抑又甚焉若王
介甫解伶字乃云伶非能自樂也非能與眾樂樂也爲人所令而已此又似乎穿鑿 又曰字說
于種字韻中入種字云物生必蒙故從童草木亦或種之然必種而生之者禾也故從禾字王介
甫亦以種爲種字焉菽苑雌黃云種植之種其字從童之用切種陸之種其字從重直容切蓋與
此意同矣 又曰役字古或從彳五經文字言之甚詳米元章蓋知之矣故其帖文陋邦幸得君
子與遊未良歎而行役相仍作此役字是也又字說云成則操戈役則執戈余謂此役字不必從
彳止合作役字五經文字自有此役是也 楊慎曰王荆公好解字說而不本說文妄自杜撰劉
貢父曰易之觀卦卽是老鶴詩之小雅卽是老鴉荆公不覺欣然久乃悟其戲又問東坡鳩是何
以從九東坡曰鳩鳩在桑其子七兮連娘帶爺恰是九個又自言波者水之皮坡公笑曰然則滑
是水之骨也

按張有與安石論字不契作復古編力排之

唐氏精字說解 讀書志一百二十卷 佚

晁公武讀書志曰皇朝唐韜紹聖以來用字說程試諸生解者甚眾韜集成此書頗注其用事
所出壹時稱之韜知卅州日奏御 黃朝英細素雜記曰字說鳩从句鳩从欲解云鳩多欲尾
而足勾焉余少時讀字說而不解其義後因看段成式酉陽雜俎云鳩鴿交時以足相勾促鳴如
鼓翼相鬪狀往往墮地人或就將掩之取其勾足爲魅藥今觀鳩鴿羣集木上其間或有雙墮地

者以是驗成式之言果不妄而舒王於百家小說之書無所不取也唐韋注字說但云鳥名引考工記曰鸚鵡不踰濟而已其它無義蓋唐公亦未見段成式之說

楊氏時字說辨 一卷在龜山集 存

按字說己不存惟見於是書所引如空無土以為穴則空無相無工以空之則空無作無相無作則空名不立控侷真空者離人焉控異於是無中無所有耳大同者離人焉侷異於是將不能為其有耳同彼亦一是非也此亦一是非也物之所以不同口一口則非是同矣金銅金正西也土於此終水於此始銅赤金也為火所勝而不自守反同乎火童始生而蒙信本立矣方起而釋仁端見矣中中通上下得中則制命焉忠有中心有外心所謂忠者中心也洪洪則水其而大洪範所謂洪者五行也亦共而大鴻大曰鴻小曰雁所居未嘗有正可謂反矣然而大夫贊此者以知去就為義小者隨時如此而已乃若大者隨時則能以其智與事造業矣鴻從水言智工言業故又訓大易曰隨之時義大矣哉若大夫者不能克也公雖尊位亦事人亦事事松柏松華猶愧也而實亦元然華以春非公所以事上之道相視松也猶伯視公伯用謙所執躬圭者以此公用直所執桓圭者以此籠從竹徙籠內虛而有節所以籠物雖若龍者亦可籠焉冬春徂夏為天出為之入秋徂冬為人反而之天天示一而大者天也二而小者示也又曰天得一而大地得一而小義和歛仁氣以為義散義氣以為和犧牲殘而殺之和所以制物完而生之義所以始物戲自人道言之交則用豆辨則用戈慮而後動不可戲也戲實生患自道言之無人焉用豆無我焉用戈無我無人何慮之有用戈用豆以一致為百慮特戲事耳戲非正事故又為於戲傾戲之字置罷上取數備有以口下則直者可置使無貳適惟我所措而已能者可

罷使無妄作惟我所為而已終無時也無物也則無始始聽於事則聽思聰於道則聰忽矣思出思不思則思出於不思若是者其心未嘗動出也故心在內味莖藉味一草而五味具焉卽一卽五非一非五故謂之莖眾而出乎一亦反乎一故謂之藉之有所之者皆出乎一或反隱以之顯或反靜以之動中而卜者所之正也懿徽壹而恣之者懿也俊德之美也微而糾之者徽也元德之美也除有陰有陽新故相除者天也有處有辨新故相除者人也蟋蟀陰陽帥萬物以出入至於蟋蟀其率之為蟋蟀能帥陰陽之悉者也故詩每况焉紅紫紅以白入赤也火革金以工器成焉凡色以系染也紫以赤入黑也赤與萬物相見黑復而辨於物為此而已夫有彼也乃有此也道所貴故在系上工者事也此者德也豐豐者用豆之時崇高言事崇指物陰陽

無名氏字說偏旁音釋 讀書志一卷 佚

無名氏字說疊解備檢 讀書志一卷 佚

晁公武讀書志曰二書不見撰人名氏

夏氏疎古文四聲韻 讀書志五卷 存

宋史夏竦傳曰竦字子喬江州德安人以父承皓死難錄竦為潤州丹陽縣主簿繼舉賢良方正擢光祿寺丞慶歷三年召為樞密使諫官御史交章論奏詔徙知亳州授吏部尚書歲中加資政殿學士及明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累遷樞密使封英國公罷知河南府未幾加兼侍中徙武寧軍節度使進鄭國公以病歸卒諡文莊 竦叙曰臣謹按尚書正義曰科斗書古文也所謂倉頡本體周所用之以今所不識是古人所為故名古文形多類粗尾細腹狀團圓似水蟲之科斗也漢書藝文志載孝經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學之者鮮矣兩漢而下蔡中郎刻石經杜伯山得

漆書古文尙書一卷獨寶愛之又汲郡安釐王塚壞得竹策古文春秋書楚書者最精晉魏以降肆習始絕唐正元中李陽冰子開封令服之有家傳古孝經及漢衛宏官書兩部合一卷授之韓愈愈識歸公歸公好古能解之因遺歸公又有自項羽妾墓中得古文孝經亦云渭上耕者所獲其次有補闕衛包勒修三方記於雲臺觀瞿令問刻窰罇銘於營道及天臺山司馬天師漆書道德經上下篇幢龍德中羅浮道士厲山木重寫其本藏之天台玉霄藏聖宋有天下四海會同太學博士周之宗正丞郭忠恕首編汗簡究古文之根本文館學士句中正刻孝經字體精博西臺李建中總貫此學頗爲該洽翰林少府監丞王維恭寫讀古文筆力尤善殆今好事者傳識古文科斗字也臣逮事先聖久備史官祥符中郡國所上古器多有科斗文深懼顧問不通以忝厥職由是師資先達博訪遺逸斷碑窰簡搜求殆徧積年踰紀篆籀方該自嗟其勞慮有散墜遂集前後所獲古體文字準唐切韻分爲四聲庶令後學易於討閱仍條其所出傳信於世字有闕者更俟同志相續補綴比者伏遇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陛下緝熙百度宣精六藝法唐堯之稽古邁商宗之典學多能攸縱小善不遺猥錫宸旨特令進御臣久役廢書積憂傷目數四校讎尙虞舛誤干冒宸辰伏增惶越慶歷四年二月二十四日推誠保德翊戴功臣開府儀同三司行吏部尙書知亳州軍州事管內河堤勸農使兼管句本州駐泊軍馬公事開治溝洫河道事上柱國九江郡開國公食邑八千四百戶食實封二千六百戶臣夏竦謹序進 呂大臨考古圖釋文序曰古文三代之書名也小篆與而古文心至漢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壁中書及張蒼獻古春秋左氏傳魯三老獻古孝經及郡國於山川得鼎彝之銘然後古文復出孔安國以伏生口傳之書訓釋壁中書以隸定古文然後古文稍能訓讀其傳於今者有古尙書孝經陳倉石鼓文及郭氏汗簡夏氏集韻等書尙可參考 中興書目曰古文四聲韻五卷夏竦集前後所獲古文字

準唐切韻分爲四聲 鼂公武讀書後志曰古文四聲五卷皇朝夏竦撰博采古文奇字分四聲編次以便檢尋 黃伯思東觀餘論曰漢甄豐稽正古文字其一古文魯堂壁中書也其二奇字卽古文而異者也古文高質而難遽造若三代鼎彝遺篆是已奇字怪巧而差易工若漢劉棻從揚雄所學及近世夏鄭公集四聲韻所載是已今人往往不能辨之遂盡以奇字爲古文焉 洪适隸續曰魏三體石經皇祐癸巳年洛陽蘇望氏所刻題曰石經遺字卽小歐陽集古目中所有者慶歷中夏文莊公集古文四聲韻所載石經數字蓋有此碑所無者而碑中古文亦有韻所不收者則淪落之餘兩家所得自不同耳 王應麟玉海曰慶歷四年二月二十四日知亳州夏竦上新集古文四聲韻五卷古文所出書傳汗簡至鳳樓記 杜從古集篆古文韻海序曰爰自慶歷中文莊公夏竦搜求斷碑窰簡銘記文頌所得之字殆及百家上以備顧問之不通下以便後學之討閱功雖甚勤殊多舛謬 熊朋來廣鐘鼎篆韻序曰初夏氏做二徐韻例以唐韻繫古篆于時器款未備其閒鐘鼎字文缺畧頗汎取俗書以備奇字亦未以鐘鼎名 吾邱衍學古編曰夏竦古文四聲韻五卷前有序并全銜者好別有僧翻本不可用此書板多而好者極不易得韻內所載字多云某人集字初無出處不可遽信且又不與三代款識相合不若勿用然古文則無文字故前列之古文尙書係後人不知篆者以夏竦韻集成亦有不合古處 劉有定衍極曰趙明誠雖以一字石經爲中郎所書乃未嘗見一字者近世方勺作泊宅編載其弟鈞所跋石經亦爲范史隋志所惑指三體爲漢字至公羊碑有馬日碑等名乃云魏世用其所正定之本因存其名可謂謬論夏氏所注古文旣以此碑爲石經又有蔡邕石經亦非也 顧起元說略曰夏英公集古篆韻所引書目汗簡說文石經字略夏書籀韻雲臺碑讓文古孝經古周易古尙書演說文禘古文林罕集古老子山海經古史記古漢書孫彊集馬日碑集牧子文古世本義雲章古

莊子碧落文華嶽碑古孝經張揖集亢倉子古爾雅古論語古毛詩開元文李彤集古春秋古禮
記徐邈集三方碑茅君傳古樂章古周禮石柳文濟南集馬田碑銀牀頌烟蘿頌荆山文庾儼集
古月令南嶽碑陰符經王庶子碑祝尚邱韻比千墓銘衛宏字說貝邱長碑凌壇臺文季札墓銘
滕公墓銘周才字錄朱育集字樊先生碑義雲切韻羣書古文楊大夫碑天台經幢蔡邕石經王
維畫記顏黃門說庾儼字書證俗古文王先生誄彌勒篆碑楊氏阡銘鬱林序文周書大傳淮南
子上昇記王維恭黃庭經趙琬璋古字略王存父切韻張庭珪劍銘裴光遠集綴郭昭卿字指李
商隱字略崔希裕纂古邱光庭敘文鳳棲記英公所疏未備者神禹碑詛楚文顧野王玉篇謝康
樂要字苑葛洪要用字苑顏延之纂要顏真卿韻海鏡原李陽水謙卦碑新泉銘諸種 錢曾敏
求記曰慶曆四年三月夏竦新集古文四聲韻序之以進前列所引書今無一存者矣序文脫字
甚多俟博訪藏書家全本補錄之 汪立名汗簡序曰郭宗正汗簡見宋史藝文志與佩觿並列
自夏英公集古文韻而下凡小學之書無不援據 全祖望跋曰夏英公集予曾於永樂大典中
見之至其古文篆韻但見於晁子止讀書志而後此著錄家皆無有意以爲亡矣范氏天一閣有
之乃借抄焉據晉陵許端夫所爲序蓋紹興乙丑浮屠寶達重刊於齊安郡學許爲郡守因序之
寶達者劉景文之孫也景文與東坡善而寶達精於古文篆親爲摹寫其亦南嶽夢英一流矣至
於北宋所雕本當有前序而今失之然予觀是書所引遺書編入十八家以校郭氏汗簡未嘗多
一種其實卽取汗簡而分韻錄之無他長技也蓋汗簡之部居一本說文而是書則本廣韻乃絕
無增減異同於汗簡則是書雖不作可也但考宋史經籍志及玉海其時有宗室善繼者豫於汴
京石經之役亦嘗進古文篆韻一書不知其於英公所作如何而惜乎今不可考范氏又載有吾
衍續古文篆韻一卷予取視之實不過周秦古篆遺字非續韻也 天祿琳瑯跋曰竦進書序稱

慶曆四年二月結銜爲吏部尚書知亳州軍州事證之史傳適相符合史又謂竦以文學起家有
名一時朝廷大典策累以屬之多識古文學奇字至夜以指畫膚是竦於大小篆功力獨深此本
影鈔楷法皆本歐陽篆文從者如懸衡者如編頰得蔡邕書勢之妙洵可寶也 四庫全書提要
曰據吾衍學古編稱夏竦古文四聲韻五卷前有序併全銜者好別有僧翻本不可用又據全祖
望鮎埼亭集有是書跋稱借鈔於范氏天一閣爲紹興乙丑浮屠寶達重刊蓋卽吾衍所謂僧翻
本也此本從汲古閣影寫宋刻翻雕有慶曆四年竦自序卷首題開府儀同三司行吏部尚書知
亳州軍州事夏竦集是吾衍所謂前有序及全銜者矣其書以四聲分隸古篆全祖望跋稱所引
遺書八十八家以校郭氏汗簡未嘗多一種實卽取汗簡而分韻錄之絕無增減異同雖不作可
也其說固是然汗簡以偏旁分部而偏旁又全用古文不從隸體粹不易尋此書以韻分字而以
隸領篆較易於檢閱此如既有說文而徐鍇復作篆韻譜相輔而行固未可廢其一也惟其書由
襍綴而成多不究六書之根柢如親卽古親字也親字下旣云古尙書作廟又別出一窺字僞從
六爲從穴云卽古雲字也雲字旣云說文作？云字下又云王存父切韻作？卽卽古瞿字卽字
下引汗簡作瞿字下又引崔希裕纂古作界以及朝暈聞閭協叶之類不可殫數龕字引古尙
書是西伯戡黎之戡古字通也乃不併於戡字而自爲一條是由不知古文誤以一字爲二也澄
卽激字之別體采字下引雲臺碑作鏊激字下引王庶子碑作巖彩卽采字之別體采字下引雲
臺碑作采彩字下引義雲章作灑以及桐梁崇宓窺闕暮謨仙僊員圓熙與奉捧准準帽冒覓覓
之類不可殫數是又由不辨俗書誤以一字爲二也覃韻之函乃函蓋字咸韻之函乃函谷字而
並引南岳碑作冪仙韻之鮮乃腥鮮字於古當從三魚獮韻之鮮乃鮮少字於古當從是從少乃
並云古老子作龜顏黃門說作詔古尙書作龜說文訓荒爲荒蕪本爲兩字而以古尙書之荒字

籀韻之荒字並列荒字下是不辨音義以二字合爲一也等字等字三字並出說文乃惟云等字出說文等字則云出貝邱長碑古老子三字則云出天臺經幢等字出石鼓文乃云出王存又切韻籀字出說文廟字出儀禮禮字獻字籀字籀字出周禮乃並云出崔希裕纂古字出荀子公羊傳乃云出古文是不求出典隨所見而摭摭也贊字說文本作𠄎乃云出唐韻夢字說文本作𠄎乃云出汗簡燒字說文本作𠄎乃云出崔希裕纂古以及兮回冰井丑志之類全與說文相同者亦不可殫數是併不辨小篆也至於室字云季札墓銘作𠄎季札墓銘無室字怕字云古孝經作𠄎古孝經無怕字益杜撰矣他如蠱蠱銜銜等字之類相連並立猶云一篆文一改篆爲隸也至保字下云崔希裕纂古作保鴈字下云籀韻作鴈則全作隸書點畫不異更不解其何故讀是書者亦未可全據爲典要也所列韻目據自序云本唐切韻仙韻下增一宣韻與徐鉉韻譜同覃談二韻列於麻後陽前蒸登二韻列於添後咸前與顏元孫千祿字書同蓋唐制如是至齊韻之後佳韻之前增一移韻與二書又不同殆唐韻亦非一本歟是則不可考矣 錢大昕跋曰新安汪氏重刊夏英公古文四聲韻五卷前有慶曆四年進呈序蓋從汲古毛氏影宋鈔本全紹衣鮎埼亭外集有跋云是書即取汗簡分韻錄之絕無增減異同今攷汗簡所引七十一家而此書所引九十八家雖不無重複而增益已不少全所鈔得之天一閣范氏有紹興乙丑晉陵許端夫後序而無英公自序蓋別是一本恐非英公書也英公博覽好古而未通六書之原不能別擇去取故踳譌複沓較之汗簡爲甚如崔彥裕纂古多謬妄不經之字籀韻次復後人妄作精于六書者自能辯之

按竦摹古奇字分四聲編次而注所出於每字下慶曆四年二月序進卷首標列所引各書錢遵王謂近世無一存者按之雖不盡然然所見亦罕矣

鄭氏 悼方篆體 焦氏經籍志六卷 未見

蘇軾書後曰榮陽鄭悼方字希道作篆體六卷字義一篇凡古今字說班揚賈許二李二徐之學其精者皆在有未盡傳以新意然皆有所考本不用意斷曲說其疑者蓋闕焉凡學術之邪正視其爲人鄭君信厚君子也其言宜可信余嘗論學之有說文如醫之有本草雖草木金石各有本性而醫者用之所配不同則寒溫補瀉之效隨用各別而自漢以來學者多以一字考經字同義異皆欲一之彫刻采繪必成其說是以六經不勝異說而學者疑焉孔子曰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則聞爲小人而詩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則聞爲君子又曰君子周而不比則比爲不善有子曰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則所謂和者同而已矣而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若此者多矣喪欲速死欲速朽此以入字成文然猶不可一曰言各有當也而况欲以一字一之耶余愛鄭君之學簡而通故私附其後

鄭氏 悼方字義 一卷見蘇軾東坡集 未見

黃氏 伯思古文韻 見東觀餘論 佚

伯思自跋曰古文韻後政和六年冬以夏鄭公四聲集古韻及宗室善繼所廣本二書參寫并益以三代鍾彝鼎器款識及周鼓秦碑古文古印章碑首并諸字書所有合古者益之比舊本殊廣以備遺忘作隸字書者多有譌舛亦姑藏之以廣異聞觀者其自辯之十一月丙申于山陽栖鳳堂親寫十二月丙戌於廣陵瓜步舟中記之

王氏 珩字學摘要 二卷見鄞縣志 未見

寶慶四明志曰王珩字彥楚說子大觀三年進士官至宗正少卿年八十卒 樓鑰攻媿集曰吾鄉舊有五老會宗正少卿王公珩朝議蔣公瑋郎中顧公文衡州薛公朋龜太府少卿汪公思溫

小學考 卷十九

皆太學舊人宦游略相上下歸老于鄉年七十餘最為盛事

小學考卷十八終

小學考卷十九

賁政大夫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廣西南康 謝啟昆編

文字二十一

王氏楚鐘鼎篆韻 宋志二卷 佚

薛氏尚功廣鐘鼎篆韻 讀書志七卷 佚

鼂公武讀書志曰皇朝薛尚功集元祐中呂大臨所載僅數百字政和中王楚所傳亦不過數千字今是書所錄凡一萬一百二十有五 陳振孫書錄解題曰不著名氏按館閣書目此書有二家其一七卷其一卷七卷者紹興中通直郎薛尚功所廣一卷者政和中主管衡州露仙觀王楚也則未知此書之為王楚歟薛尚功歟尚功有鐘鼎法帖十卷刻於江州當是其篆韻之所本也

楊氏鈞增廣鐘鼎篆韻 焦氏經籍志五卷 存

熊朋來序曰鐘鼎篆韻自珣戈鉤帶及凡碑刻古篆皆在焉稱鐘鼎貴彝器也考工記金有六齊一曰鐘鼎之齊此鐘鼎之稱所從始魯鑄林鐘臧武仲論所以作彝器杜氏專言鐘鼎故祀器之款通曰彝類為鐘叩為鼎乃彝器之大者必有文以傳遠若鼎盤量銘於經可見已自倉頡象形推類由是形聲相推而文字生焉周公之時未改籀已有六書之教孔子之時已改籀尚存科斗之書秦法貴其國字孔氏及秦博士各藏之屋壁濟南口授猶可尋聲得字安國謂隸古定科斗書遂絕矣觀漢所得齊器周鼎柏寢之刻桐邑之銘皆有能按其款識者壁書半已誦傳既曰定其可知又曰時人無能知果不可知則隸書何憑直廢古從俗爾後曰漢求古文遂不復可得削剝簡朽乃不如近代紙墨之傳易于流布唐初盛臨摹始有以楮搨碑碣為墨本者東巡之石偃

師之榮岐陽之鼓延陵季子之墓篆石刻而墨傳然猶未有能摹鐘鼎之款者皇祐始命大常慕歷代器款爲圖三館之士不能盡識於是歐劉李呂箸錄漸廣宣和以後爲書遂多博古圖之外有宴慧開蔡天啟趙明誠榮咨道董彥遠以至黃伯思翟耆年薛尚功諸家相繼論述彝鼎古器亦多出政宣之閒物常聚於所好也初夏氏倣二徐韻例以唐韻繫古篆於時器款未備其閒鐘鼎文字缺略頗汎取俗書以備奇字亦未以鐘鼎名也政和中王楚作鐘鼎篆韻矣薛氏承龍眠之舊圖其帖始於珣戈因王楚之成書其韻謂之重廣乙卯癸亥一再脫藁宜無遺字而帖之所載韻或缺焉商鍾有釋文韻則曰無音釋石鼓已載帖韻則無取鼓自章韓過於稱許適滋羣疑翟氏評周宣遺蹟亟稱吉日碑而疑鼓刻於維字疑其不類古款於以可疑其意不逮筆於柳昂君庶等字疑其促長引短以取稱夾深疑秦篆在平馬氏疑字文周所爲然此以論篆非論韻也今爲篆韻復安問此固以多文爲富爾舊刻夏薛諸韻臨移失真昔人所以嘆烟墨而悲紙竹也臨江楊信父參訂舊字博采金石奇古之蹟益以奉符黨氏韻補夏薛所未收微余爲序其篆則夏商周秦之篆而韻則唐韻也姑以是記字爾鈿金戈帶之文一時也夾鍾昭鈴之刻又一時也由古篆下迄斯冰有不可比而同之者亦有籀古錯落散在召陵公乘之書或古文閱世而後出或後人倣古而近似審而用之存乎其人矣或曰鍾鼎韻之作以備篆刻字文爾刻符摹印亦書學之一家馬援不守章句而好論篆文當其拜伏波將軍也上書言臣所假伏波將軍印文伏字大外嚮又言成臯令印臯字從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卽一縣長吏印文不同非所以爲信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今按伏旁從犬能無外嚮之筆臯非從羊是乃諧聲之字記東觀者未有一言以辯之印文職在司空掌以少府猶或譌異況於香奩家記銅龜私印高平刻鵲瑞之章元暉奉虎兒之字私志姓字者蓋不可勝紀若嘯堂所錄其來久矣歐陽公平生惟

一字記名後儒求多焉人之好古者鮮矣於記姓名則或好古篆抑好而不能察不知其不知好者也自玉篇起說文棄俗書易籀學廢豈惟字書哉音釋行世而詩書易不復存古音韻略試士而字音不復通古韻古學雖不止字書辟如訓竹由末而至本是或一道也嘗歎漢法試吏人誦史籀之書童習倉頡之教字學猶近古也漢求能讀古字者必徵齊人以所聞伏生可以考論傳稱山東大師能言尙書齊語相授也孝宣命張敞受齊學遂能讀鼎刻以致通顯京兆餘暇遑及古書無以大其師傳杜鄴從敞子吉得緒餘亦以小學名家至于張敞受學所徵之師史乃逸其姓名謾曰齊人而已每閱漢史未嘗不爲斯人歎今信父有力於篆韻蓋書其名氏無若齊人然信父名鈞以字行 吳澄序曰倉頡字世謂之古文其別出者謂之古文奇字自黃帝以來至於周宣王二千年間中國所通行之字惟此而已史籀始略古文法謂之大篆李斯又略變籀法謂之小篆大篆古文名則三實則小異而大同今世字書惟許氏說文最先說文所纂皆秦小篆爾古文大篆僅存一二宋薛氏集古鐘鼎之文爲五聲韻雖其所據有可信者有不可信者然使學者因是頗見三代以前之遺文其功實多清江楊鈞信父重加訂正有所增益其文益愈賅矣此世所不可無之書也若其所取之或可疑兼收可備博攷而未易立談判好古之君子其審諸錢曾敏求記曰增廣鐘鼎篆韻七卷政和中王楚作鐘鼎篆韻薛尙功重廣之臨江楊鈞信父博采金石奇古之蹟益以奉符黨氏韻補所未備係篆文於唐韻下而以象形奇字等篇終焉馮子振云漢有古文尙書唐明皇以隸楷易之儒者不識古文自開元始宋景文公筆記古人楊備得古文尙書釋文讀之驚喜自爾書訊刺字皆用古文當時咸不識之遂有怪人之目信父得無亦作怪人耶此書序後有洪熙侯書籍印章摹寫精妙凡楊增俱用朱印略之以識增廣之意蓋內府所傳本也

薛氏 尚功 鐘鼎款識 宋志作歷代鐘鼎

讀書志二十卷 書錄解題十卷 存

鼂公武讀書志曰皇朝薛尚功編考古博古之類然猶為詳備 朱謀聖序曰南宋薛尚功集鐘鼎彝器款識二十卷鐘鼎韻七卷韻有刻本傳世款識則尚功手書為山陰錢德平祕藏神物流傳不專一氏庚午夏月客有持以視余余喜出殊異不惜重貲購之而不欲私為己寶也爰授梓人公諸同好而敘之曰或謂世數綿邈氏體代變古人遺蹟止見岫屨之碑岐陽之鼓及李斯碑璽而已詎知古人紀功錄德迺有鐘鼎廟堂重器必屬國能則佚籀二史遺跡在焉秦權量識者以為程邈書若在兩漢又必蕭相國李書師之徒凡此數人皆能上沿頡誦自成變化其體曰古文曰大篆曰小篆曰秦隸曰徒隸其法曰鶴頭曰蚊腳曰倒薤曰芝英曰柳葉曰玉箸上下千載變態各出一披覽間了無遁情信書家之原系考古之微鑑矣其鐘鼎韻亦析此帖而成以考單字可耳若夫信體結構自成篇章小大款正不律而合或函三而為一或附體於字跌不覩全文曷窺精意且其注釋詳覈博物之能茂先所遜蓋聞天地萬物之理具在六書六書之蹟又在此帖有識者當六經奉之不徒曰臨池之鼻祖而已篆文一卷至八卷臨川帥志摹九卷至廿卷則族人遺法自柔翰以至鍊史皆不佞聖一一指授願為薛氏忠臣者崇禎癸酉孟夏 天祿琳琅 宣公後裔之印則為陸氏可知惜未詳其名始末無考其序作于萬曆十六年稱蘇人貨古物者有博古圖錄子厚價而得之每自稱快又數年得鐘鼎款識一集與博古圖相為表裏然有鈔本無刻本意欲梓焉謀之數年因艱於摹寫之手遂不果邇年偶得松石姜君能兼諸家書又工篆隸遂以是集付之不半月而就於是遂得而梓焉云云是此書非山人所撰而序中亦未及作者

之名考采入諸書目祇載鐘鼎篆韻七卷亦無此書蓋亦以未有刊本罕傳於時也書中篆法古雅竟似從鐘鼎彝器中摹搨而出其樞印以朱不以墨亦別饒古色明版之傑出者矣 四庫全書提要曰宋薛尚功撰尚功字用敏錢塘人紹興中以通直郎僉定江軍節度叛官廳事是書見於鼂公武讀書志宋史藝文志均作二十卷與今本同惟陳振孫書錄解題作鐘鼎法帖十卷卷數互異似傳寫脫二字然吾邱衍學古編亦作十卷所云刻於江州與振孫之說亦符蓋當時原有二本也所錄篆文雖大抵以考古博古二圖為本而蒐輯較廣實多出於兩書之外其中如十六卷中載比干墓銅槃銘之類未免真偽雜糅然大致可稱博洽即以卷首商鼎一類考之若箕鼎及維揚石刻之出於古器物銘濟南鼎之出於向滌刻本皆非舊圖之所有至其箋釋名義考據尤精如攷古圖釋薑鼎云周景王十三年鄭獻公薑立此書獨從博古圖以為商鼎夔鼎銘五字博古圖云上一字未詳此書以上一字為夔字父乙鼎銘亦五字博古圖云末一字未詳此書以末一字為夔字又如博古圖釋召夫鼎銘詞有午刊二字此書作家刊博古圖釋父甲鼎銘作立戈父甲此書作子父甲又凡博古圖所云立戈橫戈形者此書多釋為子字其立說並有依據蓋尚功嗜古好奇又深通篆籀之學能集諸家所長而比其同異頗有訂譌刊誤之功非鈔撮蹈襲者比也尚功所著別有鐘鼎篆韻七卷蓋即本此書而部分之今其本不傳然梗概已具於此矣舊刻久佚此本為明崇禎中朱謀聖所刊自序稱購得尚功手書本雖果否真蹟無可證明然鈎勒特為精審較世傳寫本為善云 又曰按此書雖以鐘鼎款識為名然所釋者諸器之文字非諸器之體製改隸字書從其實也至博古圖中之因器及銘者則宜入譜錄不在此例隋志併石經入小學以刻文同異可資參考之故然萬斯大石經考之類皆但溯源流不陳字體與小學無涉今仍附之金石焉

按鐘鼎款識久無善本近阮學士元為浙江學使校正重刊其自序曰薛尚功鐘鼎款識宋時為石刻本故有法帖之名明萬曆間硃印刊本訛舛最多跋語亦刪節不全惟崇禎開朱謀聖所刻尚功原本較為可據然板本并佚傳寫滋誤今據吳門袁氏廷構影鈔舊本及元所藏舊鈔宋時石刻本互相校勘更就文瀾閣寫本補正之似可還薛氏舊觀錢唐吳氏文健明于小學審定文字以付梓人陳氏豫鍾精篆刻為摹款識高氏澄善書為錄釋跋皆一時之能事也又曰薛氏所摹石鼓文似據翦帖本故於字之缺半者不收且有顛倒之處至於刻本鈔本摹寫多謬更不勝計今夏摹刊天一閣北宋搨本置之杭州府學因屬儀徵江氏德地據彼校此注其誤於字旁以祛學者之惑時嘉慶二年閏六月

洪氏運隸釋 直齋書錄解題二十六卷 存

宋史洪皓傳曰皓字光弼番陽人子适字景伯皓長子也幼敏悟日誦三千言紹興十二年與弟遵同中博學宏詞科後三年第選亦中是選由是三洪文名滿天下改祕書省正字乾道元年五月遷翰林學士仍兼中書舍人六月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十二月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未幾乞退既而臺臣復合奏三月除觀文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尋起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再奉祠淳熙十一年薨年六十八諡文惠 适自序曰秦廢古訓而官獄多事乃合下杜人程邈作小篆而逸復獻隸書所以施之徒隸趨簡易也亦曰佐書漢魏之際蔡邕鍾繇梁鵠邯鄲淳俱有書名後魏鄴道元注水經漢碑之並用者始見其書蓋數百餘陵遷谷變火焚風剝至宣政和間已亡其什八本朝歐陽公趙明誠好藏金石刻漢隸之著錄者歐陽氏七十五卷趙氏多歐陽九十三卷而闕其六自中原厄於兵南北壤斷遺刻耗矣予三十年訪求尚闕趙錄四之一而近歲新出者亦三十餘趙益未見也既法其字為之韻復辨其字

為之釋使學隸者藉書以讀碑則歷歷在目而咀味菁華亦翰墨之一助唯老子張公神費鳳三數碑有誤人名氏若華山亭為衛覬之文見於它說者財一二爾其文或險而難解澀而太鑿者譬之紀甌部鼎皆三代勳存之器具剝缺不成章與魏初之文數篇附於後如斷圭殘璧亦可寶自劉熹賈逵已下字書不足取者皆不著乾道三年正月八日 又适跋丙申修改隸釋曰隸釋成書十年矣再因考古始知楊司隸名渙不名厥張元益是偉伯之孫王曜非劉寬故吏膠東廟門是兩碑石勤詩非費鳳碑陰校官碑以孤竹為孤竹之類增改千有餘字除去者數板淳熙丙申息祕官山陰遂正之 又适淳熙隸釋跋曰右淳熙隸釋目錄五十卷乾道中道始萌芽十餘年閒拾遺補闕續卷寢多鄧江史直翁溪李秀叔一再添刻南蘭陵尤延之自秋浦錄板碑助蘇臺范至能以越本棗於蜀前後增加律呂乖次合而一之得聖賢嶽瀆祠廟四卷石經一卷旌孝講德一卷河渠橋道二卷阡表擴銘十六卷雜刻三卷甄文物欵識二卷魏吳蜀晉三卷譜一卷圖式八卷水經一卷歐趙說六卷碑鄉一卷凡碑板二百八十五甄器二十七某久垂意古學見之訢然命掾輯舊板去畱移首末整整一新傳之將來或不束之高閣勞動心目可無憾焉辛丑十月 員與宗蒼洪丞相問隸釋書曰某齋沐再拜判府丞相大觀文先生邇者伏奉鈞教忘其不肖咨以川蜀兩漢碑墨之所從出及古文奇字至於種種旨意滄復被教之初伏念旬時至於今茲既月乃日矣非不能答懼不能詳也不詳則遂虛大君子之誨是以臨發輒已發則不敢不謹也敬再拜以對恭維丞相於時為通儒於名位為獨絕於經誼則闕而深於史學則博以嚴於箋傳集類兵家曆法農工圖記星官醫藥之書與夫釋老異家之所傳授經目則無所不攷攷則無所不詳今則擁百城坐大鎮自公之暇向恐日月之易窮念說刻謬書病之耳目且欲一而新之也則又取周秦已來聖賢英烈魁雄之士名世者彙章高畫鼎篆分隸之文荒林遠野祠饒

家刻之實約其義而黜其表剖其原而博其趨題端跋後解蔽徹疑丞相衛道博古可謂篤也已矣近世所無有也然丞相所以下詢數十條者文有主字有體意各有出謹先具其知者略其不知者蓋不敢以不知爲知是不欺於門下也竊觀廣漢巴郡蜀郡漢中益州犍爲皆漢故郡也郡所發之碑皆漢故物也自巴郡太守張納功德敘故在巴郡巴今利州路也然漢之巴郡則在夔之忠州張飛客嚴顏嘗爲巴郡太守乃夔之巴郡爾似與張納少異也今當以漢之巴郡爲正自廣漢屬國李翊碑在今渠州蜀郡屬國李夫人碑亦在今渠州觀此二碑疑若夫婦也一云廣漢屬國又一云蜀國都尉夫人其名位俱不同矣近得廣漢屬國侯夫人碑侯音候字從候漢有衛侯北軍中候是也從省文而此眞翊妻耳但不知丞相所收所謂都尉李夫人者與此少異乎若其無異則爲翊妻明矣自司隸校尉楊厥開石門碑按楊君石門碑云楊君厥字孟明汝楊君名石略武都太守李翊析里橋都閣銘石門者與元早山之東也今厥碑在褒城斜谷前人亦謂之褒谷蜀使五丁開道是谷矣析里橋都閣銘在利州西路興州趨武道上武都漢白馬氏之地今階州卽武都也碑立於波夷江對至今猶儼然漢之巴郡乃今忠峽之地而巴郡太守樊敏碑乃在西路雅之右焉益州乃今犍爲瀘敘之地而益州史高頤碑乃在雅之嚴道永元磨崖碑雖在嘉之夾江有字無志猶唐蒙入蜀碑雖亦嘉之龍渡今有額無碑也如此可憾者甚眾斯不可以筆舌盡矣丞相所詢之碑凡二十有五今所知者凡十有六大都見於別錄不知者凡九丞相所未及詢者又有五焉東漢爲將軍碑在岩渠碑字爲眾隸之冠蜀之先達皆咨其法焉建武何君碑近世鋤墓者得之比眾碑爲最在雅之嚴道又得大夫碑大夫者褒也在今資州資陽縣聞好事者竊去矣黃龍甘露碑隸法可觀碑亦稱之眉州故石也一大家能有之去而不出是必不凡矣歛州梓潼道上有雙闕或云孝廉闕或云使君闕高二十尺有咫比王稚子表者爲壯大夫

士過則必式信其古也此五者丞相宜有以咨不得則有以求焉可也今先以數種呈納昔王回深父嘗集故蹟遺文曰物莫壽於金石金石誠壽矣然猶不足以保其外予嘗閱古鐘鼎舊家碑碣之文以證諸史及他傳記衰頹功德雖不可盡信而於年月名氏山川風俗與其一時文采雅度有得其詳而史傳追述乃其槩耳曩所聞者磨滅殆盡今所聞者後數百年又磨滅者幾何也故采其備者首尾以編之彼深父切切有意於古至於拂性苦形收拾亂墜守之以勇而求之以不止自金石而詮爲信書宜其學之充博也是以歐陽子咨之以集古之半訪之以髮羅鼓之異事實之以汝陰顏氏之遺蹟蘇子容叩之以表三老之故碑而宋次道呂縉叔原父子原叔之徒望風屏氣直不敢與之抗也稽古之功其可畏乎且回以一士稽參散逸猶能傳當時而信後世況以相國大臣窮研廣索科條畢理稠重畢去斯亦可以左摩史蔡右悉鍾張矣誠集古編所謂有力而好好而至者近世之所無有也丞相既有之矣又篇末有曰請益之詞且君子有道有位有窮卑而道有精粗得道之至者識道以明是以天下求用不置故名位一切不施乎此自非然者上下之分安可亂也丞相今略名徇道於是至矣然某非求用不置者也傳曰借聽於壘求道於育壘音何有而君子乃求借之乎然盛意不可以虛辱念終不言則愧且無日矣丞相所引若隸碑之堯祠請雨碑所謂隴所謂二九之戒所謂名曰咸池之歲所謂禱隋在公之字所謂兼齒雅之說所謂闕情所謂年壽所謂五六六七訓道若神之義蓋漢之士習漢之故去先王爲未久也宗廟朝廷之閒大羹之敦元酒之尙疎越之音風氣瀟灑是以出言有稽皆無章句以破壞其體則宜其字語之可觀也其轉象旁訓若異而實同不可不察淮南訓鱸魚爲異魚集韻亦以爲然魚從古乃古義也碑云二九之戒蓋年數也張平子東京賦元謀設而陰行合二九而成諱宜其戒也薛綜注曰元成也謂王莽之謀陰行十八年故曰二九也然則是隸其在建武永平

之後舊碑載歲在戊午名曰咸池一也而名則有四以星名者司馬天官書咸池曰天五潢晉志咸池曰魚圍是也有以地名者劉安曰日入暘谷浴咸池是也有以樂名者莊子黃帝奏咸池是時者乎碑云禕隋在公取詩委施委施退食自公之義也不曰委施而曰禕隋乃韓詩內傳解直禕隋三蒼注云行步依動貌也漢字通訓蓋千百矣如解后不害爲邂逅之類委隋豈害爲委施者乎牟壽者眉壽也齒雅者齒牙也儀禮凡紀者眉作牟禮記引君牙然則隸文爲兼究齒雅永享牟壽者牟爲眉雅爲牙其義可決凡情覆後巾也東漢志云耳宜闕幘爲傳講之巾也至若咀嚼七經五六七訓導若神之義非吾夫子不可當也五六者三十六者四十二也豈非謂七十二子乎書五六六七之云猶左氏謂二五之偶漢書謂四七之將碑從瘦辭所以爲法也先儒曰六籍熄於戰國焚於秦逮於後世學士不見中間之信說而欲特立一家之學者果自能哉吾未之見也借是而論則稽事博者其要必正用功深者其傳必遠凡取信於史傳之錄者舉未必真今吾得之千載之藏碑樹豕刻之間則無不真是誠可信者也且以唐逮今未能五百餘歲若依載傳攷之則年位歲次名氏圖牒山川風域成敗之由參錯不齊若十指然况唐以前其失可名也哉是則碑不可以不徵傳不可以不信也某近述史考差失近數千條是皆史氏口傳耳剽一取小家浮剝之失病至於是而何有於本事然則丞相徵碑之功下詰眾史猶羣星之一月矣甚盛甚盛丞相於道學史法兩見其備味眾人之不味其功卓矣此門下若不肖所以欲附名於言端而託諸不朽也詩云歧子望之傳曰伊其稽首不其有來乎度旦夕裝治復歸太庭敢致稽首有來之願而申歧子望之心獲卒所聞於前斯又大幸也尺札奚宣所悃哉惟丞相所以察不備王林野客叢書曰洪氏集漢人碑刻爲隸釋甚有補於後學然亦間有意未到處如郝閣

頌行理杏嗟則釋爲行李僕按左傳昭公行理之命杜預注云行理使通問者洪以行理爲行李不爲無據然釋以行里亦似意順蓋言行道之人皆咨嗟不止使人而已古者理里字通用又如柔遠而邇而字無釋僕疑而字借用能字耳耐卽古能字也蓋漢人書字有增偏旁者如書英爲瑛損偏旁者如書繼爲繼之例是也增玉爲瑛損系爲隱又安知此碑不以理爲里而爲耐乎又鄭固碑有逡遁退讓之語洪氏謂用史記引賈生逡巡遁逃之語僕謂非用史記之語蓋用前漢外戚傳太伯逡遁固讓之文爾逡遁卽逡巡之義合讀爲逡循而洪氏謂合讀如本字僕謂雖逡遁逃賈生有是語今單讀爲逡遁於文勢順乎按前漢敘傳曰不疑逡遁致仕外戚傳曰太伯逡遁固讓平當傳贊曰平當逡遁有恥師古注逡讀與巡同此可驗也管子亦曰蹇然逡遁又仲秋下旬碑曰爰茲衰微三命縮羸背尔嬪儷孤嗣單煢洪氏謂爰茲衰微三命縮羸者知其嘗貢選也背尔嬪儷孤嗣單煢者知其有妻孥也僕謂三命者卽陰陽家五星三命之說猶言壽命短促也嚴訢碑亦云經設三命君其央孫根碑云羸縮有命不可增損卽此意也洪謂貢選之說其指似迂張萱疑耀曰隸有古隸有今隸今之楷書卽今隸也世言隸創於王次仲又言創於程邈皆秦世也羅長原曰宋時臨淄人有得齊胡公之銅棺前和隱起皆爲今隸則隸書秦以前已有之矣水經注亦云隸自出古非始於秦錢曾敏求記曰隸釋二十七卷隸七百一十餘葉杜村先生手筆雲浦子盛時泰題於後古人於書率多自鈔相傳徐髯仙有宋槧本甚精妙後歸毛青城載還蜀中前輩好書風流洵可慕也天祿琳琅曰宋中興藝文志稱迺取古今石刻法其字爲之韻辨其文爲之釋以辨隸書曰隸釋陳振孫亦稱年來北方舊刻不可復得覽此猶可慨想此本雖非宋槧撫印不精而其書則固足重也四庫全書提要曰是書成于乾道二年丙戌迺以觀文殿學士知紹興府安撫浙東時也明年正月序而刻之周必大誌其墓道云耽嗜隸古爲

纂釋二十七卷者即指此書其第遺序婁機漢隸字原云吾兄文惠公區別漢隸為五種書曰釋日續日韻日圖日續四者備矣惟韻書不成又适自跋隸續云隸釋有續凡漢隸碑碣二百八十有五足跋涑熙隸釋後云涑熙隸釋目錄五十卷乾道中書始萌芽十餘年間拾遺補闕一再添刻凡碑版二百五十有八然乾道三年洪邁跋云所藏碑一百八十九譯其文又述其所以然為二十七卷又涑熙六年喻良能跋云公頃帥越嘗蒼粹漢隸一百八十九為二十七卷是二跋皆與是書符合則其自題曰涑熙隸釋者乃兼後所續得合為一編今其本不傳傳者乃隸釋隸續各自為書此為萬曆戊子王雲鷺所刻凡漢魏碑十九卷水經注碑目一卷歐陽修集古錄二卷歐陽棐集古目錄一卷趙明誠金石錄三卷無名氏天下碑錄一卷與二十七卷之數合每碑標目之下具載鄼歐趙三書之有無歐趙之書第撮其目不錄其文而自書為考隸而作故每篇皆依其文字寫之其以某字為某字則具疏其下兼核著其闕切史事者為之論證自有碑刻以來推是書為最精博其中偶有遺漏者如衛尉卿衡方碑以寬懷為寬懷以聲香為馨香以邵虎為召虎以疠為瘧誼為謚以尅長尅君為克長克君以蹇蹇為蹇蹇以樂只為樂旨白石神君碑以幽讚為幽贊以無置為無疆潛研堂金石文跋尾均舉其疏又其小有紕繆者如鄭固碑遂遁退讓适引秦紀遂巡遁逃釋之按管子桓子蹇然遂遁漢書平當傳贊遂遁有恥蓋巡與循同而循轉為遁集古錄云遁當為循其說最協适訓為遁逃殊誤武梁祠堂畫像武氏不著名字适因武梁碑有後建祠堂彫文刻書之語遂定為武梁祠堂案梁卒於桓帝元嘉元年而畫像文中有魯莊公字不諱改嚴則當是明帝以前所作金石錄作武氏石室畫像較為詳審适未免牽合其詞至唐扶頌分邾之治語案公羊傳自陝而東者周公之陸德明釋文曰陝一云當作邾古洽反王城邾邾則古有以分陝為邾者适以為用字之異非也李翊夫人碑三五末兮衰左姬據山海

經剛山多菜木水經注漆水下有菜縣菜水菜渠字皆作菜隸從菜省去水為未适以為即末字者亦非也然百醇一駁究不害其宏旨他如楊君石門頌楊慎議其不識遂字考之碑文正作鑿石別無遂字是則慎杜撰之文又不足以為适病矣 汪日秀跋曰右隸釋二十七卷宋丞相洪文惠公适景伯氏所著也上自建武迄於黃初青龍而以典午所刊張平子一碑殿之自劉熹賈逵以下悉棄不錄徵引辨證視歐陽趙氏兩書尤為精覈焉古之士珍如球璧特是書易隸為楷轉寫至易謁舛又漢人作隸往往好假借通用或加或省或變或行奇古詭怪中雜篆籀不知者妄加改竄愈失鄱陽之舊每一展卷真有若玉局所云如箝在口者也余從金閭借得傳是樓鈔本悉心讐勘較之明季鏤板大相逕庭於馮緄碑補三十字孫叔敖碑補三十八字武梁祠堂記補十二字西老神坐神祚机增入綺里季一行至武梁碑明刻脫去碑文止存其末數語及銘文而誤以武斑碑釋文闕入又缺其後一段魏公卿上尊號奏及受禪表二碑前後互相錯簡竝一為之釐定增補復以隸韻字原石墨鐫華金薤琳瑯諸書參攷得失偏旁點畫尤多所訂正其無可據依者悉仍其故以示傳疑之意雖不能無毫髮遺恨然於盤洲老人盱衡擊節輟食罷寢之苦心或庶幾表章萬一云爾歲在疆圉作噩壯月上澣

洪氏 通隸續 直齋書錄解題二十一卷 存

适自跋曰隸釋有續前後二十一卷乾道戊子始刻一卷於越涑熙丁酉姑蘇范至能增刻四卷於蜀後二年雪川李秀叔又增五卷於越明年錫山尤延之刻二卷於江東倉臺而輦其板歸之越延之與我同志故鄭重如此凡漢隸見於書者為碑碣二百五十八藝文物款識二十二魏晉碑十七款識二欲令數書為一未能也今老矣平生之癖將絕筆於斯焉庚子十一月 洪邁序曰吾兄丞相番陽公安撫浙江東道部郡七治所臨會稽部縣八西接行在所東際海南拊百

粵之區地大物眾繁榮一都會也處之踰年兵民兩安山頭水厓如立庭戶不能稱過使客飾厨傳又不能蒙子公力作長安書獨於隸古之習根著膠固手追心摹今三十餘年得黃金百如視涕唾卽獲一漢刻津津然盱衡擊節輟食罷寢摩挲而謹讀之意世閒所謂樂事直無以右此者喟然嘆曰天下奇寶也吾顛鄉而獨美之爲不仁空篋中得所藏碑百八十有九譯其文又述其所以然爲二十七卷曰隸釋書法不必同人視之無以也則皆毛舉十數字刊諸石曰隸續其字同其體異參差不齊則倚而彙之曰隸韻龍龜爵麟九尾之狐琮璜璋圭名物怪奇凡見於扁額者各肖其象曰隸圖亦既釋之而又得之則列于廿七卷以往曰隸續大氏皆祖東漢時其高出西京浸淫以及魏晉者率不能什一搜羅相粹蓋不遺餘力矣自篆捷于漢而爲隸變于魏八分於晉宋隋唐之間以分視隸由康瓠之與周鼎也而唐人篤好之漢法益亡杜子美之詩云倉頡鳥跡既茫昧字體變化如浮雲陳倉石鼓又已訛大小二篆生八分又曰中郎石經後八分蓋蕉萃則涇渭雜糅以分爲隸雖子美有所不能知吾兄一旦發千古之祕藏悉主張是使蔡中郎復生見此數者當復有得異之嘆兄嘗三上奏天子乞身歸輒奉詔不許尙留不已懼其汗南山之竹云乾道三年十二月十八日 喻良能題曰古涪熙隸續觀使大觀文番陽公所撰也公頃帥越嘗會粹漢一百八十九爲二十七卷曰隸釋續有得者列之十卷曰隸續既墨于版亦已詳矣猶以爲未也復冥搜旁取又得六十有五爲九卷所謂毫髮無遺恨者書成下示門下士良能良能既得之敬白安撫大資吳興公公一見大喜謂可開覺後學乃命鏤之堅梓以侈其傳噫嘻番陽公之好古吳興公之樂善俱極其至槩之古人可謂無媿也已涪熙六年八月十七日 中興藝文志曰适取古今石刻法其字爲之韻辨其文爲之釋以辨隸書曰隸釋隸續 陳振孫書錄解題曰凡漢刻之存於世者以今文寫之而爲之釋又爲之世代譜及物象篆碑形式悉具之

魏初近古者亦附焉年來北方舊刻不可復得覽此猶可慨想 錢曾敏求記曰隸釋有續前後二十二卷乾道戊子始刻十卷於涪熙丁酉姑蘇范至能增刻四卷於蜀後二年雪川李秀叔又增五卷於越明年錫山尤延之刻二卷於江東倉臺而輦其板合之越此景伯之自題若是嗟乎一書之付剞劂遼緩歲月以潰於成奈何世罕其傳元泰定閒刻本亦止前七卷知此書之亡來久矣景伯又集字同體異參差不齊者倚聲而彙之曰隸韻子家有其半洵宋榻中之奇寶也 四庫全書提要曰适旣爲隸釋又輯隸續得諸碑依前例釋之以成是編乾道戊子始刻十卷於越其弟邁跋之涪熙丁酉范成大又爲刻四卷於蜀其後二年己亥德清李彥穎又爲增刻五卷於越喻良能跋之其明年庚子尤柔又爲刻二卷於江東倉臺輦其版歸之越前後合爲二十一卷适自跋之越明年辛丑适復合前隸釋爲一書屬越帥刊行适又自跋之所謂前後增加律呂乖次命掾史輯舊版去畱移易首末整整一新者是也然辛丑所刻世無傳本隸釋尙有明萬曆戊子所刻隸續遂幾希散佚朱彝尊曝書亭集有是書跋曰范氏天一閣曹氏古林徐氏傳是樓合經堂所藏皆止七卷近客吳訪得琴川毛氏舊鈔本雖殘闕過半而七卷之外增多一百十七翻末有乾道三年适弟邁後序云云蓋自彝尊始合兩家之殘帙參校成編後刊版於揚州卽此本也據喻良能跋云續有得者列之十卷曰隸續既墨於版復冥搜旁取又得九卷則當時所刻實止一十九卷朱彝尊因疑其餘二卷是所謂隸韻隸圖者然洪邁跋稱亦旣釋之而又得之列于二十七卷以往云云則隸續當亦如隸釋之體專載碑文此本乃第五卷六卷忽載碑圖第七卷載碑式第八卷又爲碑圖第九卷十卷闕第十一卷至二十卷又皆載碑文第二十一卷殘闕不完而适自跋乃在第二十卷尾蓋前後參錯已非原書之舊矣考彝尊所云七卷之本乃元泰定己丑寧國路儒學所刻較今所云揚州本譌誤差少然殘闕太甚今仍錄揚州之本而以

泰定本詳校異同其殘闕者無可考補則姑仍之焉 汪日秀跋曰洪文惠公既著隸釋其續得於成書後者復列爲二十一卷曰隸續凡漢魏晉之碑碣石經儀禮左傳之遺文磨崖石闕神道之題字石壁石室之畫宅舍墟墓之甃刀鏡鼎壺鉦鐙槃洗栴梓板函鐵盆壽樽官壑之銘識石羊石虎之刻莫不罔羅而會粹之願是書在當時先刻十卷後范至能李秀叔諸公續爲鏤版足成之公自言欲合數書爲一而未果疑當時所梓尚非定本若近世所流傳者并非當日原本故喻氏之跋所稱卷數與公後跋不符至隸圖本自爲一書後人乃闌入此書內其中下二卷復編次舛錯莫可考正予得金風亭長鈔本以校近刻多所增益其譌脫處仍不能不相沿襲未足稱爲完善然麒麟一毛虬龍片甲公於漢字之畱遺於後者猶不勝鄭重而愛惜之則今日於公之書其爲可寶貴當何如也因并以付之梓乾隆戊戌八月

洪氏 隸纂 十卷見洪适盤洲集 佚

适跋曰東都隸刻今其存者幾二百雖工拙規圓不同猶植梨橘柚味皆可以適口四十年來中原入於敵石毀於爐好古之士不能多藏而悉見每介子嘗韻分其字爲七卷釋其文爲三十七卷尚患筆意不傳則擇其點曳不闕者鑄之以爲纂得十卷一代法書亦足以窺其髣髴矣

洪氏 隸韻 讀書附志七卷 今本 二卷 缺

盧文弨序曰汪君太完得宋榻洪景伯隸韻已不全止第三卷下平聲上第八卷去聲下計此書當有十卷今僅得五之一耳景伯氏之序隸釋也曰既法其字爲之韻復辨其字爲之釋則隸韻當成在隸釋之前今隸釋之書尚不絕於世太完又重雕以行傳益廣矣唯隸韻見之者尠或已疑其失傳今太完得其不全之本而追溯其所由則嘗爲商邱相宋文康家所藏宋之後人爲豪所奪繼遭斥賣市司不能各歸其部零星散售故太完所得僅此而其餘不知歸誰氏矣汪君之

意必欲得其全而後快若徒祕藏之則人無從而蹤跡之將離者遂不可復合此書爲前哲精神所繫必尙在天地間故立意卽刻此二卷以傳示海內苟得其餘本者或力能則取汪君之書摹刻於其所藏本而書全或卽以其所藏畀汪君使彙刻之而書亦全余亦日夜望之夫是以表白其意而亟爲海內告也夫隸生於篆篆有說文蓋集蒼雅之學而成自程邈始爲隸書而買魴以三倉之書亦皆爲隸字漢人碑版大率用隸爲多篆書難成隸書易就以其傳浸廣後人於繁者刪之疏者補之字益多於前矣徐楚金嘗以說文纂爲韻補以便檢尋顧說文自小篆之外不過兼載古文籀文其他異同亦僅一二而已繼之者夏英公之古文四聲韻於是篆書亦汎濫矣隸書至猥多尤不可不有所薈粹景伯氏始奮然采而爲此書當時所見搨本自比今之闕壞尙少故其所見也博其摹之也眞卽其中有彼人自出新意變亂古法者盍過而畱之以待夫學者之自擇或乃槩譏隸爲俗書之所自始考鄭元水經注人有發古篆其棺前和題齊太公六代孫胡公之棺唯三字是古餘皆隸字則自周以來隸已與篆並行安可專歸咎程邈哉近世有顧藹吉者爲隸辨一書亦以四聲分之未知本於洪氏邪抑闡與之合也吾嘗聞取以校隸釋頗有點畫不同者然以吾意推之隸釋傳錄不一手若洪氏所手摹必無失眞者洵乎此書之不可令其當吾世而遂湮沒也人之欲善誰不如我吾於太完卜之已乾隆五十有九年十月十七日

劉氏 隸韻 見洪适盤洲集 佚

洪适書劉氏隸韻曰予初見劉氏子隸韻紀元凡隸釋碑刻無一不有驚其何以廣博如是及觀其書乃是借標題以張虛數其間數十碑韻中初無一字至他碑所有則編次又甚疏略古碑率多模糊辨之誠爲難予因作隸釋目爲之昏孔宙碑南畝孔儘王純碑粥糜凍餒文理判然此書乃以畝作敏以糜作麋此類亦不一漢人專以假借爲事韻中略不表出學者何考焉

無名氏漢隸分韻 四庫全書目七卷 存

四庫全書提要曰漢隸分韻七卷不著撰人名氏亦無時代考其分韻以一東二冬三江等標目是元韻非宋韻矣其書取洪适等所集漢隸依次編纂又以各碑字迹異同縷列辨析考吾邱衍學古編有合用文集品目一門其第七條隸書品中列有隸韻兩冊麻沙本與隸韻為一副刊此隸韻屬劉球碑本隸韻十卷字體不好以其冊數少乃可常用之故列目於此云云疑即此本顧藹吉隸辨序稱別有漢隸分韻字既乖雜述復醜惡其詆謫此書與吾邱衍略同然二人第以書迹筆法論耳要其比較點畫訂正舛悞亦有足資考證者前人舊本寸有所長要未可竟從屏斥也

翟氏青年籀史 直齋書錄解題二卷 存

陳振孫書錄解題曰翟青年伯壽撰哀諸家鐘鼎圖說一編頗有攷究 四庫全書提要曰宋翟青年字伯壽參政汝文之子別號黃鶴山人是書首載宣和博古圖有紹興十有二年二月帝命臣青年云云蓋南宋初所作本上下二卷歲久散佚惟嘉興曹溶家尚有鈔本然已僅存上卷今藏弄家所著錄皆自曹本傳寫者也王士禛嘗載其目於居易錄欲以訪求其下卷卒未之復知無完本久矣其以籀名史特因所載多金石款識篆隸之體為多實非專述籀文所錄各種之後皆附論說括其梗概於岐陽石鼓不深信為史籀之作與唐代所傳特異亦各存所見然未至如金馬定國堅執宇文周所作也所錄不及薛尚功鍾鼎彝器款識備載篆文而所述原委則較薛為詳一書相輔而行固未可以偏廢其中所云趙明誠古器物銘碑十五卷皆古器物銘而無石刻當於金石錄之外別為一書而士禛以為即金石錄者其說殊誤豈士禛偶未檢金石錄歟

無名氏奇字訓釋 讀書敏求記一卷 存

錢會敏求記曰奇字訓釋一卷書成於宋孝宗淳熙戊申不著名氏萬花谷後附者非完書覽者其辨之

鄭氏樵象類書 十一卷見玉海 未見

鄭樵六書略曰臣六書證篇實本說文而作凡許氏是者從之非者違之說文形也以母統子廣韻聲也以子該母臣舊作象類書總三百三十母為形之主八百七十子為聲之主合千二百文而成無窮之字說文定五百四十類為字之母然母能生而子不能生誤子為母者二百十類王應麟玉海曰象類書十一卷論文字象類謂獨體為文合體為字文有八象字有六類八象不至則有假借之文六類不及則有假借之字又論梵書三卷

小學考卷十九終

小學考卷二十

資政大夫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廣西南康謝啟昆編

文字二十一

婁氏機漢隸字原直齋書錄解題六卷存

洪邁序曰漢隸字原六帙檇李婁君彥發所輯也其書甚清其抒意甚勇其考績甚精其立說甚當其沾丐後學甚篤凡見諸石刻若壺鼎刀鏡盆槃洗篋著錄者三百有九起東京建武訖鴻都建安殆二百年濫觴于魏者僅三十而一光和骨立開元景貞點畫之鑪錘法度之突奧假借之同而異發縱之簡而古合蔡中郎諸人筆力神通之妙皆聚此編憶吾兄文惠公自壯至老耽癖弗懈嘗區別為五種書曰釋曰韻曰圖曰續四者備矣唯韻書不成以為蠹竭目力于摹寫至難感且旦而求之字字而做之雖眾史堵唐孫甥魚貫不堪替一筆也功之弗就使獲觀是書且悉循其隸釋次第志之所底不約而同正應憮然起立與不得並時之歎彥發曩歲有班馬字類突過諸家漢史之學予嘗序之矣今此帙刊于高明臺方通守吾州朱墨鮮暇趣了官事竟輒蕭然一室中廝與側睨但見其放策欠伸搔頭措眼而用心獨苦之狀固所不克知彥發汗學有原委工詞章身端行治名最三吳而諸公貴人不解收拾使周鼎幹弁與康瓠等子頃備侍從承清問于燕閒宣昭聲光宜不辭費顧亦不能一出諸口心焉負愧聊復再暢敘以自釋云慶元三年十二月朔日陳振孫書錄解題曰婁機謨以世所存漢碑三百有九韻類其字魏碑附寫焉者僅三十一字首為碑目一卷每字先載今文而以漢字著其下一字數體者並列之皆以碑目之次第著其所從出洪邁作序四庫全書提要曰宋婁機字彥發嘉興人乾道二年進士寧宗朝累官禮部尚書兼給事中權知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進參知政事提舉洞霄宮事蹟具宋史

本傳其書前列攷碑分韻辨字三例次碑目一卷凡漢碑三百有九魏晉碑三十有一各紀其年月地人書人姓名以次編列卽以其編之數注卷中碑字之下以省繁文次以禮部韻略二百六部分爲五卷皆以眞書標目而以隸文排比其下韻不能載者十四字附五卷之末終焉其文字異同亦隨字附注如後漢修孔子廟禮器碑內韓明府名敕字叔節歐陽修謂前世見於史傳未有名敕者而此書引繁陽令楊君碑陰亦有程敕以證集古錄考核之疏又若曲江之爲曲紅引周憬碑遭罹之爲遭離引馬江碑波障之爲波障引孫叔敖碑委蛇之爲禕隋引衡方碑於古音古字亦多存梗概皆足爲考證之資不但以點畫波磔爲書家模範已也

宋氏季子重校漢隸字原 六卷見蘇平仲文集 佚

蘇伯衡敘曰重校漢隸字原六卷臨川宋季子所輯不鄙伯衡以序見屬其書伯衡雖未之見觀其自序季子之輯是書也夫豈一日之力伯衡於隸法初不通曉何以言哉雖然魯壁科斗之書出孔安國爲隸古定非漢始有是隸也自秦人變篆以便隸胥則隸固權輿於秦矣而謂漢隸爲字原何哉隸雖肇於秦至兩漢而法度斯備點畫俯仰之勢脫去篆分之意遂成一代之文崔子玉蔡邕及鍾繇諸人傑然以之名家百世之下咸取則焉雖總謂之漢隸可也雖謂漢之隸爲隸字之原亦可也經涉世代不免人用其私智徇於今之厚徵於古之略臨學之家徂于習熟承其譌而踵其謬所從來久矣篤志於古學游心於藝事者不本諸漢烏乎本哉夫本諸漢豈曰漢之去古未遠云乎亦惟漢法六體書試吏蒼頡之教史籀之學夫人誦而習之字學猶近古也是以有取焉耳蓋書之體雖殊總其實不越乎六書而已六書既通參伍以變觸類而長極文字之變不能外焉故士惟弗學學必先六書尙論書法之原舍是則何以哉世人下筆往往與古背馳而流於俗謬者六書之學弗講也固之以周衰重之以秦水保氏之所掌小學之所教雖不可考也

而說文解字字序等書猶有足徵焉者誠能反本循原而求之於斯其於形聲事意轉借之辨何至於昧文字字母聲音之原何至於迷波磔點畫偏傍位置之類復何乖之有然則隸法雖備於漢而所以觀其會通以極乎書之爲書者其可畫漢而遽止哉此宋儒婁機字原之所由作而季子之所以重校也歟韓愈氏有云無迷其途無絕其原祖述兩漢途之迷者希矣根柢六書原之絕者希矣雖以之盡古今之書綽然有餘裕矣豈惟隸哉豈惟隸哉漢求能讀古書者必徵齊人以所聞伏生事以考論也季子生車書混一之代年學俱富志于稽古推其餘力重校此書其有關於字學之大者世惟無事考文則已尙有事於考文將於是乎徵焉抑聞孝宣命張敞受齊學遂能讀鼎刻杜鄴從敞子吉得其餘亦以小學名家至於敞受學之師史乃逸其姓名君子憾焉今季子述其承傳之自甚悉使人觀其書而知其師亦賢於敞也已矣 宋濂序曰隸之源何始乎曰秦皇時程邈減小篆爲之便於隸佐故名曰隸書然未有點畫俯仰之態故西京之世金石刻鮮用之至東漢時賈魴以寫三蒼其法方大行勒諸碑碣者多紛紛隸書矣考洪适之所輯兩京僅一二見東漢則不啻數百如是則謂之原於漢亦可也曰漢非也而秦亦非也按齊之胡公太公六世孫先秦皇四百餘年後有發其臨淄冢者棺上有文隱起字與漢隸正同由是而觀非秦也原於周也邈則推廣之耳雖然非周也曷爲知非周也使臨淄之棺不發孰不謂其必始於秦哉先秦皇四百年已有隸書矣又焉知先胡公四百年果無之哉去古既遠人無由稽其詳爾濂竊意伏羲之畫八卦卽字之本原蒼頡衍而爲古文共五百四十言列於許慎說文每部之首蓋與篆籀似無大異此固篆籀之變因之而相生豈隸書偏有待於後世耶夏殷以來諸侯之國各有其書其體制或殊或一或可辨或不可辨然亦不越乎六書甚若沿襲爲之而略加變通者隸與篆籀雖微有不同疑其間出於古文之後各以其名爲家或自業之精者相傳爾不然許慎

嘗病當世學者稱秦之隸書為蒼頡時書其虛稱爾耶抑亦別有所本耶濂皆不敢必其然也同
姓宋君季子博學篤行且畱意於隸古之書所獲漢魏諸碑刻必夙夜潛玩不知有寒暑其父友
處士桂兢刑部王經勸之曰學必有師無師雖勞弗工也季子乃三走鄱陽見伯誠先生歐君復
歐君憫其用志不分悉以作隸之法授受焉凡陰陽向背性情順逆俱得其要領久之復往龍虎
山中質諸方壺翁從義翁蓋深於隸學者見季子欣然接之語蟬聯不自休季子於是學大進遂
以善隸書知名當時先是宋儒有婁機彥發者樵李之人也以世所存漢碑三百有九韻類其字
字有數體具列之號之曰漢隸字原季子頗病其未博研精覃思增多一千八十七字仍集師友
微言作漢隸綱領一十四則別誤辨訛字類及連縣字略又一千三百八十四字至若字有遺闕
采班馬一家所用者補之目為兩漢字統以附字原之後二書各六卷合為十二可傳於學者嗚
呼金石諸刻歐陽修著為集古錄十卷趙明誠做集古而為金石錄卷數則再倍之歐陽之未及
者趙恆足焉至於洪适之出獨於隸學是攷其述隸釋二十七卷隸續二十一卷可謂富且侈矣
然而見聞有限或未免於疏脫此婁字原亦不可不作與今觀季子之重校非惟有功彥發抑可
以補洪氏之不及矣當今大明麗天正四海同文之時他日或援蔡邕故事立石經於太學門外
舍季子將焉徵哉願季子善自愛也濂三復其書僭為序其篇端嗜古之士必有以濂為知言者
季子以字行家於臨川為詩文有法以道自守不為外物所移禮部朱君夢炎極推重之謂無讓
大雅君子云

婁氏機班馬字類 直齋書錄解題二卷 存

機自序曰世率目班固史多假借古時又用偏傍音釋各異然得善注易曉遂為據依機謂固作
西漢書多述司馬遷之舊論古字當自遷史始因取史記正義索隱西漢音義集續諸書訂正作

班馬字類互見各出不沒其舊而音義較然違舛尚多更俟增易清熙辛丑夏至日 又曰唐張
守節云史漢文字相承已久若悅字作說閑字作閒智字作知汝字作女早字作蚤後字作后既
字作既敕字作飭制字作制如此之流緣古少字通用之史漢本有此字者乃為好本程邈變
篆為隸楷則有常後代作文隨時改易衛弘官書數體呂忱或字多奇鍾王等家以能為法致令
楷文改變非復一端咸著祕書傳之歷代又字體乖日久其繡黻之字法從丁履今之史本則
有從端音秦本紀云天子賜孝公繡黻鄒誕生音甫弗而鄒氏之前史本已從端音矣如此之類竝
即依行不可更改若其繡黻從龜辭從舌覺學從與泰茶從小匠匠從走巢藻從果耕籍從禾席
下為帶美下為火哀下為衣極下為點析秀著片惡上安西餐側出頭離邊作禹此之等類例直
是訛字龍反勅勇字為錫陽音以支章移代文問分將无混無若茲之流便成兩失又曰先儒音字比
方為音至魏祕書孫炎始作反音又未甚切鄭康成云其始書之也倉卒無字或以音類比方假
借為之趣於近之而已受之者非一邦之人其鄉同言異字同音異於茲遂生輕重訛謬矣其論
皆當併敘于此二史之字第識首出餘不復載或已見于經子者則疏於下庶幾觀者知用字之
意也 樓鑰序曰淳熙壬寅余承宗正同年李聖俞為簿暇日以一書相示蓋婁君機所編史漢
字類也余讀之因相與言曰古字不多率假借以為用後世寔廣隨俗更改多失造字之意此好
古者所嘆也以史籀之大篆或云書灋已壞其書俗惡已不可言以叔重之說文而云野陋淺薄
謬妄欺世後之字書又可知矣而漢去古未遠文章固非後人可及而字亦多古雖已變秦文科
斗書廢要之假借簡朴髣髴古意其興亡之大端忠邪之異趣千載自不可誣而綴學之士又摘
取奇字以資蕪藻片言隻字施之鉛槧自有一種風味故誨蒙漢雋等書作者不一此書更取史
記之字合為一編從韻類分粲然可睹其志勤矣蓋孟堅生於東都原流叔皮以成信史子長親

事武帝袖金匱石室之藏網羅天下放失舊聞孟堅實祖之多用其文不敢改定婁君尤爲知所本矣然亦有難解者班之於馬時有遺失文意泯沒如鏡肩之不言生有以起自布衣而去也夫之類殆不曉其意又其甚者垓下之圍以項羽之用兵未嘗接戰止以楚歌而潰去疑無此理至誤儒者謂惜乎項羽韓信不曾一戰引孔明仲達以爲比史載甚詳而孟堅略不及此時可遺邪嘗有意一一證之性懶未暇婁君此書將傳於世觀其趣向進進未已或更考究以補孟堅之闕以發揮子長之餘不亦善乎聖俞啞然笑曰婁君屬我以序久未落筆當盡以子之言寄之 陳振孫書錄解題曰參政嘉禾婁機彥發誤取二史所用古字及假借通用者以韻之洪邁景虛作序 袁文襄編問評曰班馬字類上聲稟字下從禾又有稟字下從示于從禾稟字下云史記禮書不稟京師于從示稟字下云漢書西域傳須諸國稟食余疑不稟京師當從示作稟字須諸國稟食卻當從禾作稟字恐是其錯誤也 又曰漢書要與約同故要多音約高祖紀云諸侯至而定要束耳此要字合音約顏師古不音誤也婁機作班馬字類便入在三蕭韻內以爲邀字亦誤矣 又曰漢書地理志大要要即要字也與陳咸傳云大要教咸詔爾同顏師古于要字下音一遙反而班馬字類遂收入蕭字韻內豈其誤耶 天祿琳瑯曰班馬字類宋婁機誤上下二卷前宋洪邁樓鑰二序後機自序二篇考陳振孫書錄解題及馬端臨文獻通考宋史藝文志俱載是書篇目竝同惟藝文志稱爲字韻則史臣之誤也婁機字彥發嘉興人乾道間進士累官參知政事贈金紫光祿大夫加贈特進見宋史本傳洪邁樓鑰俱見前此本明仿宋刊頗得其似選紙選墨皆不苟焉 四庫全書提要曰宋婁機誤前有樓鑰序稱爲史漢字類案司馬在前班固在後倒稱班馬起於杜牧之詩於義未合似宜從鑰序之名然機跋實自稱班馬今姑仍之其書探史記漢書所載古字僻字以四聲部分編次雖與文選雙字兩漢博聞漢雋諸書大概略同而考證

訓詁辨別音聲於假借通用諸字臚列頗詳實有裨於小學非僅供詞藻之擇擇末有機自跋二則辨論字義亦極明析其中有如降古音洪眉古作眉之類可以不載者亦有如璇璣玉衡本尙書衿服振振本左傳之類不得以史漢爲出典者與幾致刑措之幾不茹園葵之茹音義與今竝同者一概摺拾未免小失簡汰又袁文襄編問評糾其引史記禮書不稟京師之稟當從示不當從禾漢書西域傳須諸國稟食之稟當從禾不當從示二字交誤亦中其失然古今世異往往訓詁難通有是一編區分類聚雖間有出入固不失爲考古之津梁也

陳氏 天麟 前漢古字韻編 直齋書錄解題五卷 佚

陳振孫書錄解題曰侍郎宣城陳天麟季陵誤取漢書所用古字以今韻編入之 陸游跋曰古人讀書多故作文時偶用一二古字初不以爲工亦自不知孰爲古孰爲今也近時有或鈔綴史漢中字入文辭中自謂工妙不知有笑之者偶見此書爲之太息以爲後生戒

李氏 從周 字通 直齋書錄解題一卷 存

魏了翁序曰書有六體或指其事或象其形或諧諸聲或會以意或轉注相受也或假借相成也凡以極天地萬物之變而與八卦九章竝行于兩間者也古之爲教必由小學者將以參稽象類涵養本初爲格物致知求仁入德之本此如兵法遠交近攻具有次第其在學者孰非所當知而後世師友道闕高者驚于上達卑者安于小成于是禮樂射御書數咸失其傳焉乃有以書學名家者則往往僅出于一技一能之士而他亡所進也余每病此思欲發明文字之本始聊以亂思醜類爲用力之端本而未能有述焉一日彭山李肩吾從周以一編書示余大較取俗之所易論而不察焉者以點畫偏旁粹類爲目而質以古文名曰字通凡余所病于俗者皆已開卷瞭然留與語旬有七日則肩吾蓋嘗博觀千載歷覽八紘而能返諸義理之歸者也嗚呼所其爲學豈有

一技一能而可名者比乎肩吾行屬余敘所以爲書將與學者其之余又謂之曰子之爲是也傷小學之湮微而古文之不復見也雖然子亦知其然乎自秦斯以來之是學也往往滯于偏旁訓故而不知止于明德至善之歸故非徇末以流于藝則必曲學以誤其身且曰近世博通古文刊別聲韻宜莫如夏文莊也逮其所行曾不得一字之力以會意一體通貫六書王文公亦自謂有得于今文矣而施諸有政則返不若未嘗知書者遂使世謂書學爲不足多問非學書果亡益于人也范忠文司馬文正類篇之作比音擇字其明于宮羽之輕重篆籀之後先視夏若王殆有過之而學術行誼爲世標表蓋二老者由下學小成而充之者也夏若王則滯佔畢而不知充之以是也終其身焉者也肩吾其必有擇于斯矣乎肩吾曰善非子不足以發子其遂以此併識于篇端也于是乎書 虞統後序曰紹定庚寅統親迎于靖先師鶴山魏先生講席之暇授以李君肩吾所類字通一編其義則見于先生敘所以作矣末學後進敢復贅詞因惟先生嘗謂是書始一終亥其形始東終法其聲也許叔重元無反切後人漸加附益至徐鼎臣始以孫愐唐韻切爲定自音切行人以爲便於檢閱而不知字之本乎偏旁故李與巖初作五音譜以許叔重部敘爲之後以示虞仲房仲房迺使用徐楚金韻譜與巖謂若偏旁一切都置則字之有形無聲者豈不愈難檢閱難從仲房而與巖實不以韻譜爲然故後敘要自別行其五音韻譜迺賈端修所定蜀前輩如與巖留意字學不苟若此統雖不常事斯語而願學焉幸寶藏此編得逃切燼用錢諸梓以壽其傳併記所聞將與承學之士其之寶祐甲寅秋八月 陳振孫書錄解題曰字通一卷彭山李從周肩吾撰虞集跋曰李君肩吾在魏文靖公之門有師友之道焉是公序其字通取其自隸楷而是正於六書又進之以學使極變化而通神明者魏公書後題字則集之從祖父戶部府君而魏公之壻也魏公歷靖州七年先戶部從之學故亦與肩吾友善多所講明也今隸楷之法亦

且寂寥又能錄其文與六書合誠切用矣自叔重所錄以來二徐之言詳矣至戴侗氏六書故盛行于世凡爲六書之說頗爲要論惜乎魏公及先戶部與肩吾皆不及見之也豫章龔觀學篆字得李氏字通而善之將刻梓以貽諸好事集以爲必盡載魏公虞公之言而後可以成李氏之美蓋前輩序言皆有關非若近世妄求妄與以徇人情而已者也 錢曾敏求記曰李從舟字通一卷彭城李肩吾一點畫偏旁粹類成書魏了翁爲之序 四庫全書提要曰從周始末未詳據嘉定十三年魏了翁序但稱爲彭山人字曰肩吾未有寶祐甲寅虞統刻書跋亦但稱得本於了翁均不及從周之仕履莫能考也是書以說文校隸書之偏旁凡分入十九部爲字六百有一其分部不用說文門類而分以隸書之點畫既乖古法又既據隸書分部乃仍以篆文大書隸書夾註於體例亦頗不協且如水字火字既入上兩點類而下三點內又出水字火字旁三點示字類又再出水字下四點內又出水字火字如此之類凡一百二十三字破碎尤襍殊無端緒至於字收於上兩點類獨從篆而不從隸既自亂其例回字收於中日字類臣字巨字臣字收於目字類東字收於里字類併隸書亦不相合均爲乖刺然其大旨主於明隸書之源流而非欲以篆文改隸猶顏元孫所謂去泰去甚使輕重合宜者宋人舊帙流傳已久存之亦可備檢閱也卷末別附糾正俗書八十二字其中如壅塞必作邕塞芝草必作之草衣裳必作衣常添減必作沾減規矩必作規巨心臂必作心呂燈炷必作鏡主袒袒必作但袒負荷必作負何巾帳必作巾帥竭力必作渴力肘腋必作肘亦是雖於古有據而今斷斷不能行其前題詞有復古編字通尙未及之略具如左文云云似非從周之語又虎字類虛字條下既稱今別作墟非是而又出虛作墟非一條指爲字通所未及使出從周不應抵牾如此其或後人所竄入歟

汪氏 古今雅俗字 四十篇見孫觀鴻慶居士集 未見

孫觀讓汪公墓志曰公諱藻字彥章饒州德興人歷官中書舍人顯謨閣學士有古今俗雅字四十篇

按汪藻宋史有傳不載是書

潘氏昌年集篆韻 見魏了翁鶴山集 未見

魏了翁潘舍人昌年集篆韻序曰求字之法必本于形聲未有韻書之先訓纂字林等書則以形相沿者也韻書既作學者趨便就簡不復知有造書之意則不過比聲以求之或形存而聲亡則茫無所考而韻書窮矣徐鼎臣兄弟著書以行于世可謂許氏忠臣乃亦分類韻譜以從世好豈勢之所趨不得不然潘侯之書集韻也依楚金部敘而加詳焉既究形體又推音聲之所從或同音而異形或同形而異聲或變古而從今或非今而是古者兼舉而備錄之嗚呼聖門之學志道據德依仁固也而必執之游蓋物雖有本末學雖有大小而交養互發則固未嘗相離也記曰息焉游焉鄭氏曰閒暇無事謂之遊此最為善發聖門之旨而去聖既遠禮樂失傳射御與數亦罕有知者惟六書之學猶見于篆籀僅存之餘而舉世忽之靈十字九舛安于晉魏以後之俗書而恬不為怪也偉哉潘侯乃獨用力于此以余之幸嘗有聞也蓋知侯用心之獨苦也今學者縱未能力探本始而因聲求形因形得意循是以知類焉其于求仁入德庶幾亦有發乎

小學考卷二十一

黃政 大夫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廣西南康 謝啟昆編

文字二十三

僧行均 龍龕手鑑 讀書志二卷存

僧智光序曰夫聲明著論乃印度之弘綱觀跡成書實支那之令躅印度則始標天語厥號梵文載彼貫線之花綴以多羅之葉開之以字緣字界分之以男聲女聲支那則創自軒轅制于沮誦代結繩于既往成進牘以相沿辨之以會意象形審之以指事轉注洎乎史籀變古文為大篆程邈變小篆為隸書蔡邕刊定于石經東晉網羅于竹簡九流競薦若百谷之朝宗七略遐分比眾星之拱極尋原討本備載于埤蒼廣蒼叶律諧聲咸究于韻英韻譜專門則字統說文聞牖則方言國語字學於是乎昭矣矧復釋氏之教演于印度澤布支那轉梵及唐雖匪差于性相披教悟理而必正于名言名言不正則性相之義差性相之義差則修斷之路阻矣故祇園高士探學海洪原準的先儒導引後進揮以寶燭啟以隨函郭彥但顯于人名香嚴惟標于寺號流傳歲多鈔寫時訛寡聞則莫曉是非博古則徒多惋歎不逢敏達孰為編修有行均上人字廣濟俗姓于氏派演青齊雲飛燕晉善于音韻閑于字書觀香嚴之不精寓金河而載緝九仞功績五變炎涼具辨宮商細分喉齒計二萬六千四百卅餘字注一十六萬三千一百七十餘字并注總一十八萬九千六百一十餘字無勞避席坐奉師資詎假擔簦立祛疑滯沙門智光利非切玉分添斷金辱彼告成見命序引推讓而寧容閣筆俯仰而強為抽毫矧以新音徧于龍龕猶手持于鸞鏡形容斯鑿妍醜是分故目之曰龍龕手鑑總四卷以平上去入為次隨部復用列之又誤五音圖式附于後庶力半功倍垂益于無窮者矣時統和十五年丁酉七月一日癸亥序燕臺憫忠寺沙門智

光字法炬 沈括夢溪筆談曰幽州僧行均集佛書中字爲切韻訓詁凡六十萬字分四卷號龍龜手鏡燕僧智光爲之序甚有詞辯契丹重熙二年集契丹書禁甚嚴傳入中國者法皆死熙寧中有人自虜中得之入傳欽之家蒲傳正帥浙西取以鏤板其序末舊云重熙二年五月序蒲公削去之觀其字音韻次序皆有理法後殆不以其爲燕人也 晁公武讀書志曰契丹僧行均撰凡二萬六千四百三十字注十六萬三千一百餘字僧智光爲之序後題云統和十五年丁酉按紀年通譜邪律隆緒嘗改元統和丁酉至道三年也沈存中言契丹書禁甚嚴傳入中國者法皆死熙寧中有人自虜中得此書入傳欽之家蒲傳正帥浙西取以刻版其末舊題云重熙二年序蒲公削去之今本乃云統和非重熙字存中不見舊題妄記之耶 錢曾敏求記曰龍龜手鏡四卷燕僧行均字廣濟俗姓于氏編龍龜手鑑以平上去入爲次隨部復用四聲列之計二萬六千四百三十餘字注一十六萬三千四百餘字統和十五年丁酉七月初一癸亥燕臺憫忠寺沙門智光字法炬爲之序按耶律隆緒統和丁酉宋太宗至道三年也是時契丹母后稱制國勢強盛日尋干戈唯以侵宋爲事而一時名僧開士相與探學古文穿貫線之花翻多羅之葉鏤板制序垂此書于永久豈可以其隔絕中國而易之乎沈存中言契丹書禁甚嚴傳入中國者法皆死今此本獨流傳于劫火洞燒之餘序鈔蠹簡靈光巋然洵希世之珍也 四庫全書提要曰行均字廣濟俗姓于氏晁公武讀書志謂此書卷首僧智光序題云統和十五年丁酉七月一日沈括夢溪筆談乃謂熙寧中有人自契丹得此書入傳欽之家蒲傳正取以刻版其序末舊云重熙二年五月序蒲公削去之云云今案此本爲影鈔遼刻卷首智光原序尙存其紀年實作統和不作重熙與晁公武所說相合知沈括誤記又文獻通考載此書二卷而此本實作四卷智光原序亦稱四卷則通考所載顯然誤四爲三殆皆隔越封疆傳聞紀載故不免失實歟其書凡部首之字以

平上去入爲序各部之字復用四聲列之後南宋李燾作說文五音韻譜實用其例而小變之每字之下必詳列正俗今古及或作諸體則又行均因唐韻元孫千祿字書之例而小變之者也所錄凡二萬六千四百三十餘字注一十六萬三千一百七十餘字并注總一十八萬九千六百二十餘字於說文玉篇之外多所裒輯雖行均尊其本教每引中阿舍經賢愚經中諸字以補六書所未備然不專以釋典爲主沈括謂其集佛書中字爲切韻訓詁殊屬不然不知括何以云爾也括又謂契丹書禁至嚴傳入別國者法皆死故有遼一代之遺編諸家著錄者頗罕此書雖頗參俗體亦間有舛譌然吉光片羽幸而得存固小學家所宜寶貴也

按是書亦作龍龜手鏡當是宋人翻刻時避廟諱謙字于是改鏡爲鑑後人遂不復有作手鏡者矣攷沈存中夢溪筆談所稱猶作龍龜手鏡

張有復古編 讀書志三卷 存

陳瓘序曰君尊臣卑父子立此六經之大閑也大者之學學此而已然堯舜稽古之道仲尼時雨之教隨器大小皆使有成則道之有藝藝之有書小學之所紀亦何可廢哉然而經天緯地之文不在止戈之後閑邪窒慾之義不假皿蟲而知其覺也晚然後字書小學亦有可觀者焉觀矣而不可泥棄本根而尋枝葉認漚體而舍源溯譬猶壓沙取油用力雖多而終無所得其所成就者可知也已吳興張謙中習篆籀行筆圓勁得李斯陽冰之法校正俗書與古字戾者采摭經傳日考月校久而不解元豐中予宦於吳興見其用心之初今廿有九年然後成書凡集三千餘字名曰復古編其所以謂專取會意者不可以了六書離析偏焉不可以見全字求古人之心而質糟粕固以永矣又取一全體鑿爲多字情生之說可說可玩而不足以銷人之意譬猶入海算沙無有畔旣運籌役志迷不知改豈特達如輪扁然後能笑其誤哉往揚子雲留意古道用之于元

或笑其自苦或譏其作經然子雲意在學易非與易競而劉歆之徒方計目前利害無意於古覆
醬瓶之語足以發子雲之一笑而已今去子雲又千有餘歲士守所學而能不忘復古之志者不
可謂之難得也哉謙中用心于內不務進取一裘一葛專趣內典于方杜門待盡亦讀法界之書
嘗聞棗柏之言曰作器者先須立樣造車者當使合轍古無今有卽是邪道不可學也子嘗三復
此語因思學道之要不以古聖爲樣轍者皆外遊爾堯舜禹皋陶之所謂稽古者豈特可以爲方
內之法哉致遠恐泥尙不可以違轍樣而況大學之道乎後之好古者觀俗尙論將有稽于此焉
大觀四年十一月 程俱後序曰程子曰學之不可以不專也涉其流者未有能極其原游其藩
者未有能覩其奧不極其原不覩其奧求其是且精焉無有也夫支左詘右夫人而射也稱養叔
鈞弦柱指夫人而琴也稱子野上下千百載間學是者亦眾矣而二子擅焉豈不以其專且精乎
吳興張有弱冠以小篆名自古文奇字與夫許氏之書了然如燭照而數計也他書餘蕪一不入
于胷中蓋其專如此故四十而學成六十而其書成復古之編是已余嘗論其書曰小篆之作自
嶧山真刻不傳至唐字學雖盛而以篆法蓋一時名後世者唯李陽冰爲稱首徐鉉後出筆力勁
古遂出陽冰上近世名筆固多其分閒布白規圓繩直不爲不工而筆力勁古鈔復鉉比今有自
振于數千載後獨悟周秦石刻用筆意落紙便覺峻陽嶧山去人不遠復古二卷三千言據古說
文以爲正其點畫之微轉仄從衡高下曲直毫髮有差則形聲頓異自陽冰前後名人格以古文
往往而失其精且博又如此然其寄妙技于言意之表守古學于寂寞之瀕固非淺俗之所能識
也且漢之諸儒比肩立而揚子雲以識字稱韓文公言語妙天下而猶自謂略須識字字亦豈易
識哉觀復古之編則其於識字幾矣嗟夫使人人之於學與藝也皆能致其專而求其是旣得之又
能守其所學而不與時上下則學雖有小大其有不至者哉不得於今必得于後世矣張翁求余

文以信其傳因次敘如此政和二年歲癸巳九月朔 楊時復古編後序曰孔子曰河出圖洛出
書聖人則之則圖書之文天實兆之非人私智所能爲也秦人以吏爲師嚴是古之禁盡滅先王
之籍漢興去秦未遠也科斗書世已無能知者况泯泯數千載之後乎揚子曰言心聲也書心畫
也世傳小篆蓋李斯趙高之徒以反古逆亂之心爲之其淵源可知矣三家之學與古文奇字繆
蟲之書竝行于時雖去古浸遠而六書僅存焉先王之時書必同文故建官以達之所以一道德
之歸立民信也漢初猶有六體課試之科有司舉劾之今以同天下之習時變事異法亦隨廢故
事作無正而人用其私古書幾亡矣可勝惜哉吳興張有謙中用意茲學箸復古編三十餘年矣
而其書始成形聲近似而用也不同蓋眇忽之間耳其辨析釐正皆有稽據後之有志於古者必
有取于斯也政和之初余居毗陵謙中以其書示予求文以爲序予嘉其用力之勤而有補于字
書也故爲之說以附於其後謙中善篆用筆有古意當與李陽冰徐常侍竝驅爭先云 晁公武
讀書志曰吳興道士張有謙中撰有自幼喜小篆年六十成此書三千言據古說文以爲正其點
畫之微轉側從橫高下曲直毫髮有差則形聲頓異自陽冰前後名人格以古文往往而失其精
且博如此 陳振孫書錄解題曰有工篆書專本許氏說文一點畫不妄錯林中書摠母魏國夫
人墓道碑有書之魏字從山摠以爲非有曰世俗以從山者爲巍不從山者爲魏非也其實二字
皆當從山蓋一字而二音爾說文所無手可斷字不可易也摠不能強晚著此書專辨俗體之訛
手自書之陳了齋爲之序 浙江采集書錄曰有自幼攻小篆年六十成此書本許氏說文專辨
俗體之訛凡有三千言李巽岩稱其辨形聲分點畫剖判真偽計較毫釐視徐楚金兄弟及郭忠
恕尤精密 四庫全書提要曰有字謙中湖州人張先之孫所箸復古編之書根據說文解字以
辨俗體之譌以四聲分隸諸字於正體用篆書而別體俗體則附載注中猶顏元孫千祿字書分

正俗通三體之例下卷入聲之後附錄辨證六篇一曰聯縣二曰形聲相類三曰形相類四曰聲相類五曰筆迹小異六曰上正下譌皆剖析毫釐至為精密然惟以說文正小篆而不以小篆改隸書故小篆之不可通於隸者則曰隸作某亦顏元孫所謂總據說文則下筆多礙當去泰去甚使輕重合宜者也樓鑰集有此書序稱其嘗篆楊時踵息菴記以小篆無菴字竟作隸體書之知其第不以俗體入篆爾作隸則未嘗不諧俗鑰序又記其為林攄母誤墓碑書魏字作魏終不肖去山字陳振孫所記亦同然考此書魏字下註曰今人省山以為魏國之魏不以為俗體別字是其說復古而不戾今所以為通人之論視魏校等之詭僻盜名強以篆籀入隸者其識趣相去遠矣此本為明萬厯中黎明表所刊字畫頗為清析惟不載鑰序然鑰所云陳瓘程俱前後序則皆相符蓋猶從舊本傳刻者也 錢大昕跋曰曩予與弟晦之論俗書之譌謂倘當為修葺當為薛自矜初獲讀是編則謙中已先我言之始信理之是者古人復起不能易也謙中雖篤信說文然所據者乃徐氏校定本如樛琰禰瑩劇切辦球皆徐新附字本為李陽冰所加而誤切為正文琵琶乃攙把之譌而以爲枇杷凹凸乃宵突之俗而以爲切坳突古作去後人譌為凸字認古書作切而以爲切妙古書作眇而以爲眇果與突須與須畱與畱形聲俱別而併為一文此則誤之甚者

吳氏均 增修復古編 四庫全書目四卷 存

四庫全書提要曰舊本題吳均撰但自署其字曰仲平不著爵里亦不著時代其凡例稱注釋用黃氏韻會而書中分部全從周德清中原音韻則元以後人初張有作復古編辨別篆隸之譌異持論甚平又惟主辨正字畫而不復泛引訓詁其說亦頗簡要均乃病其太略補輯是編所分諸部皆以俗音變古法而所載諸字又皆以古文繩今體其拘者如童子必從人作僮之類率滯礙而不可行其濫者如全字之類引及道書又蕪穢而不盡確所分六書尤多舛誤如般字為國名

孫字為人姓階字訓等差賓字訓客環字訓繞之類皆謂之假借則天下幾無正字矣其書自平聲至入聲首尾完具而每韻皆題曰上卷殆尚有下卷而佚之然其佚亦無足惜也

歐氏崇信 後復古編 一卷見黃潛文獻集 未見

黃潛撰歐君墓誌曰君諱崇信仲咸其字也永康人所著有後復古編一卷昭穆圖一卷歷代指掌圖二卷以六書之學世儒率置而不講所傳經籍之文多致譌舛乃考許氏說文參以近代諸名公之所訂定用古篆繕寫易書詩儀禮春秋孝經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將獻于有司而乞頒行於四方以儀禮一經未既弗及上

陳氏恕可 復古篆韻 見陳旅安雅堂集 未見

陳旅撰陳恕可墓志曰恕可字行之一字如心台州人以祖戶部侍郎綺廕補將仕郎咸淳十年中銓試授泗州虹縣主簿內附後官至松江府上海縣丞

秦不華 重類復古編 千頃堂書目十卷 未見

元史秦不華傳曰秦不華字兼善伯牙吾台氏初名達普化文宗賜以今名年十七江浙鄉試第一明年對策大廷則進士及第授集賢修撰累遷台州路達魯花赤卒追封魏國公諡忠介秦不華善篆隸温潤通勁常重類復古編十卷攷正文字於經史多有據云

劉氏致 復古糾繆編 山西通志書目 未見

完顏希尹 女直大字 見金史 佚

金史完顏希尹傳曰金人初無文字國勢日強與鄰國交好通用契丹字太祖命希尹撰本國字備制度希尹乃依倣漢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國語製女直字天輔三年八月字書成太祖大悅命頒行之賜希尹馬一匹衣一襲

金熙宗女直小字 見金史 佚

金史完顏希尹傳曰其後熙宗亦製女直字與希尹所製字俱行用希尹所撰謂之女直大字熙宗所撰謂之小字

王氏 六義字原 二卷見吳師道禮部集 未見

吳師道撰王先生行實曰王柏字令之婺之金華人學于何基咸淳十年卒國子祭酒楊公文仲請於朝贈承事郎賜諡文憲傳其學者仁山金履祥導江張頌也宋季近臣嘗言其學行於朝下郡錄所著書先生不以出有六義字原二卷

戴氏 六書故 焦氏經籍志三十三卷 存

凌迪知萬姓統譜曰戴侗字仲達仔弟登瀛祐第由國子簿守台州德祐祕書郎召繼遷軍器少監亦辭疾不起年踰八十卒有易書四書家說六書故內外篇 侗自序曰侗也聞諸先人曰學莫大乎格物格物之方取數多者書也天地萬物古今萬事皆聚於書書之多學者常病乎不能盡通雖然有文而後有辭書雖多總其實六書而已六書既通參伍以變觸類而長極文字之變不能逃焉故士惟弗學學必先六書古之教者子生十年始入小學則教以六書六書也者入學之門戶學者之所同先也以爲小學者過矣由秦而下六書之學遂廢雖有學焉者往往支離傳會而不適於道至與曲蘖小技下爲曹伍故士益不屑而其學益不講千載而下始無傳焉夫不明於文而欲通於辭不通於辭而欲得於意是聳於律而議樂盲於度而議器也亦誣而已矣今先人既以是教於家且將因許氏之遺文訂其得失以傳於家塾而不果成小子懼先志之隳爰披舊聞輯成三十三卷通釋一卷其所不知固闕如也抑其所知亦焉敢自是乎哉始藏家塾以俟君子 趙鳳儀序曰書始乎指事象形變而爲轉注會意諧聲假借謂之六書文字之中本原

也獨立爲文判合爲字文立而字孳天地事物之載孰有外於是者自篆籀禪而隸楷行刀筆廢而毫楮用流傳轉易偽謬滋甚有求正於六書之故者蓋鮮合籀戴公侗獨能探索於千載之下因許氏遺文釐其舛忒定其部居傳以義訓羣經子史百家之書莫不爰據示有徵也析部爲九卷三十有二約而不遺通而不變父以聯子子以聯孫若網在綱瞭然如示諸掌噫亦勤矣公之父蒙從學於武夷兄仔舉郡孝廉父子昆弟自爲師友是書之成淵源有自延祐戊午子來領郡命其孫奎出諸家藏郡博士與諸儒咸謂是書誠有益於經訓宜壽以惠後學子既錄三書與郡志明年捐奉稟以倡刻而度諸閣徐騎省有言非文字無以見聖人之心非篆籀無以見文字之義通經者舍是書何以哉 崔銑書後曰正德乙卯冬予在京師見六書故于勛部馬谿田伯循所乃問本也約谿田共錄之谿田送子史一人子自備三人封部馬宗堯相一史錄及半子奔母喪將歸谿田知子好之遂以其本贈今及故牘書者是也尚缺四卷已谿田亦請告還關中又兩閱歲予走書告于考功牛西唐道徵又半年書至今界方楷書者也挈正名物辨析義理覈而當矣未之前有其曰辯乎書名則得立言之凡也味乎辭助則得命意之要也故曰未之前有也文互楷篆形錯今古失之億且鑿斯其細也勿以掩其大且精者焉 四庫全書提要曰元戴侗撰考姓譜侗字仲達永嘉人瀘祐中登進士第由國子監簿守台州德祐初由祕書郎遷軍器少監辭疾不起其所終則莫之詳矣是編大旨主於以六書明字義謂字義明則貫通羣籍理無不明凡分九部一曰數二曰天文三曰地理四曰人五曰動物六曰植物七曰工事八曰雜九曰疑盡變說文之部分實自侗始其論假借之義謂前人以令長爲假借不知二字皆從本義而生非由外假若韋本爲韋背借爲韋革之韋豆本爲俎豆借爲豆麥之豆凡義無所因特借其聲者然後謂之假借說亦頗辯惟其文皆從鐘鼎其注既用隸書又皆改從篆體非今非古頗礙施行元吾

邛衍學古編曰侗以鐘鼎文編此書不知者多以為好以其字字皆有不若說文與今不同者多也形古字今禠亂無法鍾鼎編旁不能全有卻只以小篆足之或一字兩法人多不知如○本音豈加六不過為寰宇乃音作官府之官邛字不從寸木乃書為村引杜詩無村眺望賒為證甚誤學者許氏解字引經漢時有篆隸乃得其宜今侗亦引經而不能精究經典古字反以近世差誤等字引作證據鏘鏘鏗鏘等字以世俗字作鍾鼎文邛字解尤為不典六書到此為一厄矣云云其詆譏甚至雖不為不中其病然其苦心考據亦有不可盡泯者略其紕繆而取其精要於六書亦未嘗無所發明也

按此書分列四百七十九目各以字母統字子前有通釋一卷

何氏中補校六書故 三十一卷見揭文安集 未見

揚侯斯誤何先生墓志曰先生諱中李太虛撫州樂安人著補校六書故三十一卷

吾邛氏衍 周秦刻石釋音 焦氏經籍志一卷 存

四庫全書提要曰衍字子行錢塘人初宋淳熙間有楊文昂者嘗周秦刻石釋音一書載石鼓文詛楚文泰山嶧山碑至是衍以所取琅邪碑不類秦碑不應收入因重加刪定以成是書前有至大元年衍自序謂石鼓以所藏甲秀堂圖譜為之而削去鄭樵音訓又正詛楚文二字合泰山嶧山石刻字其為一卷而仍其書名又列諸家音注書評於後其敘石鼓次第與薛尚功楊慎本合而與今本異其曰文幾行行幾字重文闕文幾字者即朱彛尊據以編石鼓攷者也然其所謂闕文幾字者仍第執一時所見之本而言即潘迪音訓與衍是書同作於元時其音釋亦不盡同蓋金石之文摹搨有明晦裝潢有移撥言人人殊不足異也至所正詛楚文二字絆之為縫其說於古無所據以文義字體按之皆未可信遂之為遂則遂遂二字詛楚文石本版本皆無其文不知

衍所據何本然衍距今四百年其所見之本或有異同未可執今本相詰難錄備一說要亦足廣異聞耳

吾邛氏衍 續古篆韻焦氏國史經籍志作鐘鼎韻 述古堂書目六卷經籍志一卷 未見

錢曾敏求記曰吾衍續古篆韻六卷衍字子行其生平見潛溪傳中此則趙靈均手鈔本小宛堂中藏書也

吾邛氏衍 學古編 焦氏經籍志二卷 存

衍自序曰千莫利器也補履者莫能用樞梁大材也窒穴者莫能舉故求此道必得此道則達於此道矣既達此斯可乎曰不可夏后氏治水水之道也洎使之流道使之注山泉之蒙尾閭之虛不相與達斯謂之道偶得此因寫為學古編序 夏溥敘曰余在杭識吾邛先生時年二十有七矣先生住生花坊一小樓樓上下分業弟子先生不下樓高弟子齎下樓授書客至樓僮輒止不使登通為誰於先生先生使登乃登客初余得通而登先生起臨梯余仰見之大聲曰此樓不易登也先生即曰此客不易得也坐有發人潘味問余從越中來有所作乎余舉來見先生詩大喜余緣雲如聽晚簫吹之句因示余簫并兩鐵如意一舊者頗拙一新者先生特以為佳東壁上數本皆秦漢碑壁下一几几上皆漢唐官私印先生以二紙列几上者為遺今尚在後余數登僅不止也先生每語余篆書大抵皆今三十五舉之語然余候先生好情思多求諸人寫私印見先生即捉新筆書甚快寫即自喜余夏溥小印先生寫可證也先生姓本吾邛其私印有竹素書房吾氏子行我最懶放懷真樂飛丹香此數印申鼻韋小帶常在手摩弄之蓋欲和其四稜令其古意先生眇左目右足跛然其風度纔一一笑問皆令人喜雖不言不笑時亦有韻遂變宋末鐘鼎圖書之繆寸印古篆實自先生倡之直第一手趙吳興又晚效先生法耳徐公炎一日求登先生

樓樓僮堅止之不得登使通此廉訪使先生聞之從樓上答曰此樓何敢當貴人登邪願明日謁謝見使節後公屬先生以說文校定近吳主一得學古編周秦石刻釋音近代名公書亟刻入版因附書余見先生時以告主一并法學古編目序意爲序其下 危素敘曰學古編者逸人吾耶君子行之所著也自篆籀之法變遠者千年近者百年又近者數十年而後得一人焉以是名世蓋難矣常人之情狃於近習豈能使之人人求古藝於亡滅壞爛之後邪六書且然况乎先王之禮樂哉吾耶君隱於武林闈閭高潔自持尤攻篆籀此編之書可以洗來者俗惡之習而趨於古矣曹南吳君主一篤嗜古學刻此編家塾附以吾耶君周秦石刻釋音及唐宋名人書稱其用心甚勤吾耶君著書之志庶幾有所託於永久推明乎先王之禮樂吳君亦將有志焉吾耶君諱衍以不苟合於俗人不知所終從游之士招其魂葬之永康胡先生長孺實爲之銘吳君名志瀆奎章閣侍書學士蜀郡虞公翰林侍讀學士豫章揭公皆重愛之故又以虞公石鼓字略好古齋銘揭公隸書行附刻其後 陸深書學古編後曰元人於書學有復古之功吾子行尤長於篆籀圖印之學今京師學古編非善本間爲校正數字重次第之託吾友姚尚綱錄之以便考觀 錢曾敏求記曰吾衍學古編一卷私印之作絕盛于元子行獨精其藝觀其三十五舉深心篆籀之學能變宋末鐘鼎圖書之謬故子昂亦效其法虞揭諸公皆愛重之人品高潔非獨游於藝以成名也 四庫全書提要曰是書專爲篆刻印章而作摹刻私印雖稱小技而非精于六書之法必不能工宋代若晁克一王侁顏杓夏姜夔王厚之各有譜錄衍因踵而爲之其間辨諸謬徐官印史謂多采他家之說而附以己意剖析頗精所列小學諸書各爲評斷亦殊有攷核其所論漢隸條下稱寫法載前卷十七舉下此不再數是原本當爲上下二卷今合爲一卷蓋後人所并也按乾隆四十一年子行裔孫進字以方校刊是書於海鹽與子行所著閒居錄合刊有曲

阜桂馥著續三十五舉一卷馥自敘曰摹印變于唐晦于宋迨元吾耶衍作三十五舉始從漢法元以後古印日出衍不及見且近世流弊亦非衍所能逆知也因續舉之爲學士方綱敘曰曲阜桂未谷精研六書嘗舉所說摹印條件如元吾子行之數題曰續志原始也志其始故不復云舉也讀其舉故引說無例也宋王侁字子弁王球字夔玉是兩人子行誤以嘯堂爲球今追改之不主於糾也未谷論摹印諸條尙不止於是是舉隅之義也其不名續學古編以此

Blank columns for text on the right page.

小學考卷二十一

資政大夫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廣西南康 謝啟昆編

文字二十四卷

鄭氏 衍極 千頃堂書目五卷 存

何喬遠閩書曰杓字子經羅原人泰定中官南安縣教諭與陳旅為文字友著衍極五篇衍極紀載三篇周瑛序曰衍極五篇元延祐中莆田鄭子經氏所著至治中同邑劉能靜氏所註釋其書襍考古今書法而求其所謂中者泰定初龍溪知縣趙敬叔嘗梓行于其邑中矣今刻本已不可見江西吳聘君與弼得鈔本令門生饒煜輩錄之謄謬頗多上饒婁克貞學于聘君之門初請弗與固請乃得之成化辛卯婁君游南京與予論古人問學不輕授受談及張長史授顏魯公鍾書十二法因出以示予予觀未終版輒收去時行人司副周近仁方購異書予以告近仁近仁固請以歸期以達且奉復周君因解釋原帙羣手鈔錄中間轉益訛謬此本就周君得之其卷帙仍舊但後序并附錄移置卷末此其少異耳始予年四十乃學書苦無師承所及見者姜氏夔書譜李氏溥光書法趙氏搗謙學範陶氏九成書史會要及翰苑菁華諸書然反覆推尋未得要領意者義獻微論或藏山陰會稽諸故家而博學舊識或有能誦其法于千載之下者往往訪而未得詎意正言奇論出自故鄉而他郡博識顧先得之此予微不足于克貞之獨善而有感于近仁之多能使予得以出于徑途之迷也 婁堅重刻衍極序曰沈行叔年甫踰冠而富有六書之學其所剖析務極於微渺上溯篆籀下逮分隸有遺必收有蓄必奇嘗得元人鄭子經衍極一編有當於心將刻而公之同志猥以序見屬書凡五篇予得而論次其概焉首言至樸原始也而所列十三人下逮伯高君謨同稱作者疑非其倫壁藏古文豈無襍揉何知尼父緣飾為之比于盤銘所未

見也季札墓碣豈其然乎其次書要著法也而篇首諧聲意在尊元訓纂滂喜於法無當書衡較近包蒙吾不知其要也又次造書似與前二端複采摭往籍摹擬成文設爲問答竊比子雲又次古學觀其持論獨於北海碑嘗以作俑創爲此論良所服膺然實是僧懷仁高正臣始也虞殿及褚自晉而變各擅厥長未可輕議張草顏正誠務極筆勢不拘法而自臻其妙蒲陽以飛白作草亦旭素渴筆之遺也會見數帖筆似勁耳結字豈能望素奴僕之誚得無過歟南宋而後何足置評最後天五衍極所由名也其論石鼓夾捺是憑刀漆之辨可垂後來若夫用筆執筆謂篆用直分用側隸乃閒出是固然矣而寸以內字法在掌指寸以外字法兼肘腕尤極分明閣帖之辨於好事家昧自庶有廖乎鄭之此書文辭頗簡得劉之釋其用乃宏行叔以爲世人侈言博洽而問之六書茫無所解使家有是編人知書學亦可無以淺陋譏矣然而好古之士或遂欲以篆籀之文入之今隸是猶卻胡床而還席地脫巾帽而冠竹皮無乃生今反古有戾同文之化乎 四庫全書提要曰其書自蒼頡迄元代凡古人篆籀以極書法之變皆在所論宣撫使齊伯亨采而上之作衍極堂以藏其書陶宗儀書史會要又稱其能大字兼工八分蓋究心斯藝故能析其原流如是也其書載永樂大典中而闕其記載三篇別本又載有學書次第書法原流二圖永樂大典亦闕然別本字句脫誤文注混淆不及永樂大典之精善謹合兩本參校補遺正誤復還舊觀其注爲劉有定所作有定字能靜號原範莆田人其名載林承霖莆陽詩編亦見書史會要蓋亦文雅之士云

趙氏

與書

汗策 見戴表元剡源文集 未見

未見

戴表元撰墓志曰君諱與甚字君理奉化人燕懿王德昭十世孫未仕所著于字書有汗策

釋入思巴

蒙古新字

見元史

未見

元史釋老傳曰帝師入思巴者土番薩斯迦人族款氏也中統元年世祖即位尊爲國師授以玉印命製蒙古新字成上之其字僅千餘其母凡四十有一其相關紐而成字者則有韻關之法其以二合三合四合而成字者則有語韻之法而大要則以諧聲爲宗也至元六年詔頒行於天下詔曰朕惟字以書言言以紀事此古今之通制我國家肇基朔方俗尚簡古未遑制作凡施用文字因用漢楷及畏吾字以達本朝之言考諸遼金以及遐方諸國例各有字今文治寢興而字書有闕於一代制度實爲未備故特命國師入思巴創爲蒙古新字譯寫一切文字期於順言達事而已自今以往凡有璽書頒降者並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國字副之遂升號入思巴曰大寶法王更賜玉印十一年請告西還留之不可乃以其弟亦憐真嗣焉十六年入思巴卒計聞賻贈有加賜號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輔治大聖至德普覺眞智佑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至治間特詔郡縣建廟通祀泰定元年又以繪像十一頌各行省爲之朔像云 吳澄南安路帝師殿碑曰宣政院臣奏請起立巴思入帝師寺殿玉音曰前各省各路臣欽承惟謹中順大夫南安路總管府達魯花赤臣常山言先太傅開府儀同三司冀國忠武公先臣右侍儀使資德大夫中書右丞歷事先朝世篤忠貞臣被命守土爲臣之禮敢有弗虔於是躬董其侍得茲地於郡之東購良材集良工棟宇崇峻規模弘敞大稱明時尊尙有人之意遺其屬縣儒學臣陳幼實走臨川俾前集賢直學士奉議大夫臣吳澄文其碑守臣所欽者上旨也雖老病退閑之小臣何敢以固陋辭欽惟世祖皇帝混一區夏創建法度遠近大小文武之材各適其用帝師佛教之統也翊贊皇猷爲有功焉爰自古昔聖神君臨萬邦因時制作各有不同鴻荒之世民瀆事簡結繩而治之至於黃帝始命其臣蒼頡肇造書契乃有文字以紀官政以糾民慝更數十年而周之臣籀頗損益之名爲大篆又數百年而秦之臣斯再損益之名爲小篆且命程邈作隸書以便官

府行移遵而用之逮今千有餘歲矣其字本祖蒼頡而略變其體然觀漢臣許慎說文所載字以萬計而不足以括天下之聲有聲而無字者甚多也皇元國音與中土異則尤非舊字之所可該帝師具大智慧而多技能為皇朝制新字字僅千餘凡人之言語苟其有音者無不有其字蓋舊字或象其形或指其事或會其意或諧其聲大率以形為主人以手傳而目視者也新字合平上去入四聲之韻分唇齒舌牙喉七音之母一皆以聲為主人以口授而耳聽者也聲音之學出自佛界耳聞妙悟多由於音之學有龜茲人來至傳其西域七音之學於中土有曰婆陀力有曰雜識有曰沙識有曰沙侯加濫有曰沙臘有曰般贍有曰侯利筵其別有七於樂為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之七調於字為喉牙舌齒唇半齒半舌之七音此佛氏遺教聲學大原而帝師悟此以開皇朝一代同文之治者也聖度如天無所不容聖鑒如日無所不照所以徇近臣之請而致隆致厚以示報也先是南安守臣教養蒙古字生一新其學舍可謂知所重矣

楊氏 桓 六書統 焦氏經籍志二十卷 存

元史楊桓傳曰桓字武子兗州人中統四年補濟州教授後由濟寧路教授召為太史院校書郎遷祕書監至元二十一年拜監察御史未幾陞祕書少監預修大一統志桓為人寬厚事親篤孝博覽羣籍尤精篆籀之學者六書統六書源流書學正韻大抵推明許慎之說而意加深皆行于世 桓自序曰文字何為而作也聖人憂患天下後世欲濟變通備遺忘息爭端而作也聖人始則憂患天下之變欲以禮樂政教化治於天下則以口傳口不免有所遺忘終則憂患後世之變欲以禮樂政教遺訓於後世則以賢傳賢而不免有所泯絕於是文字之道興焉聖人憂患天下後世可謂至矣人皆至累文成章累章成篇然後可以垂法於天下後世而不知一文一字之間即至道寓焉如制仁字而為人與天地立立之義蓋人以至仁輔相天地好生之德以成贊化育

之功而後能參天地立而為三才也如制義字而為義在我之意蓋人制義由已而由人乎哉如人言為信言必當信也成言為誠凡言必當以行成之也如心直為惠曰正為是如此者不能備陳文字之始豈苟然哉後世特未察耳愚自童幼讀書既冠即知游心書學曉求文字之本原見古文篆籀石刻輒傲玩不置手始於禮部韻端得六書之名少長讀周禮始知學書為六藝之一保氏掌之以教國子者雖屢目之而趨進無門繼觀前宋杜從古集篆古文韻海但博聞多識而已亦不聞有所謂六書之原者又幾十年始獲見許慎說文全帙雖有六書之說唯形聲最備其餘但千百字中一字下間注曰此象形此會意此指事餘皆略而不說但類集篇表而已愚意許氏漢人生近三代宜當知之其所以引而不發者欲人存心厭飫而自求之也深惟此意輒不自量嘗欲悉取古文篆籀之存者析為六門冠以六書之目恆窘以生理繁以多病而未暇也至元乙酉被召至京師待詔於官舍賓客之餘日且無事始得償其宿志明年校書太史院秩滿再調祕書監丞俱清簡餘暇三年之間凡三起草而後成書以凡文字之有統而為六書也因名之曰六書統一曰象形其別有十曰天文曰地理曰人品曰宮室曰衣服曰器用曰鳥獸曰虫魚曰草木曰怪異二曰會意其別一十有六曰天運曰地體曰人體曰人倫曰人倫事曰人品曰人品事曰數目曰彩色曰宮室曰衣服曰飲食曰器用曰飛走曰虫魚曰生植三曰指事其別有九曰直指其事曰以形指形曰以意指意曰以形指意曰以意指形曰以注指形曰以注指意曰以聲指形曰以聲指意四曰轉注其別一十有八曰天象曰天運曰地體曰人體曰人倫曰人倫事曰人品曰人品事曰數目曰彩色曰宮室曰衣服曰飲食曰器用曰鳥獸曰虫魚曰草木曰怪異五曰形聲其別如轉注之數總其聲則有四曰本聲曰諧聲曰近聲曰諧近聲六曰假借其別一十有四曰聲義兼借曰借聲不借義曰借義不借聲曰借諧聲兼義曰借諧聲曰借近聲兼義曰借

近聲曰借諧近聲兼義曰借諧近聲曰因借而借曰因省而借曰借同形曰借同體曰非借而借凡序一文一字必先置古文大篆於首以見文字之正次序鍾鼎文於下以見文字之省次序小篆於其下以見文字之變文簡而意足者莫善於古文大篆惜其磨滅數少而不足於用文字備用者莫過於小篆而其間譌謬於後人之傳寫者亦所不免今以古文證悉復其故以古文大篆更相比究小篆雖出於秦非秦制之也但周室既弱諸侯疆暴書不同文六體變異秦統一之後盡得用史載籍之正乃削諸侯之紛襍還古文之本原少加損益而爲是書也籀文與古文既不相遠秦文與籀文間省亦微自原而流皆不出於六書之制但筆體或本大末殺首尾勻圓之異耳至鍾鼎款識之文以其古人欲刻諸金石多所省減今於其下直曰省文而已凡集文字總主於聲名者內古文重者大篆重者鍾鼎重者小篆重者譌謬別出者凡釋言計二十卷愚之荒學實因許氏說文而得之今就說文中取所明所識者則於其下直稱爲許氏曰云云其未曉未識而未敢取者仍有說文舊書在既曰未曉未識敢妄取以自欺乎後之君子有知識絕人盡明許氏之舊而復之斯愚之所願也 倪堅序曰鄒魯多鴻儒燕趙多奇士僕隨朝三十載獲交鄒魯燕趙士大夫非一人獨於辛泉先生楊公在祕府則有同寅之好在成均則有交承之誼故於古道之交尤深每論及所著六書則慨然歎曰世變日下文字闕六字古以變闕十六字凡三起草而成是編自守之堅信之篤天下後世之知不知不計也愚謂古者變結繩而書契皇而帝帝而王所謂龍書穗書雲書鸞書與夫科斗龜螺鍾鼎蕪葉等書皆絕無聞絕無聞而僅聞者惟軒轅之史倉頡周宣之太史籀二篆而已攷之傳記史倉之鳥篆羲農穗之變也史籀之大篆顛項科斗之變也漢許氏亦云五帝三王改易殊體王降而霸去籍於七國焚書於孤贏而李斯始變顛籀二篆省文而爲玉筋亦曰小篆旣而皮役興獄事繁程邈又變篆爲隸以趣約易史臣謂施之

徒隸故曰隸厥後愈變而愈不古古文遂絕說者以謂自倉頡至漢初書經五變古文變而大篆又變而小篆篆變而隸隸變而草始於漢初不知作者爲誰他如署書稟書楷書蓬書及懸針垂露飛白偃波等數十種皆出於六文八體因事而生變者也漢孝武時雖得孔壁科斗古文時人無能知者孝宣嘗召通倉頡讀者以授張敞敞後傳之杜林孝平間爰禮等能言頡書微爲小學元士雄又采禮說亦續頡而固又采雄孝和中命賈逵修理舊文慎又采史籀斯雄之書以解達而錯又解慎此則頡籀之變而屢變者也魏邯鄲淳以曹喜學斯而學之蔡邕雖采斯喜之說爲禠形而不如淳章誕師淳而亦不及又有史籀篇倉頡篇三倉廣倉等篇皆出於晉之汲冢而頡籀之舊又不知其幾變也君子謂篆經五變而至漢初已非古矣魏晉而下不論也故唐李陽冰自謂斯翁之後直至小生徐鉉以其言爲不誣蓋籀者頡之變斯者籀之變而冰又斯之變也舒元興謂斯去千年冰生唐時冰後無人篆止於斯愚謂冰未千年而有辛泉與漢許慎如相後先其書統之與說文則相表裏其六書之序則有同而異者焉許氏之序六書周保氏之變也辛泉之序六書漢許氏之變也其自敘云六書之有象形會意而後有指事轉注形聲假借亦猶八卦之有乾坤而後有震巽坎離艮兌其後敘又參天地之化合四時之序關盛衰之運而言之益得古人不傳之妙於言外亦善變者也先儒謂易爲聖人通變之書愚亦謂是爲變變而作也變在彼變變在此彼彼之變變古而降爲今此之變變今而返之古愚故謂是書亦變變之書也慎之子冲於漢建光之元上其父書父書得以不泯辛泉之子守義亦於皇元至大之元以其父書聞於朝與許氏之書竝行於世而相傳不泯矣守義奉朝檄往浙江刊父書將行詣史館泣且請曰先君子辱知於先生最厚所著六書亦先生所夙知敢告序引以信來世以爲子孫藏愚嘉其能守父學而不變又念疇昔古道之交能幾其敢以一死一生而變邪遂爲序其概以俟後之君子

先生諱桓字武子夫人孔氏孔子五十三世孫子男五人所居魯城南之三里許曰達泉疏而爲
辛泉因以自號云 劉泰序曰六書藝之一孔子曰游於藝游玩物適情之謂藝則禮樂之文射
御書數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不可闕者朝夕游焉以博其義理之趣則應物有餘而心不放
矣况書爲五藝之府以其五藝之明必待書成文字而後各識其所以然則書尤不可易而學之
也抑書之與不獨該夫人事之五藝雖天地萬物亦莫不該之也一日象形天地以生物爲始物
生而形各不同故隨其物之形模寫以成文所以象形爲六書之首如日之類日陽精其體常
盈陰精其體多缺而藉日爲光此形不同而文各有取也二曰會意天地萬物之形既異其文
又不一而足故模眾物變動之意以成文如加瓜之類取義兩人相加爲加兩人相孤爲孤也三
曰指事文既成於象形會意而理不能該者則字生焉字雖有似乎人爲其實亦莫不因其自然
之理也如米末之類指其米之下者爲米指其米之上者爲米也四曰轉注指事之外意有不能
盡者則取文轉相附注以足其意如聖覽之類聖从耳从口从至以其聞無不通言無不中至
則人在士上聖又士之大者覽从臣从寶省以其臣有守則國之大寶也五曰形聲物之形意非
轉注所能盡故於形之傍附之以或文或字因聲以明之如矐矐之類从日以童龍爲聲也六曰
假借其聲義於上五者俱不能該故取一字兩用以足之也如去取之類去往也借爲上聲除去
字取善聽也借爲取舍字此其大略至於脈絡條目備見各書小序矧又有湖原以復古正韻以
達今嗚呼盛哉若統書不作隸字既變舊形則雅意自何而知耶大抵古人制作文字不徒記事
而每寓教於其中也如鬻之類孝是善事父母之名从老省子在老下老在子上承事之所謂
老者安之也鬻本酒器象口有益腹有文兩手奉之之形君父所以稱尊者不敢序言但指其當
前所用之器言之猶今御前殿下之稱敬之至也隸字既失其本真則此意何以明哉斯辛泉先

生所以爲憂六書統所以作也先生識見高明洞徹物理六書奧妙究極精微至於一文一字用
心推求注釋簡要莫不得其至當之理於古人寓教之妙發其所未發以新天下後世之耳目可
謂方今之盛典也苟存心於游藝者後一觀之於世教豈謂小補哉先生幼子守義得父之傳而
精其業多士嘉之朝廷特命馳驛往江浙行省刊板印書以廣其傳可見崇重至美之意云 四
庫全書提要曰是書至大丙申其子守義進於朝詔下江浙刻版有翰林直學士倪堅序又有國
子博士劉泰後序而桓自序爲尤詳大旨以六書統諸字故名曰統凡象形之例十會意之例十
有六指事之例九轉注之例十有八形聲之例十有八案周禮注作諧聲此作形聲蓋從許慎說文假借之例十有四
其象形會意轉注形聲四例大致因戴侗六書故門目而衍之指事假借二例則桓以意鈎稽自
生分別所列先古文大篆次鍾鼎文次小篆其說謂文簡意足莫善於古文大篆借其數少不足
於用文字備用者莫過小篆而譌謬於後人之傳寫者亦所不免今以古文證之悉復其舊蓋桓
之自命在是然桓之紕繆亦即在於是故其說至於不可通則變一例所變之例復不通則不得
不又變一例數變之後紛如亂絲於是一指事也有直指其事有以形指形有以意指意有以形
指意有以注指意有以意指形有以注指意有以聲指意一假借也有聲義兼借有借聲不借意
有借意不借聲有借諧聲兼義有借諧聲有借近聲兼義有借近聲有借諧近聲有因借而借有
因省而借有借同形有借同體有非借而借轉轉迷音見於不可究詰蓋許慎說文爲六書之祖
如作分隸行草必以篆法繩之則字各有體勢必格闕而難行如作篆書則九千字者爲高曾之
矩矱矣桓必欲循而改錯其支離破碎不足怪也以六書論之其書本不足取惟是變亂古文始
於戴侗而成於桓侗則小有出入桓乃至於橫決而不顧後來魏校諸人隨心造字其弊實濫觴
於此置之不錄則桓穿鑿之失不彰故於所著三書之中錄此一編以著變法所自始朱子所謂

存之正以廢之者茲其義矣

楊氏桓六書統源 焦氏經籍志十二卷 存

四庫全書提要曰六書統備列古文篆籀此書則專取說文所無或附見於重文者錄之六書統所載古文自憑胸臆增損改易其字已多不足信至於此書皆說文不載之字本無篆體乃因後世增益之譌文爲之推原作篆卷一以會意起僅一十一字次指事僅十四字合轉注爲兩卷其卷三至十二皆諧聲字獨闕象形一門名曰六書實止五也桓好講六書而不能深通其意所說皆妄生穿鑿不足爲憑其論指事轉注尤爲乖異大抵從會意形聲之內以已見強爲分別故其指事有以形指形以注指形以聲指形以意指形以屬其轉注有從二文三文四文乃從一文一字從二文一字從一文二字之屬蓋字學至元明諸人多改漢以來所傳篆書使就已見幾於人人可以造字戴侗導其流周伯琦揚其波猶聞有可采未爲太甚至桓與魏校而橫溢翦決矯誣尤甚是固宜宣諸戒律以杜變亂之原者矣

樓氏有成學童識字 千頃堂書目 未見

吳來撰樓君墓銘曰君諱有成字玉汝義烏人既卒予就其家求書子光亨出學童識字一編請予敘曰凡盈天地之兩間者莫非物也史皇倉頡始制文字而正名百物天下之物舉之而無窮故古今字書之學亦與之變而無窮形聲事意轉注假借音同字異音異字同雖自一起而成文極其變或至於什伯倍蓰而止兩漢之世悉隸小學學童習之固有遺者晉魏以降士不師古而俗書僞學之日勝造字偏傍點畫亂讀字輕淺重濁蓋小學學童識字日少涉事日疏造理日窒任私臆決顛到錯選或以目前近事幾不名六畜幾不辨菽麥況天下之物可舉者若是之無窮哉嗚呼弊也久矣蓋今玉汝頗以暇日輯古今字書尤注意音義聲韻訓詁同異題曰學童識

字是雖未足以盡繼古小學然皆精緻可傳予蓋序是語已復還其書

李氏文仲字鑑 千頃堂書目五卷 存

文仲自序曰倉頡仰觀天文奎星圓曲之象俯察地理萬物之宜遂爲鳥迹蟲魚之書由是文籍生焉上古之書代莫得聞蓋世之遐雖有存者而不能論也周禮保氏掌養國子以道教之六書一曰指事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可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三曰形聲形聲者以事爲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爲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六者制字之本雖蟲篆變體古今異文離此則謬周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同或異秦丞相李斯頗刪籀文謂之小篆因政令之急職務之繁小篆不足以給下邳程邈始變篆文而作隸書以趣約易後漢和帝命賈逵修理舊文於是許慎集篆籀古文諸家之書質之於逵作說文解字體包古今首得六書之要其於字學處說文之先者非說文無以明處說文後者非說文無以法故後學所用取以爲則歷代諸儒精研箴究寔免闕遺宋紹興間三衢毛晃增註禮部韻略因監韻字畫差謬斟酌古今較裁點畫辨正黜俗特爲詳舉以今參之珠類玉瑕尙存指摘如衮謚之類是也衮說文从衣公聲增韻从口作衮誤謚時利切說文交溱鄭氏發明六體可謂備矣然俗字混殺學者罕能留心承謬襲譌去真愈遠六書之法遂隱經典之文益差愚不自量雅尙古典本之說文增韻參以諸家字書以說文箴增韻之誤以六書明諸家之失因作字鑑遺諸同志以茲正體施之高文大冊奏章箋表與夫經典碑碣則辭翰俱美偏傍同者不復廣出凡所未盡觸類而長所正之字隨韻收入遞互研攷 顏堯煥序曰伯英李君酷嗜古書房接遠紹作類韻三十卷閱十載甫脫橐用心良苦余爲敘其始末未及鉅梓而伯英下世矣余懼

其齋志九原其傳泯泯一日忽其猶子文仲謁余出字鑑一編謂伯父無恙時常在左右繙閱舊書講求遺事伯父器之類韻備矣韻內字畫有未正者伯父欲正之未及留以遺後人今以說文箴增韻之誤以六書明諸家之失以卒伯父志子既敘類韻矣秀併及今編所由作可乎余觀歐陽公集古錄原父楊南仲所書韓城鼎銘愛其篆籀以今文古文參之喜形跋尾重致意焉信哉字學之所當深究也今子用志字編以續伯父之書昔人所謂芝蘭玉樹欲其並生於庭以其能增光先猷也以子之志爲子之書方今聖朝崇重儒道持此以往隨和在裏將有所遇矣於是乎書 千文傳序曰梅軒處士李君嘗訓其子伯英曰吾聞經典中用字類多假借非止一音凡有疑必須究諸字書參之訓詁毋怠伯英謹受教故其平日所讀經史傳記諸子百家之書遇有字同而音異者未嘗不深求博采遠引旁證必使音義瞭然而後已如是者有季手鈔成帙於是著爲一書名曰類韻示不忘先訓也至治改元甫脫稟鄉先生前進士顏公敬學爲之敘未幾而伯英歿其猶子文仲求韻內字之未正者正之爲字鑑一編復求顏先生敘之所以卒伯父之志也吁醫不三世不服其藥蓋以夫人有所傳授察脈明而用藥審是以服之無疑不然則否今夫類韻之作始於梅軒翁終於伯英至文仲而大備更三世而成一書信乎其能傳達矣梅軒之卒先子嘗爲誌其墓伯英由儒入吏終漕府令史其兄弟子姪皆與余游故樂爲之書 張榘序曰字學之晦久矣余每讀經典怪其音與今四聲不協聞有協者亦不多見豈古今之殊音邪抑制韻者不能會經典之文以成書邪蓋書有六體唯假借爲難明假借明則六書明六書明則經典始明故凡古音與今不通者皆假借之弗明爾吳郡李君伯英迺獨潛心於此考抉經傳按羅子史百家之言凡有涉於四聲必彙而次之積十季而成名曰類韻以字爲本以音爲幹以義訓爲枝葉自一而二井井不可紊用功既已勤矣至其從子文仲又能廣李君之未及辨正點畫刊除俗

謬作爲字鑑以備一家之言余覽而嘉之然則後之觀類韻者循流尋源而音以明觀字鑑者由歧達道而字以正其有補於經史口口故述其作之由而書其首 唐泳涯序曰字之爲文始於倉頡之制作備於周官之六書韻之所制去古既遠不可得而考矣惟六書之義載在方冊尙可尋繹而諸先達之敘于前者已嘗歷言其詳何俟余贅顧惟六書之中假借爲多如漢史所載祠官祝釐是借釐爲禧也瘞身從事是借瘞爲勤也至於務省繇費則借繇爲徭神爵數集則借爵爲雀是皆所謂假借者後世不考古文字義往往自出已意矻劑之矻改而從金互市之互易而爲平已不逃或者之議甚至書魯爲魚寫帝爲虎而弄塵伏獵又有大可笑者豈非不學之過邪姑蘇李君伯英博考載籍嘗編類韻一書有識者已印其可猶子文仲又作字鑑五卷援證詳明視荆公字說何嘗霄壤闕可知已余故表而出之 黃潛序曰古之小學有六藝焉學之者必自數而書而樂而射御而禮其爲法至詳且密其爲事又皆有次第而無敢以捷疾取朝夕之效士生其時自幼至于成人非是六物者不以役於四體接於心思磨礪長養之有其素故其近而博之以大學之教咸有以成其材而就其實詩所謂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者也小學之廢久矣近世大儒始采古經傳輯以爲書學者誦其言徒知有六藝之目而未嘗身習其事其習焉而不廢者書而已而又昧形聲事意轉借之辨迷文字子母音聲之原然則雖書亦廢矣聖賢之託於簡策以傳者魯魚亥豕其存幾何後生小子方且玩思空言高談性命而以爲資身譁世之具切近之意微誇傲之氣勝此士之所以成材就實如古者少也吳郡李生文仲年未弱冠本說文作字鑑若干篇誠有志於小學者豈不猶行古之道哉蓋生之世父伯英甫嘗撰類韻以明六書假借之用而於文字之譌謬未及有所攷正生之爲是所以備一家之學云爾雖然此小學也以生之有志於古又能弗失其爲學之次第如此則夫從事於大人之學以成就其材實者無患乎不古

若也子夏曰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予予生有望矣庸識諸篇端以爲之序云 朱彙尊
序曰元至治間長州李世英受其父梅軒處士之旨以六書假借難明于是就典籍中字同音異
者正其字書溯其原委緝類韻一書凡三十卷其從子文仲復緝字鑑五卷仍依韻編之予鈔自
古林曹氏嗟夫字學之不講久矣舉凡說文玉篇佩觿類篇諸書俱束之高閣習舉子業者專以
梅氏之字彙張氏之正字通奉爲完圖冊飲流而忘其原齊其末而不揣夫本乖謬有難畢舉也
已李氏之學遠引說文證以後代諸家之說其亦所謂元元本本者與適金元字雜以國書字體
轉益茫昧其詩詞落韻有出于二百六部之外者茲編所道者古信可傳也 張士俊跋曰字鑑
一書誤自吳門李氏康熙戊子夏五月秀水朱先生過余師子林酒後出是書云此子郡人之書
而予鈔得之古林曹氏者前荔軒曹公屬購字學書故攜之以來不識更有善本否俊對曰無願
先生留以授俊何如先生笑曰予不過欲古書之傳耳子與荔軒何異子有志予當成之俊唯唯
敬受教并請序以傳不朽先生時年八十一 四庫全書提要曰文仲長洲人自署吳郡學生其
始末則無考也文仲從父世英以六書惟假借難名因集類韻二十卷以字爲本音爲幹義訓爲
枝葉自一而二井然不紊凡十年始成而韻內字畫尙有未正者文仲因續爲是書依二百六部
之韻編次之辨正點畫刊除俗謬於諸家皆有所駁正中閒如彙从禾高聲而誤作彙隙从阜从
寮而誤作隙則糾干祿字書之失如肇肇原有二字而止收肇字反以肇爲俗豎字誤从立作豎
徹字誤从去作徹析字誤从片作枿則糾五經文字之失如屯本訓難借爲屯聚字而郭忠恕以
屯音迤別出屯爲屯聚字於假借之義不合則糾佩觿之失他若增韻韻會諸本則舉正之處尤
多大旨悉本說文以訂後來沿襲之謬於小學深爲有裨至若菱字變爲孳陽字變爲墮陸字變
爲墮之類則以爲承譌既久難於遽改而但於本字下剖析其所當然深得變通之宜亦非泥古

駭俗者所可比也其書久無傳本康熙中朱彙尊從古林曹氏鈔得始付長洲張士俊刊行之云

小學考卷二十三

資政大夫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廣西南康謝啟昆編

文字十五

許氏謙假借論 千頃堂書目一卷 未見

元史儒學傳曰許謙字益之其先京兆人由平江徙金華謙數歲而孤甫能言母口授孝經論語入耳輒不忘稍長立程自課雖疾不廢既乃受業金履祥之門居數年盡得其奧讀四書有叢說二十卷讀詩有名物鈔八卷讀書有叢說六卷其觀史有治忽幾微他若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食貨刑法字學音韻醫經術數之說靡不該貫延祐初居東陽入華山學者翕然從之至元三年卒年六十八嘗以白雲山人自號世傳為白雲先生賜諡文懿

牟氏楷九書辨疑 浙江通志 未見

浙江通志曰赤城新志牟楷著

按志書疑六書之誤楷蓋浙江之天台人惜未詳其始末

林氏雷龍草韻 一卷見黃仲元四如集 未見

黃仲元題漫翁林春山草韻曰歲辛巳冬十月漫翁草韻成出示黃淵天叟開卷詭然蔚然似清臞似峭勁實精密實妙巧盤蹙迴幹字字中度叟曰何不書急就何不作文選翁曰隨人作計恐終後人叟又試翁平上去入字凡若干與若干韻翁應聲答韻二百有六字一萬七百有奇世間萬書橫寫豎寫詞人墨客長歌短歌盡在箇裏叟服翁敏口法音而退又一年翁序引成來徵叟文諾未上稿又一年翁索叟通語翁書六藝之一形聲六書之一藝也有道焉習之童叟皆能不習老宿亦難俗之趨科斗散軼易為篆隸草書之變迺始秦末氣之殊風土不同操平音亦異切

韻之學來自西北世有秦有周而字書不能少異乎秦地有東西有南北而韻學不能不祖西北
一漢以來至于今皆然前乎此識古文惟一楊雄後人大類矇眊然法通萬法變草雖便急就視
壁藏猶彷彿萬分之一前乎此識古韻惟一韓愈後人如調啞鐘然一音通百音叶韻雖約以四
聲視傍韻皆可出入翁雖後千年生於草書猶可以想禽獸蟲魚草木之羣態與雷霆風雨山雲
之萬狀而意在筆前筆隨興到於韻書猶得因禽鬪清濁之異縱橫經緯之妙別字義訓讀之名
而醉後入吟吟時入腔草韻書所以作與昔曹景宗不解書又不喜問率以意造晉帖操多作摻
百寫類七時師惟不曉音故不識字當走筆時波戈點畫豈能一如古法草韻所以作與段叟又
嘗攷漢初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吏是時未有韻書所諷者何抑蒼頡爰歷博
學章歟又試六體課最者以為尚書御史史書令史迺皆古文奇字篆隸繆蟲又不致以草書何
也或秦草未落人間與翁此書與篆隸韻並行恐與漢初不合翁曰第書之以俟後身張芝叟迺
筆翁問答于集端皆癸未臯月端午

按雷龍字伯雨

劉氏 篆韻集鈔 見宋濂文憲集 未見

宋濂序曰昔漢許慎氏作說文解字十四篇隨其偏傍分為五百四十部其文則九千三百五十
有三焉南唐徐內史錯苦其偏傍與密不可悉知而欲便於披閱乃以切韻譜其四聲名曰說文
韻譜篆之有韻蓋自內史始宋巽巖李燾以韻譜局於四聲則偏傍卒未易見復依類篇分五音
先後悉取說文次第而聯貫之至合溪戴侗出用九種括說文之諸部與韻譜等書各自名家然
互補益而未有能集之者鄱陽劉君燦切承先訓留意於篆學歷年之久靡不貫通於是用韻譜
為宗而其先後則分以五音每字之下又析以九類先儒之說有相發明者輒具錄之字義之未

已全

安者必疏其是非而申以已說說文所引古文六經其字與今所行本或不同集為一編以附其
後其成若干卷精密而不失於粗疏嚴簡而不致於允泛其可傳世蓋無疑者夫自慮繼命子襄
為飛龍氏造為六書至黃帝時蒼頡從而衍之世相授受文字孳育周因建外史以掌其事秦漢
以來官廢弗設遂致訛謬失真許氏竊患之采史籀李斯揚雄之書博訪通人兼考之於賈逵然
後集為說文之書當是時去古猶近遺文宜可徵故其說最有據依所謂部端五百餘字蓋倉頡
篇云嗚呼向非許氏六書之學其不微且絕耶李陽冰生於唐代去許氏則遠矣雖號宗其書輕
肆臆說妄加排斥內史頗以為恨作繫傳四十卷而反正之謂之傳者欲尊之如經也內史之後
惟吳興道士張有尊之之意畧同許氏之學遂如金科玉律為世之法程間嘗獲習其書美則美
矣而重復闕逸尚多有之古籀三文亦疑呂忱參入其間今世之所存者未必皆許氏之舊然則
繹之正之有賢者作不能不盡心於斯也雖然說文其至矣乎濂自來金陵見六書正譌說文字
原二書乃鄱陽周伯琦氏所造頗以許氏為宗今又覩爆是書亦羽翼說文之學惟恐其不明何
鄱陽之多賢耶周氏之所著已盛行爆之此篇士大夫多願觀之濂故為序作者之意於篇首嗚
呼契二儀之運該萬類之理無過於六書博雅之士慎毋以為小學而忽諸則善矣爆字彥正嘗
為嚴之建德令氣貌粹然有德君子也其於名物制度之學尤精云

辭氏 延年 鐘鼎篆韻 蕭剡見勤齋集 佚

蕭剡誤文學辭君墓志曰君諱延年字壽之平陽人秦王府文學六書其所專業有小學纂圖鐘
鼎篆韻傳于家

柳氏 賈字系 千頃堂書目二卷 未見

元史黃潛傳曰潛同郡柳貫浦陽人貫字道傳器局凝定端嚴若神嘗受性理之學於蘭谿金履

祥必見諸躬行自幼至老好學不倦凡六經百氏兵刑律歷數術方技異教外書靡所不通作文
沈鬱春容涵肆演迤人多傳誦之始用察舉為江山縣儒學教諭仕至翰林待制與潛及臨川虞
集豫章揭傒斯齊名人號為儒林四傑所著書有文集四十卷字系二卷近思錄廣輯三卷金石
竹帛遺文十卷年七十三卒 浦陽人物記曰柳貫字道傳其先居河東宋建炎中七世祖鑄始
從趙鼎自解遷杭鑄子森又自杭遷浦陽烏蜀山父金字時聲擢咸淳三年右科進士第為高郵
令道傳幼有異質穎悟過人受經于蘭溪金履祥學文于方鳳吳思齊謝翱自經史百氏兵刑律
歷數術方技異教外書靡所不通作為文章涵肆演迤春容紆于人多傳誦之大德四年道傳年
三十一始用察舉為江山縣學教諭遷昌國州學正轉湖廣等處儒學副提舉未上延祐六年改
國子助教陞博士擢太常博士時方承平稽古禮文之事次第並舉遇有所設施必俟道傳論定
泰定三年出提舉江西等處儒學至正元年召為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到官僅七閱月以
疾卒年七十三善楷法工篆籀妙處不讓李陽冰兼能鑒定古彝器書畫而別其真贋所著書有
文集二十卷別集二十卷字系二卷近思錄廣輯三卷金石竹帛遺文若干卷

柳氏貫金石竹帛遺文 十卷見元史 未見

按貫所著書亦見黃潛撰柳待制墓表

吳氏正道存古辨誤韻譜 見吳文正集 未見

江西通志傳曰吳正道餘干人明六經許氏說文有不足者補之臨川吳澄嘗問曰楷模二字假
借乎曰取義也草木譜云模木生周公塚其色正楷才生孔子塚其葉直若正與直可為法則况
在聖人之塚乎澄大敬之有六書原六書通正六書淵源圖澄為之序 吳澄隸書存古辨誤韻
譜題辭序曰自三蒼之篇既亡僅有許氏說文解字為文字一家之宗而其義不盡得夾際鄭氏

畧正一二未悉正也近時永嘉戴氏之書出六書之學始大備然俗書行世雖為士者鮮究文字
之本原况非士者乎夫古之聖人作書契以代結繩所關係豈小哉秦人苟簡之政取官府之便
易而有隸隸也者隸輩所書爾未嘗以此律士甘於降為隸而從其書士之不尙志也由漢隸今
循襲已久隸不容廢而偏旁之說謬當正就隸之中稍革訛謬而不全失頡籀斯之意其可也番
易吳正道儒宦名家志在正俗書之非嘗輯偏旁訛誤予固嘉之今又增廣其書為辨誤韻譜此
書倘行庶幾無不識字之士矣予自少有志於斯然術業非專攻心力有不暇見有人能為予所
欲為而不及為者是以喜之極而為之題辭焉

吳氏正道字體正誤一作六書淵源字旁辨 見吳文正集 未見

吳澄序曰自隸興于秦而篆廢于漢其初不過圖簡便以適己而已漢隸之流為晉隸則又專務
姿媚以悅人妍巧干狀見者無不愛學者竭其精力以摹擬之而患不似也夫字者所以傳經載
道述史記事治百官察萬民貫通三才其為用大矣縮之以簡便華之以姿媚偏旁點畫浸浸失
真弗省弗顧惟欲以悅目為姝何其小用之哉漢晉而後若唐宋聲名文物之盛各三百頗有肯
尋斯籀之緒上追科斗鳥跡之遺者視漢晉為優然亦間見爾不易得也就二代而論唐之能者
超于宋宋之能者多于唐餘風猶未泯番易吳正道承家世文獻工篆書不惟筆法之工并究字
體之原以所訂偏旁一帙示予予每慨古藝之不絕如綫而忽值斯人焉如之何而不喜之深耶
虞集序曰番陽吳正道年五十餘世為儒家深好篆法既著六書淵源字旁辨誤又著存古辨
誤韻譜故翰林學士臨川吳公見而喜之親作兩書兩序噫吳公豈輕許可者哉蓋其字旁辨誤
之說既考之諸家而舉其要用工固已深久而韻譜之書徐氏舊作直載其字而已蓋不更加於
辨誤而張鄭戴之辨又不得以切韻尋檢是以正道有辨古有存古具於切韻相從之下視徐氏

為後出而益詳矣

吳氏 正道 六書原 見江西通志 未見

吳氏 正道 六書通正 見江西通志 未見

李氏 甸金 存古正字 見吳文正集 未見

吳澄序曰正書之變三俗書之變二正書者何黃帝時倉頡所造也後世謂之古文別出者謂之古文奇字歷數千年而周宣王之時變為大篆又數百年而秦始皇之時變為小篆古文大小篆三體畧有更改實不相遠也故於六書之義無差殊俗書者何秦時所作隸書也當是取便官府吏文而已人之情喜簡捷而厭繁難自此以後公私通行悉用隸書而古初造字之義浸泯後漢許氏叔重為之慨況距今又千載乎隸變而楷則惟姿媚悅目是尚豈復知有六書之義哉六書之義不明則五經之文亦晦何也五經之文古人之言也古人之言而書以後世之字字既非古則其訓詁名義何從而通苟欲率天下之人而廢俗書復古篆勢固有所不可惟於世俗通行之字正其點畫之謬訛偏旁之淆亂則雖今字而不失古義昔臨功魏公華父蓋嘗有意乎此而於字未能悉正也至元之季於金陵識先達李君仲和父精究字學所輯稽古韻深契予心後三十年其孫桓示存古正字一編又因稽古韻而約之者也凡華父所未及正者仲和父悉正之其有功於字學大矣而予之尊其書也非特以其與已同好也仲和諱甸金宋淳祐庚戌進士出身官至承直郎淮西節制司屬官

陳氏 瑛 篆書 見吳文正集 未見

吳澄篆書序曰秦隸興而篆書廢漢四百年莫有能者觀於漢代碑刻可見矣三國六朝間亦無聞焉唐二百年李當塗一人而已自秦丞相逮於宋初蓋千年而僅有徐騎省以能繼當塗自許

何斯學之寥寥也宋人能篆書者頗多於唐蜀文靖公至今為人所稱陳伯英魏公鄉人也游藝之暇及此所書千文字體整潔其可上晞文靖者夫陳之先世少師公於蘇文忠公如大父行參政公當宋南渡之際以詩名家咸淳季年別院省試春秋第一人伯英季父也一家文學之傳不絕伯英名瑛受朝命為郡教授

按全蜀藝文志載是序為趙采作采字德亮濂川人

李氏 仲常 篆韻 見胡祇適紫山大全集 未見

胡祇適篆韻序曰六藝自折衷之後去聖人千八百年禮樂射御皆廢所存者書數而已嬴秦以降政煩文冗日趨乎苟簡大篆減而為小篆再削而為隸為楷為行草字至於草則荒唐無法之極承訛習謬莫知其非於此有人焉沿流討原恥同卑近舛錯正較三代彝鼎金石遺文孔聖斷簡直升乎伏羲倉頡之堂正定以為成書吾於今兩浙都轉運通議李侯見之以侯於是參前倚衡藩牆置筆踰三十年可謂苦心豪傑之士將板本以行凡欲識字者當家置一編學者以今闕古等而上以古視今變而下侯之有力於字學夫豈淺鮮哉 胡祇適篆韻又序曰字畫始於鳥跡科斗再變而詳悉為大小二篆又變而減削為隸又變而省易為楷又變而破碎為行又變而放肆寄影為草鳥跡科斗泯滅已久于今得見古人作字之由符許慎之說文獨賴大小二篆近今士大夫公論復是書者秦一李斯唐一李陽冰金朝黨竹溪寥寥二千載得三人焉其為藝也何其艱哉仲常郎中讀書游政之暇手書小篆三十餘家刻梓以傳世進道進技不務苟簡處心力學豈淺也哉異時攀駕前賢賞音者奚慮無人雖然苟無陽冰碧落一碑竟為風雨摧剝終不為世所重要之奇珍異寶不可以不講其主名

杜氏 本 六書通編 千頃堂書目十卷 存

元史隱逸傳曰杜本字伯原其先居京兆後徙天台又徙臨江之清江今為清江人本博學善屬文隱武夷山中平居書冊未嘗釋手尤工于篆隸所著有六書通編學者稱為清碧先生

田氏篆隸偏旁正譌 見劉因靜修集 未見

劉因篆隸偏旁正譌序曰小學之廣尚矣後世以書學為小學者豈以書古之小學六藝之一乎夫古之小學果專於藝而已乎而其藝果止於書而已乎而今之所謂書學者又果古人之所謂小學者乎夫古人之於書也點畫頭末方圓曲直一出於法象之自然非可以容一毫人力於其間者而幼學之士蓋欲即此而知其事物義類之所在因其形而求其聲焉而已矣是皆天理人事之所當為非有一毫慕外為人之私也若夫後世則處有不知其姓而頗有不知其名顛倒側媚惟妍而已矣而況於學者乎嗚呼世變降矣雖一藝之微亦莫不然可勝歎哉予今教授餘二十年每欲令初學者移臨模法書之功而求知夫偏傍之所以相生篆隸之所以相因分六書為類而以次習之顧力有未暇者焉今田生纂集凡隸書之形雖相近而篆實不同如奉泰奏秦春者為一書非惟使為篆者不以隸而誤而亦使為隸者知以篆為本真有用之書也名曰篆隸偏傍正譌而請于序之子因傷古道之不復嘆予志之不就而喜生之勤篤也故為之書至元丙子八月既望序

釋氏屏岩字韻 見王柏魯齋集 未見

王柏跋曰鐘鼎瓊金槃彝尊爵之款識罕傳於後世而籀篆寂寥六義荒墜斯變小篆逸變隸書二人雖同時而斯猶有所宗也邈則無復絲毫籀法矣隸轉而楷楷轉而行行轉而草行已不莊草尤放蕩世變所趨淳厚斲喪可勝言哉楷書首以元常稱惟江左諸賢頗得之至隋唐其法漸壞歐虞褚薛顏柳諸公皆不能逮也今之學者不能推其原以復乎古乃欲眩其詭以揚其波蓋

〇九〇

部分偏旁俱壞於能書者之手取妍好異惑亦甚矣後有作者必將以六義正之偶見屏岩上人集字韻而有感遂識於後

周氏伯琦說文字原 干頃堂書目一卷 存

元史周伯琦傳曰伯琦字伯溫饒州人幼從父應極游宦京師入國學為上舍生蔭授將仕郎南海縣主簿擢翰林修撰日被顧問眷遇益隆歷官浙西肅政廉訪使江南行臺監察御史尋假參知政事招諭張士誠士誠降拜資政大夫江浙行省左丞後歸鄱陽卒伯琦博學工文章而尤以篆隸真草擅名當時嘗著六書正譌說文字原二書

伯琦自序曰說文字原者說文解字本其所以然也昔在神聖豳天立極開物成務迺畫八卦造書契以述天地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繇是文字興焉獨體為文文者依類放象也合體為字字者孳也形聲相益孳浮漫多文之所生也筆於竹帛者謂之書書者如也書學有六盈天地之間者皆物也裁成輔相天地之化者皆事也故象形為先而指事次之象形者畫成物象日月是也指事者視而可識上下是也人之五事曰見言視聽息聲蘊於言意萌於息故諧聲會意又次之諧聲者以事物配聲齒从止旨从匕是也會意者比類合意兩人為从兩火為炎是也形也事也聲也意也合而為文字矣未盡者則轉注目足其意假借目足其聲轉注者反側取義變形成類側山為阜到止為而是也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托事令長是也此六書之大旨經藝之本王政之始而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鳥獸蟲魚雜物奇怪制度禮儀世代人事凡可目傳遠近而詔後世者未有不藉乎是者也古者天子學誦其名通其義十五入大學則又因其名義物物格之而竟其致知之功焉故周禮保氏曰六書教國子而孔子贊易亦明取夬之義其為學大矣說文解字五百四十象形指事者文也會意諧聲者字也轉注假借者文字之變也文最古字次之變又次之

肇於羲頡備於史籀約於秦斯暴君焚滅雖有八體之名講學遂絕漢興儒者各以所記者私相授受類多踏駁惟許慎氏受學賈逵稽古討論集次是編部分類屬粲然可考或謂即漢史所謂倉頡篇也者蓋文字之初止此五百四十而已餘字八千八百一十又三繫於各部者胥此焉出漢制學僅十七已上始試諷誦籀書九千字乃得為吏又曰八體試之郡移太史并課最者曰為尚書史書或不正輒舉劾之故遷固之書字頗近古六經本皆古文唐天寶三年詔集賢學士衛包改古文更作楷書曰便習讀今世所傳反禱俗體學者嫌之烏乎不能識字則不能讀書不能讀書則不能明理不能明理則脩己治人酬酢萬變有不舛戾者乎是曰君子大博文而貴約禮也先君汝南公研精書學餘四十年嘗謂許氏之書雖經李陽冰徐鉉錯輩訓釋猶恨牽於師傳不能正其錯簡強為鑿說素然無叙遂使學者昧於本原六書大義鬱而不彰苟非更定何日垂世伯琦暇承有年忘失是思緬惟畫卦造書之義參呂歷代諸家之說質目家庭所聞未敢釐其全書且以文字五百四十定其次叙誤述贅語以著其說複者刪之闕者補之點畫音訓之譌者正之字系於文猶子之隨母也分為十又二章曰應十又二月之象疏六書於下於是許氏之學漸有可考不待繙其全書而息過半矣名之曰說文字原畱之家塾目授蒙士或小學之一助云至正九年歲在癸丑仲春 又叙贊曰衡從圓方剖分元黃日月縣象著明舍易人泉兩儀身為紀綱兒言視聽內思外莊動植柔剛品彙流形開物成務器用有常窮數盡變六義括囊始一終亥厥旨寔宏圖書卦畫表裏發揚自非神聖制作孰當宸廢劉與古學味范編絕簡素踵襲面牆爰釋先訓部列叙明啟蒙致格人文化成 楊士奇跋曰說文字原一冊元周伯琦著伯琦字伯溫聞之前輩言元至正間初改奎章閣為宣文朝臣咸謂必命夔夔書榜是時伯溫雖在館閣精篆書而未能上所知夔日令篆書宣文閣榜十數紙周不識其意一日有旨命夔書宣文閣榜夔

已九五

言臣所能真書非古古莫如篆朝廷宣文閣用篆書為得體周伯溫篆書今世無過之者上如其言召伯琦書下筆稱旨由是益見進用前輩臨事明於大體而不自取其功與引拔人材委曲成就之如此皆不可及因得伯琦所著書輒附志舊聞於卷之末

周氏伯琦 六書正譌 千頃堂書目五卷 存

伯琦自叙曰程邈變省為隸秦人責其國字獄訟滋繁籀篆盡廢漢興購求散逸尊尚古學尉律太史試學僅能諷誦籀書九千字課以八體乃得為吏吏民書或不正輒舉劾之恐失其本也奏事下而誤書馬字者恐獲譴死石建為郎中令奏事下建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而上言城臯令丞尉印文不同者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東觀記馬援上書臣所假伏波將軍印書伏字犬外人人下羊即一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符印所以為信也所宜齊同薦曉古文字者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奏可是時猶知考古同文而三蒼凡將急就元尚訓纂之書咸知記誦逮許慎氏以賈逵之學集古籀斯雄之跡為說文解字十四篇上之學者始見全書焉然而隸書行之已久八分行草紛然迭出事章句者傳訓詁工詞藻者資聲韻日趨便易本原漸失矣猶幸許氏之書猶存學者有所據依李陽冰附新義以廣其旨徐鉉增翻切以明其音鉉弟錯誤通釋以衍其義雖或辨其舛戾而猶滄以俗體繼是作者張有次復古編鄭樵作六書略戴侗述六書故莫不原于許氏然張失之拘鄭過于奇戴病于禠鄭樵言許氏之書詳于象形諧聲而昧于會意假借其論至矣數家之書互有得失綱領之正鄭氏為優會通而求之六書之義庶得其槩矣書雖具存知者蓋渺魯魚帝虎踵襲因仍未有能正其形體音義之譌者遂使古人之學不可復見伯琦垂髫讀書先君子即教以說文解字長遊四方博覽精思頗知所擇乃以始一終亥五百四十正其錯簡名之曰說文字原矣思欲釐其全書有所未暇間嘗撫字書之常用而疑似者以聲類之參稽古法集而書之推本造端定其始意訓以六義辨

析古今訂別是非凡二千餘字名之曰六書正譌蓋說文字原以叙制作之全而六書正譌以刊傳寫之謬也采用諸說折以己見慮傷於繁不復識別此編非古文全書也姑以備遺忘便討閱耳烏乎六書者跡也形而上者寓焉苟得其說以讀聖賢之書由執而進于道則存乎其人矣昔子朱子論易至字義猶有恨早衰無精力整頓之歎則凡有志于古學者豈得以易而忽之哉因書于篇端以志毋忘其所能云至正十一年歲在辛卯秋九月既望 吳當後序曰古者小學曰六藝爲教則六書之義人所通習也後世宿儒碩師鮮或知之何邪俗書行世迷其文字之本原而譌繆相承歷數千季孰能悉正之哉遠古之初倉頡有作取物之形而象之見者其識也因形而指其事合體而會其意亦不待智者可知也衍之爲轉注爲諧聲爲假借而字之義廣矣史籀始變古文謂之大篆李斯又變籀法謂之小篆古澆漫異然其體猶未甚遠而其義固可攷焉隸興于秦而人情樂其簡捷流而漢晉篆澆悉廢人文幾泯矣夫文字之生所曰傳經載道述史紀事治百官察萬民其所關繫豈小哉始皇衡石程書命邈爲隸取便官府隸者隸輩所書爾固非士所宜習也矧由是妾媚轉而爲楷率略降而爲草則大失真矣奚復可究六書之義乎後漢許未重氏爲說文解字頗存古訓然專用小篆其義間失之鑿唐三百季曰篆名家惟李當塗而已於六書之旨無聞焉宋初徐騎省兄弟始宗許氏之說攷辨推廣其後來深鄭獻仲明其類例發其歸趣多所補正然亦見其大畧未能甚悉也近季永嘉戴氏父子之書行於六書之義爲詳讀者雖病其辭之繁亦可謂之成書矣翰林直學士監察御史鄱陽周公伯溫博聞明識精於辭藝侍講之餘潛心古學舉筆作篆妙絕一世乃著說文字原以辨管之鑿而補其闕又於世俗通行之字正其點畫偏旁音義訓詁之謬使不繆於篆籀六義制作之本旨名曰六書正譌烏乎六書不明則訓詁名義不得而精矣訓詁不精則五經聖賢之言亦從而晦矣玩味二書究古文之原

正俗書之失豈惟游藝者有補而同文之治深有賴焉其啟發後學不亦盛乎待制翰林爲寮屬聞公之論尊公之書而不敢忽也謹以所知者叙于左方至正十二季歲在壬辰九月 楊士奇跋曰右六書正譌一冊元鄱陽周伯琦著伯琦翰林寺制南翁之子官至江浙行省左丞元之士大夫以篆書名者皆推伯琦所著又有說文字原其自序云字原以序制作之全正譌以刊傳寫之謬非獨攻篆之家所不可無能使學者得明古人作字之本意而不眩於俗者不爲無助 天祿琳瑯曰元本六書正譌跋書中篆法深合史籀準繩或即伯琦所自作刊手亦頗得用筆之妙乃元版中不可多得之本吳當字伯尚澄之孫用薦者爲國子助教預修宋遼金三史除翰林修撰歷官中奉大夫江西行省參知政事陳友諒陷江西諸郡遣人辟之當不爲屈隱居著書以終其身並見元史 四庫全書提要曰伯琦字伯溫饒州人官至兵部侍郎明郎瑛七修類稿載其降於張士誠破後爲明太祖所誅謂元史稱其後歸鄱陽病卒爲誤考徐禎卿翦勝野聞先有此說然宋濂修史在太祖時使伯琦果與士誠之黨同誅濂等不容不知至翦勝野聞本出依託不足爲據瑛所言殆傳聞失實也是二書前有至正乙未國子監丞宇文公諒總序說文字原之首有伯琦自序題至正己丑而六書正譌則無序意其佚脫也明嘉靖元年滁陽于器之重刊於浙中瓊州黃芳爲序崇禎甲戌胡正言又重刊之正言字曰從海陽人官中書舍人工於鑄篆有十竹齋印譜兩集此二書篆文即所手書也昔許慎說文凡分五百四十部其先後之序或有義或無義不盡可考徐鍇作說文繫傳仿周易序卦之例一一明其次第連屬之故未免失之牽合伯琦是書又以慎之部分增廿五目于中與片厚斥峇廿季于八等六日一十七部又改詁爲百改箕爲其改危爲尸改雲爲云變其字者四部刪其飛几夔凶鹵矛卒豈鼓曰有万葺切酋万方十七部移其原第使以類相從以明輾轉孳生之義分爲一十二部如禿字說文从人在禾中伯琦

則謂从木諧聲从禾爲謬尸字小篆一筆三折屈曲相連伯琦則謂爲傳寫之誤當从臥人之形作二筆書之與慎亦頗有異同至於以側山爲阜倒出爲巾之類訓爲轉注則仍與會意無分未免自我作古耳其六書正譌以禮部韻略部分分隸諸字列小篆爲主先注射字之義而以隸作某某俗作某某辨別於下略如張有復古編之意其間如芙蓉之蓉必書爲頌枝幹之幹必書爲干多牽強而不可行且全書皆用今韻而宜字則以篆文從多諧聲移於歌韻全書皆用小篆而香字仍從古文作臭別注小篆作香如斯之類尤未免爲例不純大抵伯琦此二書推衍說文者半參以已見者亦半瑕瑜互見通蔽相仿不及張有復古編之精密而亦不至如楊桓六書統之糅雜采封采菲無遺下體姑從以備一解亦兼收並蓄之意云爾

朱氏謀數六書正譌注 見江西通志 未見

江西通志傳曰謀數字用莊明宗室封鎮國中尉工篆籀注六書正譌周史籀文行世



